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傳播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學位論文

社會資本、自我展演與身份認同——  
農村留守青少年社群媒體使用情況探究  
Social Capital, Self Presentation and Identity——  
The Study Of How Rural Left-behind Teenagers use  
Social Media

指導教授：林怡潔 博士

研究生：吳思靜

中華民國 110 年 01 月

## 謝辭

2020年是特殊且令人難忘的一年，我在坐上離開台北的航班時沒有意識到這將是一次長時間的告別。在構思這個論文主題時，我發現社群媒體已經成為現代人聯絡的重要工具，疫情的出現更凸顯了網路及社群媒體的不可或缺性。新冠疫情改變了世界運行模式，重塑了人類的生存方式，也使得人與人的交流更為依賴網路。在這一年間，我通過網路與老師聯絡、通過遠程視訊完成了兩次口試，這是從未想象和體驗過的畢業方式。

謝謝怡潔老師的指導。自碩一修過怡潔老師的傳播與文化課程後，我就對於社群媒體和少數群體、邊緣群體等研究方向有較多的興趣，本篇論文的題目也深受她的啟發。怡潔老師學識淵博、態度嚴謹，她鼓勵我大膽地按自己的想法去做研究，溫柔耐心地給我指出論文寫作中的不足，深深影響了我的學習態度和為人處世之道。在通過網路聯絡的日子裡，怡潔老師不僅為我的論文寫作提供了許多切實的指導，還用微信賬號及時與我交流，關心我的健康狀況和訪談進度，是師長，亦是朋友。

謝謝葳威老師和文蔚老師擔任我的口試委員，兩位老師親切溫和，不僅給我提供了許多幫助，在口試時也提出了諸多寶貴建議，使我的文章更加完善。謝謝正華助教，細心周到地為我安排口試事宜、借用場地與設備等，謝謝致榮、發敏兩位同學，在我不在學校的時候積極幫助我準備口試所需的資料等，讓我能夠順利完成論文口試。

謝謝聞柳和天野，在政大讀書時能遇到兩位摯友是何其的幸運；謝謝政大傳播學院的每一位老師和同學，是你們對於學術的熱愛和追求促使我不斷進步、努力向前；謝謝我的家人，給了我無私的愛與支持，鼓勵我勇敢做自己。

最後，謝謝母校政大，以自由的學風和濃厚的人文主義氛圍滋養了我，讓我在兩年多的時間裡收穫頗豐。我永遠以身為政大人為榮，只是告別太過倉促，甚至沒有拍一張畢業照，相信日後一定會有機會與大家再相見！

## 摘要

本研究以中國大陸農村留守青少年的社群媒體使用情況為研究主題，從社群媒體使用習慣、線上社會資本、社群媒體展演與身份認同、社群媒體使用與數位落差等四個面向，深度訪談江蘇省淮安市農村留守國中生，瞭解他們如何看待與使用社群媒體，並結合線上觀察，探究農村留守青少年的社群媒體使用經驗以及社群媒體對農村留守青少年的影響。本研究發現，「社交」已成為農村留守青少年上網的主要目的，他們將社群媒體作為聯絡親朋好友的工具與自我展示的平臺。QQ 是農村留守青少年使用最多的通訊類社群軟體，微信次之，抖音、快手等短視頻類 APP 也受到他們的喜愛。農村留守青少年的線上與線下社會資本基本一致，他們的隱私保護與安全意識較強，幾乎不添加陌生人，少數男生會在 QQ 中添加玩遊戲時認識的同性網友。微信使得農村留守青少年和父母的聯絡更方便，他們更傾向於和父母進行視訊通話。從社群媒體的展演表現來看，性別、性格、自信程度、使用時長、他人的回饋等因素均會對農村留守青少年的展演內容和表達欲產生影響，女生的展演與表達慾望較男生強，她們的社群媒體審美風格趨同。社群媒體讓農村留守青少年有了自己檢索和學習知識的途徑，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他們的數位落差。



關鍵字：農村留守青少年、社群媒體、使用經驗、社會資本、自我展演、身份認同、數位落差

## Abstract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use of social media by rural left-behind youth in mainland China. The research has four aspects, including social media usage habits, online social capital, social media performance and identity, social media usage and digital gap. The study combines in-depth interviews and online observation to show the impact of social media on left-behind students in middle school who are from Huai'an City, Jiangsu Province. This study found that 'socializing' has become the main purpose of rural left-behind teenagers when they are online. They use social media as a tool to contact their friends and family as well as a platform for self-presentation. QQ is the most popular communication social software among left-behind teenagers in rural areas, followed by WeChat. Short video apps such as TikTok and SnackVideo are also hot among them. The online and offline social capital of left-behind teenagers in rural areas is basically the same. They have a strong sense of privacy protection and security and hardly add strangers online. WeChat makes it more convenient for left-behind teenagers in rural areas to communicate with their parents, and they are more inclined to have video calls with their par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media performance, factors such as gender, personality, degree of confidence, duration of use, and feedback from others all exert an influence on the performance and expression desire of rural left-behind teenagers. What is more, female students have stronger desire in performance and expression than male students, and the aesthetic styles of social media of girls are similar. Social media has provided rural left-behind teenagers with their own way to search and learn knowledge, to some extent making up for the digital gap.

Keywords: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social media, using experience, social capital, social media performance, identity, digital gap.

#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4
第二章 文獻探討.....	5
第一節 農村留守兒童相關研究.....	5
第二節 社群媒體使用.....	13
第三節 數位落差.....	23
第三章 研究方法.....	26
第一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對象.....	26
第二節 研究架構.....	29
第四章 社群媒體與農村留守青少年.....	31
第一節 農村留守青少年的個人情況.....	31
第二節 社群媒體中的農村留守青少年.....	37
第五章 結論.....	57
第一節 研究發現與總結.....	57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建議.....	59
第六章 參考書目.....	61
中文部分.....	61
西文部分.....	70
新聞報導類.....	73
附錄.....	76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

2019年7月，中國大陸一名農村留守女童的死亡牽動了許多人的心。章子欣，女，9歲，浙江省淳安縣千島湖鎮青溪人，父母離異且父親在外地打工，一直由爺爺奶奶照料。2019年7月7日，她被家中兩名廣東籍租客以赴上海參加婚宴為由帶走後逾期未歸；7月8日，帶走她的兩名租客遺體在浙江寧波東錢湖被發現，章子欣則下落不明；7月13日，章子欣的遺體在象山縣石浦海域被打撈上岸，經警方判定為溺水身亡，排除失足落水（張熙廷、劉名洋、倪兆中、劉瑞明，2019年7月11日）。此案件中，由於租客自殺、生前行為舉止等有諸多反常之處，引起各方關注與猜測。

網路上充斥著對章子欣的爺爺奶奶和父母的指責聲。誠然，輕信陌生人、容許孩子被非親非友的租客帶走，留守女童的家人固有責任，但「無論是隔代監護所暴露的問題，還是與父母分隔兩地帶來的隱患，都為小女孩被陌生人輕易帶走這一結果埋下了禍根。」（錢振霄，2019年7月11日）缺乏父母的關愛與教導，無法獲得父母及時的幫助，當兩個外來長輩對其關愛有加、提供物質與情感的慰藉時，孩子或多或少會對他們產生依戀，進而放鬆警惕，某種程度上助長了慘案的發生。

章子欣事件再次讓農村留守兒童成為關注的焦點。20世紀50年代，中國大陸採用城鄉二元分割的社會經濟結構，將全國人口按戶籍分為城市人口和農村人口（司馬懿茹，2015）。自1980年代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城市化進程加快，更多的工作機會與更高的薪資標準吸引了大量農村勞動力往城市轉移，這些進城務工的農民被稱為「農民工」。地理位置的「城鎮化」並不代表身份的「城鎮化」，大陸的城鄉二元化戶籍制度使得農村人口無法在城市獲得社會福利保障與良好的教育資源，進城務工的農民難以負擔孩子在城市的生活與教育成本，導致大量農村兒童被迫留守在家鄉，不能在父母身邊成長。這些因父母一方或雙方外出去城鎮打工而被留在家鄉，長期與父母分隔兩地生活的兒童就成為了「留守兒童」。由於留守在家的農村兒童多被託付給祖父母、外祖父母等親朋照顧，不健全的家庭關係以及缺乏正確、及時的思想指導與行為糾正等原因，都會使孩子在心理、生理等方面出現不同程度的問題，如厭學、性格孤僻懦弱、不善交際等。留守兒童犯罪率一度占未成年人犯罪率的70%，且有逐年上升的趨勢（趙莉，2017）。作為經濟發展的代價，這些「被遺忘者」成為一個特殊群體，過著並不容易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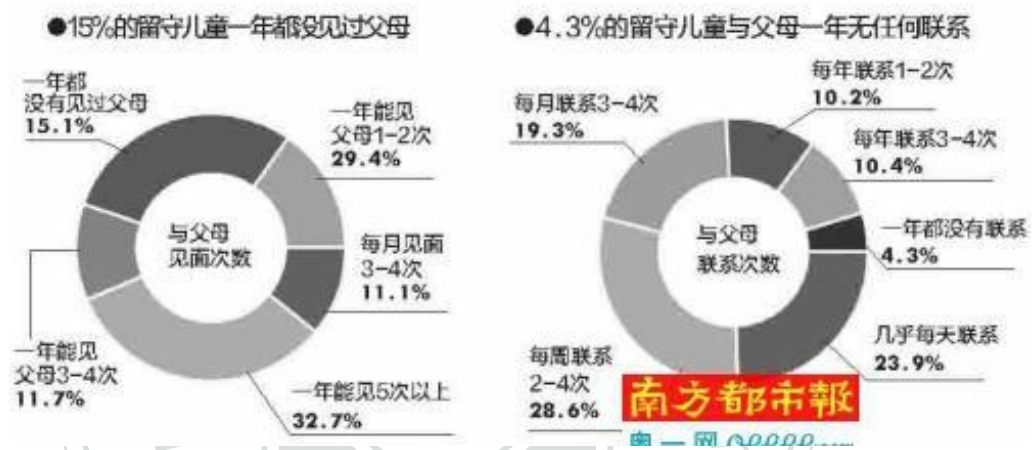
留守兒童的內心十分渴求父母的陪伴與關愛。「我喜歡過年，過年爸爸媽媽就能回來，我也不喜歡過年，過了年，他們就走了。」這是一個留守兒童在作文中寫下的一句話，作文題目是《新年新氣象》；貴州一名留守兒童寫在日記中說：

「自從爸媽去深圳後，每次回家我都很感慨，好像一切都失去了秩序。家裏空蕩蕩的，堆滿了工具、髒衣服、亂七八糟的書籍；冰箱裏飯菜都已發黴，死在碗櫃

下的老鼠還等人將它埋葬……」(廖德凱, 2019年5月7日)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簡稱全國婦聯)於2013年5月發佈的《全國農村留守兒童、城鄉流動兒童狀況研究報告》指出,根據《中國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樣本數據推算,全國有農村留守兒童6102.55萬,占農村兒童數量的37.7%,占全國兒童數量的21.88%。從區域分佈看,農村留守兒童在全國各地的分佈很不均衡。四川省農村留守兒童規模最大,為76.5萬;其次為安徽、湖南、河南、江西、湖北和貴州,以上7省農村留守兒童總人數為484.4萬,占全國總數的69.5%。

2015年6月23日,《南方都市報》發佈了關於農村留守兒童與父母聯繫情況的調查結果。

圖一 農村留守兒童與父母聯繫情況



資料來源:〈調查:超四成留守兒童每年見父母少於三次〉,《南方都市報(深圳)》,取自 m.ipa361.com

該調查顯示,由於聚少離多,多數留守兒童對自己父母的情況並不瞭解,只有三成留守兒童知道父母在外地從事的工作是什麼;約15%的留守兒童一年都沒有見過父母,40%的留守兒童每年與父母見面次數少於三次,只有32.7%的留守兒童一年能見到父母五次以上。不過,現實的無奈並未阻止留守兒童與父母的遠程聯絡。從上圖可以看出,約23.9%的留守兒童幾乎每天都與父母聯繫;約28.6%的留守兒童每週與父母聯繫2—4次;與父母每月聯繫3—4次的留守兒童約為19.3%。三者相加,與父母保持聯繫的留守兒童約占比71.8%。媒介的發展使得留守兒童的父母得以彌補不能切身陪伴孩子的遺憾,留守兒童也藉此感受到父母的愛。

根據中國大陸互聯網資訊中心發佈的第44次《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19年6月,中國大陸線民規模達8.54億,其中農村線民規模為2.25億,占線民整體的26.3%;手機線民規模達8.47億,線民使用手機上網的比例達99.1%(CNNIC,2019)。數位經濟的發展使得農村兒童也有了接觸新媒體的機會,他們接觸手機的時間較長,觸網年齡也趨於低齡化。《青少年藍皮書:中國未成年人互聯網運用報告(2019)》表明,中國農村留守兒童首次接觸網路

的年齡在 10 歲以下的比例高達 91.8%。就上網頻率來看，45.7%的留守兒童每天上網，68.5%的留守兒童每週上網；同時，留守兒童的上網設備以手機為主，娛樂消遣功能佔據主導地位。一項對湖南省農村留守兒童的調查也顯示，64.86%的農村留守兒童有配置手機。網路聊天對於農村留守兒童有較大的吸引力，當被問及上網時參與次數較多的活動時，53.26%的農村留守兒童選擇「聊天」，45.95%的農村留守兒童選擇「玩遊戲」。由於農村留守兒童在日常生活中朋友較少，一起出去玩的機會也不多，父母很少與其聯繫，37.84%的農村留守兒童認為「使用手機可以緩解內心對父母的思念」（董博、徐軍華，2019）。

遠離父母的留守兒童在成長中缺乏溫情教育與正確應對壓力和問題的方式，在接觸資訊豐富的網路世界後也更容易產生問題，對個人和社會都造成不同程度的負面影響。據《工人日報》報導，鐵嶺市昌圖縣八面城鎮一名 13 歲留守兒童郭晨陽（化名）沉迷於網路遊戲，為了提升遊戲排名擅自改掉姥姥的支付寶密碼，花了 4000 多元人民幣買點券抽取「厲害」英雄。在他看來，遊戲是公平的，沒有農村孩子和城裏孩子的區別，沒有老師眼中的「好孩子」和「壞孩子」的區別。日新月異的網路遊戲中充斥的暴力、色情等元素還會導致留守兒童遠離現實，顛倒是非（劉旭，2019 年 8 月 15 日）。《羊城晚報》也曾報導，某 90 後少年沉迷於暴力遊戲，10 天殺 7 人，共搶劫 3900 元人民幣（蔣錚，2013 年 7 月 11 日）。

留守兒童上網不僅可能被血腥暴力的畫面影響從而產生暴力傾向，還可能沉迷於與陌生人網戀，影響自己的人生。例如，有留守兒童在父母離開後覺得自己「被拋棄」，成績直線下降，沉迷於網戀，遭到父母訓斥後產生厭學情緒，最終輟學打工（張野，2015 年 7 月 5 日）。

有人用「歸期不定、前路不明、何去何從」來總結留守兒童的心理狀態。2018 年 10 月 16 日，著名公益組織「北京上學路上公益促進中心」在北京舉行了 2018 年《中國留守兒童心靈狀況白皮書》系列報告會。報告結果顯示：約 40%的留守兒童一年與父親或母親見面的次數不超過 2 次，約 20%的留守兒童一年與父親或母親聯繫的次數不超過 4 次。「根據 2017 年的調研數據，超過 10%的留守兒童選擇了說父母『已死』，按照死亡率數據，這個顯然是不可能的，說明這些孩子對父母還是有怨恨。」《中國留守兒童心靈狀況白皮書》的學術執行人、北京師範大學傳播與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李亦菲介紹（車麗，2018 年 10 月 7 日）。

兒童的教育需要社會、學校與家庭形成合力，其中家庭教育具有感染性強、靈活多樣等特點，而父母又是家庭教育中無法替代的重要因素。但農村留守兒童的父母因在外務工，且多從事工作量大的體力勞動，無法與孩子保持情感上的交流。在心理健康方面，留守兒童是大陸最弱勢的兒童群體，37%的留守兒童有焦慮，33%的留守兒童感到「孤獨」（財新網，2014 年 5 月 26 日）。

2019 年 4 月 2 日，江蘇省淮安市洪澤縣一小學推出「親情聊吧」，讓校內 400 多名留守兒童與定期在外地務工的父母視頻聊天。採訪現場，一名小學生說這是第一次在學校和媽媽視頻，因為太想她而忍不住哭了（王文娟，2019 年 4 月 3 日）。韓怡弘（2018）研究了北京外來務工女性的手機使用與親子關係後發現，手機對於外來務工女性維繫與在老家的子女的關係有重要的積極作用，但手



機作為一種工具卻無法改變親人不在身邊的事實，手機的便利可能造成外出務工的女性更不願意回家陪伴孩子。虛擬陪伴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改善留守兒童與父母聯絡不足的現狀，但其影響是有限的。北京師範大學傳播與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李亦非指出，要關注農村兒童的留守狀態。持續的調查研究發現，留守兒童的愉悅狀態低於非留守兒童，迷茫和煩亂狀態高於非留守兒童，消極情緒夾雜著對父母非埋怨（胥大偉，2020年1月13日）。

網路與社群媒體為兩地分隔的人們提供了與家人朋友保持聯絡的平臺，農村留守兒童會如何使用社群媒體？這一群體的虛擬與現實社會資本是如何建構與維繫的？社群媒體使用是否以及如何改變他們的自我認同、身份認同？他們的線上身份與線下的真實身份之間有怎樣的反差？他們與父母的關係會因社群媒體而有所不同嗎？有學者認為，網路能使農村兒童獲得和城市兒童一樣多的知識，彌補因沒有網路而拉大的知識溝；也有學者對此持否定態度。總體來說，社群媒體能夠幫助降低農村留守兒童面對的數位落差嗎？他們會因此而得到較多的資訊、知識與社群支持嗎？

##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在研究內容上，目前已有關於農村留守兒童的研究多集中於其身心健康問題、學校與家庭教育問題、犯罪問題、網路遊戲成癮問題、媒介素養缺失等，較少有關於留守兒童社群媒體使用詳細情況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採用最多的為問卷調查法，但多數研究未對測量工具和問卷的信效度進行詳細描述，其真實性和有效性有待商榷。在研究對象上，學齡前與小學的留守兒童為主要研究目標，對於青春期階段的留守青少年關注較少<sup>1</sup>。此外，對留守兒童的年齡劃定也尚未統一。

Erikson（1998，pp10-13）研究發現，在心理分析家的人類發展模型中，青少年時期的主要任務是與他人形成深入且長期的關係，如果缺少這樣的關係，會造成孤立與疏離感，在往後人生將難以應付接踵而來的挑戰，諸如撫養家庭、成功就業等。留守青少年正處於重要發展階段，身體與心理狀態等都面臨著從兒童向成年人的過渡，且其思想也容易受到各方面的影響。若脫離家人的關注，則易寄託於線上的滿足（張高賓，2009）。馮姍（2012）不以年齡為限定，將青少年界定為正在接受義務教育的、國小五年級至國中三年級的兒童；臺灣學者林宜親與林薇（2000）將青少年的範圍定義為國小六年級及國中一、二、三年級的學生；大陸學者魯漢傑（2016）將農村留守青少年界定為國小五年級以上的學生；張高賓在研究青少年網路成癮問題時也將國小六年級的青少年納入研究。因此，本研究將重點關注年齡在 12-15 周歲、學齡在國小六年級至國中三年級的農村留守青少年。

本研究認為，應客觀正確地看待留守青少年群體，重視留守青少年的主觀能动性，從青少年自身的角度出發，進行相關探索。本研究擬通過深入實地，採用半結構化訪談法對江蘇省淮安市農村留守青少年（約 12-15 周歲）展開調研。讓

<sup>1</sup>中國大陸的小學相當於臺灣的國小，年限為 6 年；初中相當於臺灣的國中，年限為 3 年；高中相當於臺灣的高中，年限為 3 年。以下按臺灣的稱呼，統稱為國小、國中、高中。

留守青少年描述其使用社群媒體的情況，以及社群媒體對他們學習與生活的影響；對留守青少年的社交媒體使用習慣、APP 選擇與偏好、聯絡對象與內容等進行具體瞭解，並進行相關分析。本研究希望從社會資本、自我展演與身份認同等三個主要方面探討農村留守青少年的社群媒體使用，思考新興媒介對留守青少年的親友關係、社會交往、自我認同與揭露等產生的影響，同時瞭解其知識面是否因網絡的使用而有所擴大，豐富農村留守兒童與新興媒介的相關研究，並為後續留守兒童的媒介使用問題研究奠定基礎。

本研究初列四大研究方向如下，且於第二章進一步探討現有文獻材料：

- 1、農村留守青少年使用社群媒體的情形為何？包括使用社群媒體的動機、社群媒體類型偏好、好友構成、使用頻率與時間、動態更新內容與頻率、線上互動情況等。
- 2、農村留守青少年在現實中與在社群媒體上的身份認同為何？他們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標籤？媒體對其身份認同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 3、農村留守青少年使用社群媒體後的社會資本積累情況？網路對其社會資本積累與擴展是否有影響？
- 4、農村留守青少年使用網絡與社群媒體後，其視野是否更開闊、數位落差是否有所彌合？

## 第二章 文獻探討

### 第一節 農村留守兒童相關研究

#### 壹、農村留守兒童的概念

「留守兒童」這一概念最早由上官子木於 1993 年在研究跨國留守兒童時提出，壹是指「20世紀 90年代，因父母一方或雙方出國留學而留守在國內，由祖父母或其他親朋好友照顧的少年兒童」，貳是指「因父母外出打工，而滯留在老家的農村兒童」（上官子木，1993）。以生活地點為劃分依據，留守兒童大致可分為城市留守兒童和農村留守兒童。目前大陸學術界對農村留守兒童的概念界定尚未統一，主要從其年齡、留守時間、父母外出的數量與地點等角度進行考量。2013年，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將留守兒童界定為「父母雙方或一方從農村流動到其他地區，孩子留在戶籍所在地的農村地區，並因此不能和父母雙方生活在一起的兒童」，兒童年齡界定在 18 歲以下（0-17歲）；2016年，在中國大陸國務院發佈的《關於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中，將農村留守兒童定義為「父母雙方外出務工或一方外出務工另一方無監護能力、不滿十六周歲的未成年人」。

#### 一、留守兒童年齡

由於研究目的不同，各學者對留守兒童的年齡界定不一。林宏（2003）認為

14 歲以下（包括 14 歲）的兒童為留守兒童，賈勇宏（2013）則界定為 16 歲以下（包括 16 歲）的兒童。也有學者以受教育的不同階段概括留守兒童，如「就讀於小學與初中階段的少年兒童」（呂紹清，2006）、「處於九年義務教育階段的在校生」（胡國雄、肖亞紅，2011）等。參照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兒童是年齡在法定成年年齡以下的人，法定成年年齡為 18 歲。據此，本研究將農村留守兒童年齡界定為 18 歲以下的未成年人。

本研究將初中（國中）階段的農村留守青少年為主要研究對象。初中生（*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是指在初級中學學習的學生，中國大陸的初級中學為三年期，屬於九年義務教育的一部分。初中一般由小學六年級畢業後升入，學生為 12—15 周歲左右的適齡青少年。在教育意義上，處於該年齡段的青少年是青春期的開始，在學習、社會情感等方面會面臨斷層，學校擔任重要的引導角色。青少年處於特殊年齡階段，其獨立意識與自控力和判斷力的缺乏並存，當他們逐漸成為新興媒體的主力軍時，其行為與心理都具有較強的研究價值。因此，本研究選擇 12—15 周歲的農村留守青少年作為研究對象。

## 二、兒童留守時間

關於留守兒童留守時間的判定，賈勇宏（2013）認為親子分離三個月以上的時間，便可視為留守兒童；羅國棻（2014）則將留守時間定為「半年以上」。半年以上的時間既符合學校一學期的時間範圍，也比留守三個月更具有鑒別力（郝振、崔麗娟，2007）。據此，本研究將農村留守兒童的留守時間界定為父母外出半年及以上。

## 三、父母外出數量與地點

留守兒童的父母外出數量如何界定？少數學者認為，父母雙方均外出的兒童是留守兒童；大多數學者認為，父母至少一方外出的兒童便可以歸為留守兒童（範先佐，2005；段成榮楊舸，2008）。本研究認為，父母一方外出的農村兒童即為留守兒童，父母雙方均外出的農村留守兒童則更具研究價值。

對於留守兒童父母外出地點的界定，張瑞娟（2016）在調研過程中發現，由於部分鄉村與縣城距離較近，一些父母工作時間在縣城工作，晚上則返回家中，與孩子不見面的時間較短，不符合本研究想要探討的留守狀態。因此，本研究將農村留守兒童父母的外出地點界定為「戶籍所在地的縣域以外」。

綜上所述，本研究將農村留守兒童界定為：年齡在 18 周歲以下，因父母一方或雙方去戶籍所在縣域地區以外工作，而由單親或其他委託監護人照顧，且留守時間長達半年以上的農村兒童。

## 貳、留守兒童相關研究

聯合國基金會認為，中國正在經歷著一場現代歷史上最大的人口遷移，留守兒童問題是該背景下無法回避的社會問題，也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在「中

國知網」以「留守兒童」為關鍵字進行檢索後，共有 3326 篇相關文獻；以「農村留守兒童」為關鍵詞進行檢索，共有 1141 篇相關文獻；以「農村留守青少年」為關鍵詞進行檢索，共有 17 篇相關文獻（上網時間：2020 年 4 月 29 日）。因兒童年齡通常被界定為 18 歲以下的未成年人，所以本研究將農村留守青少年涵蓋在「農村留守兒童」中。本研究將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觀點歸納為農村留守兒童的身心健康研究、行為研究、社會支持研究、教育研究、留守兒童的媒介形象呈現以及留守兒童的媒介使用等六個主要方面，並作概括說明。

## 一、身心健康

根據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定義，「健康」不僅是沒有疾病，而且包括軀體健康、心理健康、社會適應良好和道德健康（維基百科）。與留守兒童健康問題的相關研究也主要從身體、心理、社會適應情況等方面展開。陳漢明（2013）對汕頭市某農村中小學在校生進行分層抽樣後發現，農村留守兒童的身體健康狀況比非留守兒童要差，消瘦、超重、肥胖等狀況檢出率較高；農村留守兒童與其家人都缺乏健康衛生知識，留守兒童飲食結構不合理，且個人衛生習慣也不好（王春、黎海鷗、蔣典，2014），許多留守兒童在飯前沒有洗手的習慣（武蕾，2014）。此外，留守兒童對傷害的認知水準偏低，如僅有 56.7% 的留守兒童知道如何處理燙傷（向兵等人，2015）。

彭敏（2017）對湖南省貧困地區農村 7 至 12 歲留守兒童的體制狀況進行問卷和實地走訪調查，發現無論男女，該地留守兒童與非留守兒童在身高、體重、身體形態方面均沒有顯著差異，但在身體素質與身體機能上有顯著差異。她的研究分析原因後指出，留守兒童與非留守兒童在身高、體重、體型方面沒有差異是因為家庭經濟條件、生長環境、飲食營養與習慣無區別；由於留守兒童父母缺位，其代理監護人健康意識淡薄，留守兒童參加鍛煉較少，導致留守兒童的身體機能比非留守兒童差。

兒童時期是個體身心發展最關鍵的時期，這個時期的孩子自我意識、自尊心及獨立意識都很強，若沒有及時的疏導可能導致負面情緒惡化（王厚涵，2018）。農村留守兒童的特殊性之一在於父母離家後監護人的變化，從父母雙方監護轉變為單親監護、隔代監護或他人監護等。親子關係、家庭氛圍以及父母教養方式等因素直接影響著兒童的心理發展（卓慶，2018）。有學者進行實證研究後發現，在農村留守兒童的情緒困擾中，孤獨感尤為突出（劉霞、趙景欣、申繼亮，2007）。孤獨感是個體感受到缺乏令人滿意的人際關係，對交往的渴望與實際交往水準產生差距時的一種主觀心理感受或體驗，主要分為情感孤獨和社會孤獨兩種類型（Weiss, 1973）。父母雙方均外出的留守兒童孤獨感顯著高於父母一方外出的留守兒童與非留守兒童（孫曉軍、周宗奎、汪穎，2010），隔代監護的留守兒童，其孤獨感比父母雙方撫養的留守兒童強（韓志紅、郭智慧，2016）。不過，趙蓮等人（2013）的研究發現，監護人的變化對留守兒童的孤獨感影響不大，留守兒童與非留守兒童的孤獨感並無明顯差距。會對留守兒童孤獨感產生影響的是他們與監護人的關係，與監護人關係很好的留守兒童孤獨感顯著低於與監護人關係較好或一般的留守兒童。此外，家庭教養方式也對留守兒童的孤獨感有影響，在打罵方式下成長的留守兒童比其他留守兒童更感孤獨。

一些研究發現，留守兒童的心理健康水準低於非留守兒童。農村留守兒童的心理問題主要表現為自卑、情緒問題和交往問題等。有的留守兒童表現出消極情緒和逆反心理，在思想認識與價值觀等方面出現偏差，甚至有圓滑世故、少年老成的狀態（張春愛，2014）。影響留守兒童心裏的因素主要有年齡、性別、監護人等。留守兒童的年齡越小，其心理問題表現得越突出，其中女生比男生更突出（周宗奎、孫曉軍、劉亞、周東明，2005），而男生在敵對和心理不平衡上比女生顯著。在抑鬱程度上，監護人為母親的初中留守兒童顯著低於監護人為父親及祖父母等的初中留守兒童；農村留守兒童的人際交往問題與父母外出務工的時間長短和回家間隔時間長短有顯著關係。在人際關係的緊張與焦慮等情緒方面，父母外出時間為一年以下的留守兒童得分高於父母外出時間為一至兩年的留守兒童（胡昆、丁海燕、孟紅，2010）。郝振（2008）通過調查發現，留守兒童留守時間一旦超過半年，其自尊水準會出現明顯的下降。

也有研究認為，留守兒童不存在明顯的心理問題。雖然部分地區留守兒童的心理健康水準低於非留守兒童，但與普通兒童整體相比，並無差異（張若男、張麗錦、蓋笑松，2009）。朱科蓉等人（2002）對江西、河南和湖南三省的留守兒童進行研究後發現，父母外出務工的留守兒童在對自己的學業信心和學習效能感上都高於父母在家的兒童。

留守兒童在各方面的適應情況也是很多人研究的議題。不同性別、年齡的留守兒童，其學校適應情況均有差異。監護狀況的不同對兒童的學校適應情況則影響不大（彭文波、高亞兵，2008）。趙付林（2016）從宏觀上研究了留守兒童的社會適應情況，發現其在家庭關係上的適應能力較差，在學業適應上表現低於非留守兒童，在人際適應方面表現不佳，與同學的交往不夠積極主動。張鶴龍（2004）將留守兒童與非留守兒童作比較後發現，小學階段的留守兒童在學習、交往、社會參與等方面的學校適應情況比非留守兒童差。張紅艷（2011）認為，農村留守兒童除了在生活自理能力方面優於一般兒童，在學習方式、語言發展等方面均落後於一般兒童。曹述蓉（2006）發現，農村留守兒童的學校適應情況不理想，具體表現為學習適應水準較低、社交—領導行為的適應情況較差等。

## 二、行為研究

留守兒童的犯罪率一度占未成年人犯罪率的 70%，並有逐年上升的趨勢（趙莉，2017）。農村留守兒童的犯罪問題相關研究主要從原因和對策這兩個角度進行，原因包括家庭原因、學校原因與社會原因等。家庭教育是所有教育的基礎，健全的家庭教育對人的成長與發展起著重要作用。農村留守兒童缺乏父母的言傳身教，隔代監護使他們的德行不能得到良好的培養。留守兒童的父母更多關心的是孩子的生活，忽略了與孩子的好溝通，且對孩子的學習和品德等方面關愛不足（吳歡，2010；黃新，2010）。學校是多數適齡留守兒童除了家之外，度過時間最多的場所。然而，有的學校教學方法不當，老師對留守兒童心理上照顧不周；有的學校法治教育不健全，忽視了兒童的法制教育，導致部分留守兒童法律知識的欠缺（劉潔輝，2007；朱偉、陳國營，2014；王道春，2006）。

社會原因主要有中國大陸社會制度的缺陷，如戶籍制度，使得農村留守兒童長期被迫處於不利的地位；同時，現行法律規範缺乏對留守兒童的針對性保護（付紅英，2016）。黃新（2010）還發現，中國大陸農村基層組織功能弱化，多數基層幹部能力欠缺，導致留守兒童的教育問題被忽視。社會風氣，尤其是社會文化市場的負面影響是留守兒童犯罪的一個重要因素。閆衛華（2015）研究了農村留守兒童犯罪的主觀原因，認為心理因素是最重要的。留守兒童的心理成熟度不足以抵制不良誘惑，心理失控容易使他們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

學者們從各角度思考了農村留守兒童犯罪問題的解決對策。在家庭方面，應營造良好的家庭教育氛圍，提高隔代教育的品質，強化家長對孩子的監護意識（黃新，2010）。學校方面，應配備專業的生活與心理老師，加強對校園周邊環境的淨化（劉潔輝，2007；王道春，2006）。社會方面，國家應加快對戶籍制度進行改革，同時為留守兒童制定相關法律（郭津、衣晶、朱宏斌，2009）。

### 三、社會支持

留守兒童的社會關係網較為簡單，多由父母、老師、同伴等組成。離家的父母在留守兒童社會支持中的重要性顯著降低，對孩子的支持主要體現在物質與經濟層面，而情感層面支持不足（張克雲、葉敬忠，2010）。有學者對留守兒童的親子關係作了調查，指出良好的溝通能在親子之間形成好的互動模式，彌補留守兒童的情感缺失，增進親子關係的和諧。其中，溝通主體的特質和家庭環境是影響親子溝通的主要因素，性別、年齡和人格特質等是影響親子溝通的主體特徵（王麗娟，2009）。除了溝通方式，溝通者角色的不同也會對親子溝通產生影響。例如，母親通常在親子溝通中起主導作用，孩子與母親的溝通要優於與父親的溝通（楊優先，2016）。陳麗等人（2012）在研究了留守兒童與父母的溝通後發現，農村留守兒童與父母溝通的相關研究表明，父母與留守兒童的溝通頻率較低，且與母親溝通的頻率高於父親。另外，在農村家庭的親子溝通中，親子雙方都著重於表達自己的觀點而相對忽略對方的觀點。

同時，影響親子互動的還有父母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在家庭關係中，父母受教育程度往往決定了其教育觀念，觀念的不同直接影響親子互動。父母的性格也會對親子互動關係產生影響，溫和與強勢會產生兩種截然不同的親子關係（李陽、曲艷紅，2016）。國外學者的調查指出，不同年齡段的親子溝通也存在差異。青春期早期的青少年溝通的開放性顯著高於青春期中期的青少年（Jackson S, 1998）。隨著青春期中期的青少年眼界更開闊，他們希望自己更有決定權，對父母的約束有較多對立與不滿，導致青春中期的青少年在親子溝通中出現的問題比青春期早期的青少年多，發生衝突的頻率也有所增加（Collins, 1990）。

在親屬關係中，除父母外對留守兒童提供最多支持的是祖輩，如爺爺奶奶等；其次是父系一方的女性親屬，如姑姑等（張克雲、葉敬忠，2010）。這些親屬對留守兒童的支持也存在一些問題，如主要表現為對兒童的物質關心，而對其行為習慣於心理需求等方面的關注較少（李慶豐，2002）。

良好的同伴關係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留守兒童的壓力，對其心理、行為及適

應能力具有重要影響。朋友是留守兒童獲得情感支持的最主要來源，這一點在初中階段的留守兒童身上更為明顯（張克雲、葉敬忠，2010）。一些研究顯示，隨著對異性友誼滿意度的增加，留守兒童的孤獨感會下降（劉霞、範興華、申繼亮，2007）。

然而，留守兒童校園霸凌問題的相關研究也不得忽視。《2019 年中國留守兒童心靈狀況白皮書》對安徽、江西和雲南三省的農村留守兒童校園霸凌研究發現，留守兒童遭受的暴力對待主要為軀體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和忽視四類，其中精神暴力發生率最高，達到 91.3%。王夢婷（2019）對山東省 390 名農村留守兒童進行調查後指出，山東省農村留守兒童的校園霸凌情況具有普遍性，且霸凌方式內隱。農村留守兒童校園霸凌發生的原因主要有四個——個體關懷意識薄弱、家庭關懷環境缺失、學校及社會等關懷不足等。楊堯斐（2018）認為，封建傳統思想的影響、國家應對校園暴力行為的法制建設滯後也是中學校園暴力頻發的原因。關於留守兒童捲入霸凌程度的影響因素方面，不同學者都發現，性別、年齡、個人求助意願、是否為獨生子女、是否單親、是否寄宿等對農村留守兒童捲入校園霸凌的程度有重要影響（許秀、楊青松、周雲、王燕、陳巍，2018；黃芳，2018；王夢婷，2019）。李小龍（2017）對農村留守初中生的校園霸凌進行了研究，將校園霸凌的表現歸納為霸凌類型、應對霸凌的態度、受霸凌的時間地點三項。從霸凌類型來看，主要是語言霸凌和關係霸凌；從應對霸凌的態度來看，學生普遍缺乏正確的應對意識和技巧；從受霸凌的時間地點來看，上學、放學的回家路及學校的偏僻角落是霸凌的高發地點，上學、放學路上及晚自習是霸凌的高發時間。

#### 四、教育研究

關於農村留守兒童的教育研究，主要有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兩個方面。多數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讓自己的孩子能夠得到更好的教育，未來過上比自己好的生活（葉敬忠、潘璐，2008）。大部分負責隔代監護的祖父母由於自身受教育程度較低，使得留守兒童的校外學習輔導與監督等途徑減少，存在學習散漫、遲到、曠課等現象（段成榮、楊舸，2008）；同時，代理監護人的能力不足以幫助孩子培養良好的學習習慣（楊鵬，2019）。武蕾（2014）對蘇北農村留守兒童的調查發現，由於生活範圍受到限制、與外界溝通較少，大部分留守兒童的語言能力發展較為緩慢，且不擅長使用禮貌的交際用語，說髒話和不文明的現象較為普遍。一些研究將父母的外出視為影響留守兒童成績的原因，發現在父母外出後，留守兒童成績略有下降，成績處於年級下游水準的留守兒童多於非留守兒童（張艷，2006；常春華，2007）。但是，有學者經過實證研究後發現，父母是否外出對留守兒童的實際學習成績並無顯著影響，真正受到影響的是留守兒童對自己學習成績的心理感受——留守兒童對自己的學習成績表現更缺乏自信，即「自我感覺」更不好（堯翠蘭、宋秋前，2017）。

對處於學齡階段的留守兒童來說，學習是第一要務，衡量其受到學校教育狀況的標誌也以學習成績為主。員壘（2015）對山東省岱嶽區房村鎮留守兒童進行問卷調查後分析，相當一部分農村留守兒童在學習方面存在如下問題：紀律意識不強，學習成績差，由此導致學習積極性不高，甚至放棄學業，沉迷於遊戲等娛樂活動。部分研究強調，對留守兒童成績影響最顯著的是其自身的學習態度，應

重點考慮如何幫助留守兒童培養端正的學習態度。監護人與學校的盡職程度對留守兒童的成績均有顯著正影響，初中階段住校比小學階段住校更有利於留守兒童的健康發展（白南生、陳晨、龍文進，2010）。此外，李慶豐（2002）、朱科蓉（2002）、楊小瓊（2006）等人均提到，留守兒童並非處於不利的環境。從積極的角度看，父母外出能夠開闊父母的眼界，從而為孩子創造更好的學習與生活條件，讓孩子有更強的學習動機、更好的自理能力與更強的責任意識。

## 五、媒介形象塑造

留守兒童的媒介形象也是近幾年引起關注的研究議題。大眾媒體塑造的農村留守兒童形象影響著人們對留守兒童這一群體的認知與理解。多數研究集中於大陸主流媒體對留守兒童媒介形象的塑造，而中國國家政策的導向是決定媒體對留守兒童形象的建構路徑的重要因素之一。研究發現，由於 2016 年中國國務院發佈了《關於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加強了對留守兒童群體的重視，《南方週末》對留守兒童的報導便以 2016 年為分水嶺。《南方週末》2016 年之前的相關報導是以事件為導向，關注留守兒童的「問題」命題，有可能造成公眾的焦慮；2016 年之後，該報的相關報導則轉變為以責任為導向，積極構建留守兒童正面形象、搭建話語平臺（尹金鳳、陳童，2016）。孫莉（2013）對 2006 年 4 月至 2012 年 7 月的《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南方都市報》和《瀟湘晨報》的研究也認為，媒體對留守兒童的報導以政府為主、公益次之、留守兒童為輕，且存在著聚焦大城市而忽略留守兒童駐地的問題。

在以報紙為主的傳統媒體的研究中，孫歡歡（2016）對《人民日報》留守兒童相關報導的分析認為，留守兒童主要被其媒介話語塑造成四種典型形象，一是缺少父母關愛與家庭教育的「問題兒童」形象；二是在政府和社會幫助下的「幸福兒童」；三是需要父母關愛的「弱勢群體」；四是少年早熟的「懂事孩子」。任道玲（2018）運用量化研究的方法，對《人民日報》、廣東省《南方都市報》及四川省《華西都市報》三家報紙從 2004 年到 2016 年間的留守兒童報導進行分析後也發現，報紙呈現了三個突出的留守兒童形象：一是在政府幫扶與社會關愛下的幸運留守兒童；二是缺乏親情、生活狀況堪憂的弱勢留守兒童；三是處境悲慘、遭遇傷害的負面留守兒童形象。而三家報紙的留守兒童形象因受到不同力量的制約而呈現出迥異的留守兒童形象，其中《人民日報》傾向於塑造政府關愛下美好和諧的留守兒童形象；《南方都市報》以經濟利益為重，傾向於將留守兒童作為行銷宣傳的謀利工具，將其形象邊緣化；四川省的《華西都市報》則因過度的人文關懷而導致留守兒童負面形象突出。

隨著傳統媒體的網路化，有學者對網路媒體的留守兒童報導進行了分析。如，王宇榮與項國雄（2019）以人民網、新華網和鳳凰網等主流媒體 2017 年至 2018 年所刊發的留守兒童相關新聞報導與線民評論為研究材料進行文本研究後發現，留守兒童的媒介形象遭遇媒介類型差異化建構，媒體組織的新聞網站對留守兒童形象進行了立體的再現，但媒體組織的微博強化了「問題」留守兒童形象，由此引發線民的談論，進一步加劇了「問題」留守兒童媒介形象的存在，造成了公眾的焦慮。



為何媒體對於留守兒童形象的報導不夠全面？孫莉（2013）認為是不同媒體的性質造成的。中央級的報紙因其辦報宗旨、地緣劣勢等原因而無法對留守兒童進行全面真實的形象呈現；地方級的報紙則因地方保護主義與經濟因素等影響而不能準確向外界傳達留守兒童的現狀。此外，刻板認知的制約下產生對於留守兒童的模式化報導也是一個因素（任道玲，2018）。

本研究認為，任何一個群體都不是完全同質化的，在對該群體進行準確的描繪前，應盡可能充分關注到該群體中的每一個個體，並探索與他們展開對話的可能，從而客觀全面地呈現出留守兒童群體的形象，避免導致大眾對該群體產生刻板印象。

## 六、留守兒童之媒介使用

曾經，農村留守兒童的日常娛樂活動是在大自然中奔跑玩耍，電視是他們唯一能接觸到的娛樂媒介，他們與父母的聯繫方式也只有打電話；如今，隨著網路基礎設施和手機、電腦等媒介在農村普及化，留守兒童的生活也或多或少地被網路佔據。胡雅萍（2019）對江蘇省北部農村地區小學 5-6 年級、初中 1-2 年級留守兒童的媒介使用行為進行了問卷調查，研究表明，相較於城市兒童優渥的條件，農村留守兒童接觸媒介的類型較為有限。在學習和生活中，他們獲取資訊和知識的最主要工具是書籍、報紙等紙質媒介，其次是電視、手機、電腦等新媒介<sup>2</sup>。

出於與孩子聯繫的需求以及不能陪伴孩子的愧疚心理，多數留守兒童的父母都會為孩子配備自己的手機，一些留守兒童還會用自己存的錢買智能手機。多數農村留守兒童認為，手機對他們沒有太大影響，還可作為拓展知識面的工具（董博、徐軍華，2019）。範國（2018）對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農村留守兒童的調查發現，雖然 16 個留守兒童中有 10 個擁有手機，但他們主要沉迷於打手機遊戲。出於費用考量，留守兒童與外出務工的父母通常使用語音聯繫，這樣的親子互動效果低於視訊通話等更具有直觀性與真實性的溝通方式。

謝安琪（2019）走訪了安徽省某村莊，發現農村留守兒童用手機上網的目的較為多樣，其中最為多見的是學習、聊天和玩遊戲。由於部分學校老師會用手機軟體佈置作業，智慧型手機的學習功能對所有農村兒童都日漸重要。同時，農村留守兒童對用手機「聊天交友」有很大的熱情。留守兒童在生活中與他人交流較少，手機成為其釋放情緒的方式之一（於洋，2014）。手機既方便了他們與父母等人的聯繫，又讓他們解決了作業中的難題，如「作業幫」等各種學習類軟體可

<sup>2</sup>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推動人口流動，資訊通信技術（ICT）對於彌合跨國與跨地區家庭成員在時空上的限制至關重要，通過虛擬共存提供歸屬感（Kang, 2012, 2018; Mandianou, 2012）。Madianou（2012）對於英國的菲律賓移民母親的跨國育兒進行研究，發現跨國家庭之間的關係依賴於長途通訊。電話讓母親們感到自己有權利重建作為父母的角色，母親通過電話參與到日常的育兒與管理中，如孩子們的飲食、作業和生活紀律等問題。然而，通訊對孩子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一些有溝通障礙的孩子，很難在通訊交流中重建與母親的關係。文峰（2014）對廣州跨國留守兒童的研究指出，在沒有網路時，留守兒童與父母的聯繫工具是電話，聯繫頻率為每週 1-2 次，部分受訪者因收費較貴，一個月才能進行 2-3 次通話。近年來，網路視頻因免費而廣受歡迎，但有的家庭因年邁的監護人對網路設備不熟悉而很少使用。

以快速查找題目及答案解析。

「叔叔，我不喜歡你們帶來的東西，我想要一個可以打王者榮耀的手機……」這是一張留守兒童寫給某單位慰問人員的紙條，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農村留守兒童的網路成癮問題。網路成癮是個體不受控制地上網，造成對社會、職業和人際交往行為適應不良的現象（Young KS, 1998）。留守兒童是過度使用網路的高度易感人群，留守經歷增加了城市留守兒童對網路的易感性（葛纓，2015）。缺乏父母在身邊對其進行行為監管，留守兒童容易沉溺於網路（金燦燦、屈智勇、王曉華，2010）。

不過，郭鶴陽等人（2018）將留守兒童與非留守兒童作對比，重點關注親子關係的品質與留守兒童網路成癮的關係後發現，留守兒童的網路成癮狀況並不比非留守兒童嚴重，這可能與網路的普及有關。網路遊戲的多人組隊模式具有很強的互動性，只要在線上聚集就能和線下處於不同地方的朋友合作，某種程度上彌補了留守兒童的人際交往。網路遊戲竟也是留守兒童與父母為數不多的親子互動活動之一。調查表明，一些留守兒童的父親會通過與孩子組隊打遊戲增進彼此間的感情（謝安琪，2019）。郭鶴陽等人也指出，親子關係的衝突性與留守兒童網路成癮密切相關，衝突性越大，兒童網路成癮越嚴重，其中父子關係的影響更大。

留守兒童的媒介接觸與社會化也是一個受到較多關注的議題。「社會化」指個體在特定的環境下，學習掌握知識、語言和技能等社會行為與人格特質，以實現社會價值的內化、參與社會活動的過程（楊曉雨，2017）。調查結果顯示，兒童接觸媒介的數量、種類、頻率與內容都會對兒童的社會化程度產生影響（荀衛，1991）。龍梅蘭（2018）研究了貴州省農村留守兒童的網路媒介接觸對其社會化的影響，採用問卷調查和個案研究等研究方法進行分析後指出，網路對留守兒童的學習能力與生活能力的影響既有正面也有負面，並提出了一系列建議。

從上述研究中可以發現，農村留守兒童的媒介接觸以手機為主，且多從媒介接觸對留守兒童產生影響的角度展開研究，某種程度上將留守兒童置於被動的地位。本文的研究將著眼於留守兒童的個體主觀能動性，考察其對社群媒體的使用情況。

## 第二節 社群媒體使用

社群媒體（social media）是指互聯網上基於用戶關係的內容生產與交換平臺，是人們用來創作、分享、交流意見、觀點及經驗的虛擬社區和網路平臺，社群媒體的內容能夠以多種不同的形式呈現，包括文本、圖像、音樂和影音視頻等。社群媒體給予用戶極大的參與空間，具有交流、對話、社區化、連通性等特徵

（Mayfield, 2008）。社群媒體使媒體和閱聽眾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使「多對多」這種對話方式成為可能，讓用戶能參與、評論和回饋資訊（曹博林，2011）。由凱度發佈的《2018年中國社交媒體影響報告》提出，社群媒體大致可分為核心社群媒體和衍生社群媒體兩種，其中核心社群媒體是雙向共用的用戶關係，用戶之間更頻繁地交換各自的生活體驗和其他訊息；衍生社群媒體的用戶關係更加偏向單向交流，即從內容生產者處獲取資訊。目前中國大陸最常用的社群媒體有

微信、QQ、新浪微博等，以下對微信、QQ 的相關背景進行介紹。

微信（Wechat）是深圳市騰訊電腦股份有限公司於 2011 年 1 月 21 日推出的一款為智能終端提供即時通訊服務的免費應用程式。用戶可透過微信客戶端與好友分享文字、語音、圖片及表情包等訊息，也可以分組聊天、視頻對講、位置共用。微信中還有訂閱號、服務號、企業號等功能，供用戶訂閱自己喜歡的公眾號。此外，微信支持多種語言，用戶可使用通過共用流媒體內容的資料和基於位置的社交插件「搖一搖」、「漂流瓶」、「朋友圈」等。隨著支付、叫車等功能的推廣，微信已成為大多數人日常生活的必備軟體，截至 2018 年 3 月，微信在全球擁有超過約 10 億活躍用戶（騰訊新聞，2018 年 3 月 5 日）。

QQ（騰訊 QQ）是 Internet 的多平臺即時通訊（IM）軟體，由深圳市騰訊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在 1999 年 2 月 11 日推出，原名 OICQ，後改名為騰訊 QQ。自推出以來不斷更新，從支持文字、語音、視頻聊天等功能，逐漸發展到帶有檔共用、郵箱、遊戲、論壇、網路購物、租房等廣泛服務的平臺（維基百科）。2005 年，騰訊公司開發出 QQ 空間（Qzone），具有部落格（blog）的功能，用戶可以在 QQ 空間裏寫日誌、心情、上傳圖片與音樂等，通過多種方式展現自己（百度百科）。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QQ 月活躍用戶達 8.07 億，其中 90 年後生的用戶占半數以上，95 年後生的用戶占比達 1/3（楊帆，2019 年 2 月 20 日）。

如今，短視頻 APP 受到愈來愈多人的歡迎。快手（短視頻 APP）誕生於 2011 年 3 月，最初是用來製作和分享動態圖片的手機應用軟體。2012 年 11 月，快手從工具應用轉型為短視頻社區，成為用戶記錄和分享生產、生活的平台。2020 年上半年，快手的日均活躍用戶突破 3 億人次。與快手類似，抖音（短視頻 APP）於 2016 年 9 月 20 日上線，是一款音樂創意短視頻社群軟體。用戶可以通過拍攝視頻、選擇音樂歌曲，形成自己的作品。抖音還會根據用戶的喜好推薦用戶喜愛的視頻類型。

中國大陸社群媒體用戶占比 71%，遠超世界平均水準（45%），且中國大陸社群媒體用戶每年增加量近 1 億，增速為 10%（Social Talent, 2019 年 3 月 28 日）。社群媒體的使用率也越來越廣泛，2018 年微信、QQ、新浪微博的使用率分別為 87.3%、64.4%和 40.9%（羅燕珊，2018 年 7 月 31 日）。數據顯示，現在人們更傾向於用社群媒體進行交流，而不是當面對話或通電話。楊曉雨（2017）指出，初中階段農村留守兒童使用的社群媒體主要為 QQ 和 QQ 空間，占比為 88.36%；他們對微博、社群網站、貼吧論壇等接觸較少，占比少於 25%。隨著年齡的增加，留守初中生對社群媒體聊天交友和休閒娛樂功能的使用也在增加；在使用社群媒體時，他們最關注的是家人、朋友、同學等人的相關資訊。臺灣學者姚嘉如（2012）研究了國小高年級兒童的 Facebook 使用，將他們的使用動機概括為娛樂、資訊獲得、認同建構與社交等四個面向；將使用行為概括為社交互動、個人分享、個人檔案的建立等三種。

目前大陸學界對於農村留守兒童社群媒體使用的相關研究較少，在「中國知網」以「留守兒童」、「社交媒體」等為主題進行檢索後，只有 3 篇相關文獻。楊曉雨（2017）以山西省大同市某縣初級中學的留守初中生為調查對象，在通過

問卷調查法和深度訪談法分析了社群媒體對農村留守兒童的社會化影響後發現，農村初中生個體差異對其社群媒體使用有一定影響，社群媒體的依賴程度對留守初中生的社會化有顯著影響，對其人際交往、價值觀、生活與學習和心理情感等社會化指標存在顯著相關性。其得出結論，社群媒體的依賴程度會在一定範圍內對留守初中生的社會化產生積極影響。

韓瀟穎（2018）以百度「留守兒童吧」為研究對象，對留守兒童社群媒體使用與身份認同關係進行網路民族誌研究後，總結出三個重要發現。第一，由於社群媒體的匿名性，留守兒童在社交情境下的「自我」呈現出悲觀、消極的形象；第二，留守兒童的身份認同主要通過內向的自我認同與外在的社會認同強化來實現；第三，研究者認為社群媒體可以增強留守兒童群體的凝聚力和認同感，提高社會的理解度，引起公眾對於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留守兒童的關注。

社交類手機遊戲受到眾多留守兒童的歡迎，李會會（2019）以「王者榮耀」<sup>3</sup>為例，對 6 名農村留守兒童進行深度訪談後依據米德的符號互動理論、哈貝馬斯的溝通行動理論、皮亞傑的認知理論等系統分析「王者榮耀」對農村留守而言歷史認知產生的影響，總結了其消極影響主要體現在曲解歷史人物的身份和性格、模糊農村留守兒童內心對歷史人物的建構、積極向上歷史觀的樹立等三個方面。同時，該研究將產生消極影響的原因歸結為農村留守兒童缺乏學習意識、知識儲備不足；監護人受教育程度偏低，對留守兒童關心照顧不足；遊戲運營商曲解歷史人物、吸引玩家眼球；政府與社會重視不足、對兒童缺乏關心和行動等。

在上述研究基礎上，本研究主要關注面向為農村留守青少年在社群媒體使用過程中的溝通及展示行為，他們在公開社群媒體平臺上如微信朋友圈、QQ 空間等的具體表現等，以下列出社會資本、身份認同及自我展演三方面作為探討農村留守兒童的社群媒體使用具體表現的切入點。

## 壹、社群媒體與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概念由法國社會學家 Bourdieu 提出，他從網路關係（networks of relationships）和階級（class）的角度定義社會資本，認為社會是一個巨大的關係網絡，或資本的網路。一個人佔有的各種資本之總和構成了個人在社會關係網路中所處的位置與地位（齊學紅，2007）。Bourdieu 將資本分為三種形式：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經濟資本包括所有收入及財產的制度化形式；文化資本是世代相傳的一般文化背景、知識、技能等；社會資本是實際或潛在資源的集合，包括關係網絡、社會影響，以及制度化的等級系統

（Bourdieu, 1986）。社會資本與其他形態的資本存在密切的關係，人們擁有的社會資本的差異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是其所能有效動員網路關係的幅度；二是該網路成員所能動員的其他資本數量，如經濟（economic）資本、文化（cultural）資本等。Bourdieu 間接強調，社會資本是一種理性投資，當行動者無法藉其經濟資本獲得所需物時，對社交的投入或許是一條協助其達成目的的途徑（王中天，

<sup>3</sup> 注：「王者榮耀」是一款由天美工作室研發的多人線競技遊戲，2015 年在 Android、IOS 平臺上正式公測並迅速在青少年群體中走紅。其未成年玩家超過 3600 萬，11-20 歲的玩家佔比高達 54%。

2003)。

根據 Coleman (1988) 的看法，社會資本是各種形式不同的實體，有兩個共同特徵：由社會結構的各要素組成，並能協助達成社會中的某項行動。社會資本是生產性的，是否擁有社會資本決定了人們是否能實現某些目標。他強調，社會結構對其成員可能提供的資源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若一個社會結構中存在互惠 (reciprocity)、義務 (obligation) 等規則並能內化於其成員心中，這種規範在人們心中產生的與其就會變成一種共有的資源，人們就能夠彼此互動合作，並懲罰不守規則的人 (defector)。

Bourdieu 與 Coleman 的研究集中於個人的社會資源獲取，這種社會資源與社會制度及網路結構密不可分。到了 20 世紀 90 年代，社會資本理論的研究者發展處一個新的研究方向，即以社會為中心的社會資本，更關注公民參與、社會信任與共享規範 (婁續元、夏建中，2013)。

1992 年，Burt 提出：「社會網路是一種社會資本。社會資本包括同事、朋友在內的普遍的社會聯繫。這種聯繫使個人獲得了使用其他形式的資本的機會」(李慧斌、楊冬雪，2000)。與 Burt 的關注點不同，Portes 以自我為中心定義社會資本，他認為社會資本是個人通過自己的成員資格在社會結構中獲取短缺資源的能力。且這種能力不是每個人所固有的，而是包含在個人與他人關係中的一種資產，是嵌入的結果 (Brown, 1997)。

Putnan (1993) 把社會資本等同於不同共同體中的「公民精神」，這些共同體包括城市、國家等。他強調了社會資本的集體性，將社會資本定義為「能夠通過推動協調行動來提高社會效率的信任、規範和網路系統」，認為在一個有充足社會資本的共同體中，一起工作會更容易。他將社會資本視為信任、規範和網路，且具有自我積累和強化的傾向，社會資本的擁有者也傾向於積累更多的社會資本 (婁續元、夏建中，2013)。

參考上述定義，本研究將社會資本定義為個體的社會關係，即個體通過自己的互動網路與身份資格所獲取的人際資源。基於不同社群媒體的好友身份與熟絡程度的差異，強關係與弱關係在社群媒體中的表現會有不同，且不是穩定與一成不變的。

當邁入社群媒體時代，人們社會資本的建構、維持與擴展方式等是否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研究證實，網路能夠滿足那些難以建立社會關係的人的社會需求，增加他們與外界社會的聯結並創造一種歸屬感 (易娟、楊強、葉寶娟，2016)。Goffman (1959) 的擬劇論 (Dramaturgical Theory) 藉助戲劇類比日常生活，指出人們在不同的場合中會基於社會禮儀、他人的預期等，作出不同的類似於戲劇表演的行為。在網路中，由於交往的匿名性，人們會扮演一個不同於生活「前臺」也不同于生活「後臺」的新角色，可以將某些秘密拿出來與陌生人分享，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休閒和發洩的目的 (周長城，2005)。

美國社會學家 Granovetter (1974) 提出「強弱關係」理論。「強關係」是指個

人的社會網路同質性較強，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緊密，有很強的情感因素維繫；反之，「弱關係」則指個人社會網路異質性較強，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並不緊密，也沒有太多的感情維繫。強關係維繫著群體、組織的內部關係，弱關係則在群體與組織之間建立了紐帶。關係的強弱決定了一個人能獲得資訊的品質以及達到其行動目的的可能性。「弱關係」雖不如「強關係」那樣堅固，但在傳播效果上具有成本低、速度快、效能高等特點。**Granovetter** 主要從四個維度衡量關係的強弱：一是互動頻率，互動次數多的為強關係，反之為弱關係；二是感情力量，感情較深的為強關係，反之為弱關係；三是親密程度，關係密切的為強關係，反之為弱關係；四是互惠交換，互惠交換多而廣的為強關係，反之則為弱關係（周長城，2005）。

人際交往理論將人際互動分為前後四個階段——選擇定向階段、深入交往階段、關係建立階段和關係持續階段（高文傑，2000）。隨著互聯網的普及，人類的社會關係經血緣、地緣、業緣關係，發展到「虛擬關係」，社群媒體也成為個人網路關係建構的重要手段。**Putman**（2000）將線上社會資本分為線上橋接社會資本（online bridging social capital）和線下粘結社會資本（online bonding social capital），前者是指來自同學、同事和熟人等弱關係網絡的多樣化資訊支持，後者則是從親朋好友等強關係網絡中獲得的實質性情感支持。

網路中的人際交往通常也從選擇定向階段開始，但未必能夠經歷全部四個階段。隨著交往階段的推進，交往的互動頻率、感情力量、親密程度和互惠交換等總體上並未呈現上升趨勢，反而會出現下降趨勢（滕雲、楊琴，2007）。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是，互聯網的新接觸者使用網路越多，其線下社會交往就越少。有調查數據表明，人們的公民參與行為正在減少，社會資本呈現下降趨勢（Coleman, 1988）。

不過，網路會削弱社會資本的觀點受到部分研究者的反駁。林南（2001）認為，社會資本正以電子網路的形式不斷上升，人們社會參與的下降並非表明人們脫離了社區生活，而是因為社區已嵌入了數字網絡之中。人們的社會參與已從公共空間轉移到網路空間，而不僅局限於傳統的地理範圍。網路可以將使用者與其親朋好友都聯結起來，為他們提供跨越時空的交流場所，產生一種新的社區形式（能向群，2006）。社群媒體的核心功能之一就是幫用戶維繫已有的人際關係，和建立新的人際關係，滿足個體與他人保持聯繫、降低孤獨感等心理需求（Ellison, 2007）。網路的異質性淡化了交往群體在年齡、性別、種族與社會地位等方面的差異，甚至可能帶來民主與平等。社群媒體的網路互動行為對於提升使用者的線上關係互動性和線下關係的密合度，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李強，2018）。另外，**Yang**（2014）的研究表明，基於熟人關係的社交網路也使得個體更易獲得支持性回應，積極自我呈現和真是自我呈現都會正向影響個體從社群媒體上獲得積極回饋的頻率。微信朋友圈已經成為社會資本的培植空間，強關係與弱關係都能在朋友圈的互動與反饋中得到鞏固（趙越，2019）。

2013年，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報告指出，78%的美國青少年擁有手機，每5個美國青少年便有將近4人用文字訊息（Twitter、Snapchat）與家人、朋友聯絡。青少年對社交網路的使用目的在於維護線下的關係網，在一般情況下，他們對線上好友的重要性排名以及線下好友的重要性排名不太一致

（劉湘明，2009）。如果社群媒體使用得當，將會使年輕人的人際關係獲益良多。青少年並非只利用線上溝通取代面對面交流，而是增進溝通。研究證實，青少年的社群媒體與刺激效應有關，與朋友的線上溝通機會越多，越會感到彼此更加親近（Valkenburg&Peter, 2009）。

有學者對大學生的 QQ 使用與社會資本的關係作了調查，發現他們網路人際交往程度的高低主要表現為線上聊天時間的長短、給他人留言頻率的高低、對他人留言回饋的意願與流覽他人 QQ 空間的時間長短等。網路人際交往程度的高低對大學生的社會資本具有不同影響，程度高的人往往具有更廣的社會網路、更多的人機信任、更多參與集體活動的機會。大學生的人際交往主要有三種形式：諮詢溝通、情感宣洩和遊戲娛樂（張嘉文，2013）。

徐瑩（2016）在對青少年網路遊戲使用與社會資本關係的研究中發現，青少年在網路遊戲中通過與網路另一端的陌生人進行互動或組隊合作，能夠在虛幻世界中逐漸建立起信任、支持與關愛的關係網絡，並將這種感情從線上發展到線下，通過各種聯誼活動在現實世界中延續著他們的關係，這也就成為了他們的一筆社會資本。

網路雖然使得遠距離聯絡唾手可得，但要達到面對面接觸般深入而溫暖的交流，雖有一定可能性，卻相當的困難。基於弱關係網絡的社群媒體交往，也許效果與基於強關係的社群媒體交流有所差別。翟學偉（2014）認為，互聯網的交流中沒有了關係中的情面和權威，許多人在網路上如同脫韁的野馬，進入到無約束的境地。因此，青少年與陌生人的網路交流可能會談及不同於本人日常交流的內容。沉迷於網路中的留守兒童雖暫時擺脫了孤獨與無聊，他們的交往活動也因對網路的過度依賴而深刻影響到了現實中的社會資本建構，導致他們的社會資本出現弱勢積累的問題——他們在社會中無法積累到優質的資源，網路新媒體反而將他們與不愛學習的同學夥伴聚集在一起，形成一個關係緊密的封閉圈子，久而久之，這些孩子因相互感染而無心上學，早早退學開始流動的打工生活（管成雲，2017）。

農村留守青少年多數還在上學，其社會資本以親友、老師、在校同學、網友等為主。研究發現，流動的父母和留守兒童之間頻繁、規律性的交流有助於解決留守兒童可能面臨的某些問題。Li 與 Leung（2017）發現，外出的農民工會通過即時交流和情感表達實現對留守子女的照料。在留守兒童與父母交流方式的傾向性調查中，「視頻聊天」占比最大，其次是智能手機的「文字與語音」聊天功能。網路降低了留守兒童與父母聯繫的成本與困難，有的父母將視頻聊天等與孩子「見面」的方式視為珍寶，有的父母卻忽視了與孩子的溝通，甚至不會回覆孩子發給自己的消息，認為只是「隨便發發」（謝安琪，2019）。

在 2013 年針對重慶市農村留守兒童的調查中，超過半數的農村留守兒童願意與父母分享學校和生活中的事情，而事情的內容則因人而異，有些孩子出於不想讓父母擔心的原因而「報喜不報憂」，只選擇喜悅的事情與父母分享；有些孩子則會向父母傾訴自己遇到的問題，從而獲得理解與安慰；有些孩子則會與父母交流自己深層的精神感受等（Pan et al., 2013）。

除了父母，同學、朋友等也是青少年聯絡較多的對象。網路可以拓展青少年的朋友圈，社群媒體是青少年用來發展和維持友誼的重要工具，美國 13 至 18 歲的青少年便在社群媒體上通過資訊共用及與同伴的互動等活動構建自己的身份，有接近三分之二的青少年通過社群媒體結交新朋友

(Uhls, Ellison & Subrahmanyam, 2017)。雷震與陳猛 (2005) 認為，互聯網對於美化交往雙方對彼此的第一印象有一定的幫助，促進更快更多的自我表露，更容易使在線關係發展為友誼。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通過社群媒體結交好友的門檻較現實中的交友更低。

本研究對於農村留守青少年社群媒體的使用將從聯絡對象身份、登陸時間、聊天頻率與時長、與他人的評論及留言互動、瀏覽他人動態等方面著手，而農村留守青少年的社會資本則主要是他們個人的線上與線下網絡關係，以親友同學和網友為主，具體考察農村留守兒童的社群媒體使用對其社會資本的影響。

## 貳、社群媒體與身份認同

認同是指個體與他者或群體在情感、心理上的趨同過程，也稱「同一性」。弗洛伊德認為，「同一性」是個體與外部客觀世界發生關係時，主體和客體之間經過整合而產生的連續、同一的狀態 (郭金山, 2002)。Cooley (1902) 提出「鏡中我」(looking-glass self) 的概念，認為人對自我的認識是通過他人的反映形成的，即自我的形成是從個人內在經驗到社會的外在形成，自我源於社會互動。

1959 年，Erikson 首次在「同一性」的基礎上提出「自我同一性」的概念，認為人的一生主要有八個發展階段，在每個階段都會有不同的認同危機，認同危機的解決有利於形成穩定的自我認同。他將同一性歸納為三個部分，一是個體的物理狀態，即在時間和空間中的一種連續、穩定和同一的知覺；二是指個人的價值情感認同方面，即個人心理經驗的組織與統和；三是個人對於自己獨特存在的意義和價值的感知和確認，即個人所在社會和文化背景賦予個體的意義形式和連續性的存在感 (孫之名, 1998)。「自我同一性」也被稱為自我認同，本質上是指人格發展的連續性、成熟性和統合感 (張建平、劉強, 2008)。Waterman (1985) 將自我認同的內容界定為職業、宗教、政治觀點、少數民族、性別角色偏好、友誼、婚姻、道德等。

在後續研究中，Erikson (1968) 總結了「自我認同」的六種功能，一為個體提供整合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主觀連續性感知；二為個體提供與父母、同輩群體達成認同的心理機制；三是整合不同生活維度，使個體在生活情境轉變時能保持一致性；四為個體突然出現的不連續體驗感提供防禦機制；五為社會群體比較提供基礎；六為個體的生活提供方向感和指示性。

Giddens (1998) 在《現代性與自我認同》中將自我認同界定為「個人根據其個人經歷所反思性理解的自我，它不是給定的，是作為個體動作系統的連續性的結果。自我認同不是在行為之中發現的，也不是在他人的反應中發現的，而是在



保持特定的敘事進程之中被開拓出來的」，由此可以看出自我認同與人際互動的相互作用。

人的自我認同感取決於對自我的認同和接納。青少年正處於自我認同形成的關鍵時期，需要在不斷發展的社交網絡中建立並完善個體自我認同。這一階段的青少年若能成功克服自我認同危機，就會形成完整、積極的自我認同，建立自信心，有利於更好地融入社會（陳姍，2017）。社群媒體為青少年創造和發佈了開放性交往模式，從多個角度認識自我，如藉助微博、社交論壇等交流平臺能夠促進青少年的主體性和個體獨立性的發展。榮太原（2010）簡析了青少年網絡聊天中的自我認同特點，青少年在網絡聊天中拓展了自己的朋友圈子，增進友誼及加深與他人的親密關係，並獲得了一個支持性的群體，有助於自我認同的確立。但是他也指出，過度使用互聯網會產生一定的消極作用，從而影響青少年自我認同的形成。

參考國外學者的研究，青少年的自我認同缺乏安全感與平衡，他們喜歡在網路上展示自己光鮮亮麗的一面，而不是關於生活的所有細節。社群媒體可以彰顯個人特色，但也會讓人刻意包裝討喜正面的個人形象，而減少對思考、個人規劃等內在層面的關注。只有抗拒自戀陷阱與社群媒體的誘惑，才可能形塑有意義的自我認同，建立與他人的親密關係（Gardner & Davis, 2015）。

個體憑藉個人特質建構的身份被稱為個體身份，而個體根據所在社會群體的屬性建構的身份被稱為社會身份（林錚錚，2014）。基於對不同社會群體的歸屬感，個體會在不同身份的基礎上定義自我。身份認同概念揭示了「我和我們是誰」的問題，同時又將「我和我們」與「他們」進行了區分。從心理學角度看，身份認同是個體對自我的確認和對自己所屬群體的認知以及伴隨的情感體驗和對行為模式進行整合的心理歷程，主要回答了兩個問題——我是誰、我屬於哪個階層（張淑華、李海瑩、劉芳，2012）。因此，農村留守青少年身份認同的研究也以個體的自身特徵和所屬群體特徵兩個方面為主，如「農村人」、「留守」等身份標籤都是青少年基於自己所屬群體產生的。

張明皓（2017）在不同地區對留守兒童身份認同的研究發現，具有城市出生經歷、早期成長也在城市的農村留守兒童佔有一定的比例，由於家庭經濟的壓力被迫選擇回歸農村生活，他們仍以「城裏人」作為自己的身份認同，使自身不斷接近「城市人」的形象，並以進入城市為人生目標。在關於 12-18 歲流動青少年汙名知覺對於其自身「流動人口」身份認同影響的研究中，李未雲（2018）發現，男生的汙名知覺顯著高於女生，身份認同整合顯著低於女生；流動時間越長，流動青少年的身份認同整合便越高。劉亭亭（2014）在對農村青少年互聯網使用的研究中注意到，一些農村青少年對於互聯網的使用、學習過程伴隨著他們從「農村人」到「城市人」的身份認同轉化。網路的使用被他們理解為城市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也成為了他們給自己新構造的「城市人」身份的一部分。

青少年身份認同危機來源於現實身份延伸至網路世界所帶來的矛盾和衝突，這些矛盾和衝突會引發個體自我形象、身份定位和內在價值的失序，導致同一感的喪失和外在行為的失調。網路身份的虛擬性會導致現實身份的疏離、網路身份

的多樣化會導致同一性的混亂、網路身份便利化會導致個體的封閉與分化、網路身份的去個體化會導致自我覺知缺失、網路與現實的身份衝突會導致自我價值的迷茫（秦楠，2019）。關於社群媒體與農民工身份認同關係的研究發現，社群媒體對於促成農民工的身份感知和認同具有推波助瀾的作用，身為外地人的農民工在城市中面臨種種尷尬，社群媒體如微信群中散播的關於農民工的新聞報導又進一步加強了他們的這種認知（朱文哲，2019）。在網路資訊海量、價值觀多元的當下社會，農村留守青少年在看到與自己的社會經濟地位截然不同的人時，其心理感受與可能隨之而來的一些行為變化是一個值得探詢的問題。

由於社群媒體中成員身份複雜，既有熟人也有陌生人，每個使用者可能都會隱藏自我真實的部分或全部。在互聯網這一虛擬平臺上，使用者首先需要創造自己的虛擬身份，才能展開相關的互動與自我展演。虛擬身份由幾個部分構成，首先是個人設置的基本資訊，如名稱和頭像；其次是由網路互動而生成的社群資本，如等級和好友等。一般情況下，為了凸顯自己的身份，使用者會關注特定的社交賬號，如明星偶像、個人愛好等（李思思，2017）。因此，農村留守青少年的社交賬號頭像、個人資料設置、關注的資訊內容等可作為其身份設置的參考。

本文研究的農村留守青少年身份認同是留守青少年對自己從屬身份的評估及適應。農村留守青少年如何看待自己的「留守」身份標籤？他們是否會在社群媒體上以一些特定的身份標榜自己？通過怎樣的方式？是否會加入不同的社群圈層？他們是否對自身社會角色有所期待？社群媒體對於他們的身份認同是否有影響？他們對於自身的身份認同程度及其在網路上的自我呈現方式將是本研究考察的一個重要面向。

關於身份認同的測量，Cheek 等人編制了一份身份認同問卷，以李克特五點量表的形式，從個人身份認同、社會身份認同、集體身份認同三個面向衡量個人的身份認同，本研究將作為參考納入訪談問卷中。另外，還有研究通過測量青少年的自尊（self-esteem）和自身品質的方式評估青少年的自我認同感，本研究也將之選擇性編入訪談問卷中。

### 叁、社群媒體與自我展演

英國學者 Abercrombie 與 Longhurst 總結了過去的受眾研究，歸納為三種研究範式。第一種是行為範式（behavioural paradigm, BP），該範式認為媒介是傳播環節的中心，把閱聽人視為被動接受者，是社會情境中分散的個體。該範式忽視了資訊的多元性和閱聽眾的主動性，後得到修正。

第二種是妥協/抵抗範式（incorporation\resistanceparadigm, IRP），以 Hall 的「編碼與解碼」理論為代表。該範式認為，閱聽眾是由社會建構的、具有一定媒介識別和判斷能力的人，他們更喜歡主動參與到媒介中，是媒介資訊傳達的意義的詮釋者和解碼者。同時，他們不甘受到「霸權」的宰製，以積極主動的姿態參與到媒介意義的解碼中。

第三種是 Abercrombie 與 Longhurst 於 1998 年提出的「觀展」範式 (spectacle and performance of paradigm, SPP)，該範式認為隨著媒介影像大量進入生活，每個人都直接間接地成為閱聽眾，同時也在想像他人如何看待自己。該範式將消費與認同的觀點引入閱聽人研究領域，並關注閱聽眾在媒介消費行為中展現的自我認同建構。

張玉佩(2005)認為閱聽人的表演可以分為三種：一是直接參與表演的直接閱聽人，比如在公眾場合演講，參加戲劇演出；第二種是透過大眾媒體像是電視、廣播來接受表演的大眾閱聽人；三是在影像直接間接影響下出現的擴散閱聽人。根據其劃分，社群媒體的使用者既可以觀看他人的動態，也可以用文字、表情符號、照片等向眾人展現自己想表達的內容，屬於擴散閱聽人。

在媒介影像對生活的大規模影響下，閱聽眾無時無刻不受到媒介資訊和影像的影響，「擴散閱聽人」具有以下特徵：(1) 在媒介上花費大量時間；(2) 媒介與日常生活裹挾在一起，成為受眾的日常生活方式；(3) 在景觀社會中，人們的日常活動和媒介消費都具有表演的性質，受眾既是觀看者也是表演者；(4) 閱聽眾是「自戀」的表演者和「好奇」的觀看者。彭蘭(2018)指出，自戀式的自我呈現通過美化個人形象，找到一種「我美，故我在」式的存在感，藉此獲得社會資本。

在面對面交流中，雙方的自我披露能夠產生信任感，而信任感優惠增加雙方自我披露的勇氣，從而形成一個迴圈，拉近交談者之間的關係。通過自我披露，交流雙方技能獲得社會支持，也能向彼此提供支持(高祥宇、衛民堂、李偉，2005)。

在社群媒體使用中，自我表露也是使用者的主要動機之一(Nadkarni & Hofmann, 2012)，也是一種主要的使用行為。Ellison(2011)等人的研究發現，自我表露是獲取社會資本的必要行為。當用戶參與社群媒體的互動時，越注重有關自我形象的展示，其人際支持與社會關係網路就越多(張倩，2013)。Ye et al.(2012)對 Twitter 平臺用戶使用行為與社會資本的關係進行研究，發現更新、發佈資訊的頻率、關注者的數量都與社會資本顯著正相關。用戶通過自我展示表現個人的資訊，有效提高了社群媒體中的傳播效果(張倩，2013)。在對 Facebook 使用者的研究中發現，Facebook 使用者在社群媒體進行自我揭露時，會因不同人際關係的考量而選擇揭露不同的內容，並設定不同的觀看權限(張紹康，2013)。

但在社群媒體的使用過程中，自我表露與隱私保護是使用者經常面對的衝突。出於保護隱私的需要而減少必要的自我表露是不利於個體獲得社會資本的。高隱私擔憂使個體在社群媒體上更低頻率地自我表露(Krasnova, Spiekermann, Koroleva, & Hildebrand, 2010; Stutzman, Capra, & Thompson, 2011; Vitak et al., 2012; Litt, 2013)。使用者通常採用分組可見、自我審查內容等方法來解決這一衝突。

網路中的交流往往通過頭像設置、個人介紹等凸顯對個人身份的描述，個體能夠自由地對身份角色、思想意識等進行與現實中不同的重構(羅婷、周冶金，

2013)。佟菲(2013)研究了在「觀展」範式下青少年使用互聯網與建構自我認同的關係，對青少年的新媒介使用風格進行總結，認為具有表演性、盜獵性和遊戲性的特質。她還發現，青少年使用新媒介時，會以影像(照片、視頻等)進行自我美化，以網路日誌(類似於部落格)進行自我反省。針對美國青少年的研究也表明，青少年會使用社群媒體進行形象管理，試圖藉此影響他人對自己的看法(Uhls & Ellison, 2017)。

研究發現，外向性、情緒穩定性和開放性三種人格特質與社群媒體使用具有相關性。謝添(2016)對於大學生的社群媒體使用研究發現，外向性和情緒穩定性特質明顯的大學生在社群媒體上發表的評論字數更多；外向性特質越明顯，花在社群媒體上的時間越長；社交對象是戀人的人比社交對象是朋友的人會在社群媒體上花費更多的時間。一項針對416名中國大陸青少年的微信朋友圈使用與外向性和自我表現慾關係的調查表明，青少年在朋友圈上傳自拍照的數量與外向性性格和表現慾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係。在外向性和自拍數量之間的關係方面，男孩比女孩更明顯。

(Guo et al., 2018)。除了個人的性格因素，在對香港青年學生的社群媒體使用中，有學者發現年齡、性別、社會經濟地位、父母教育水準、學生對社群媒體的態度、學生自我調節行為等均對社群媒體使用有所影響。例如，男孩和女孩在使用社群媒體時會對不同類型的在現活動感興趣，女孩使用社群媒體的頻率高於男孩。

(Lu, Hao & Jing, 2016)。

從上述研究可以看出，青少年群體通過社群媒體找到了一個易於自我形塑與自我展示的平臺，也逐漸創造出一種新型社交文化，青少年以社群媒體為中介平臺，充分展示自我的社會交往潛質。當青年群體利用社群媒體進行自我展現以及與他人互動後，會從中獲得某種程度的社會資本，並大大提升其幸福感與自我認同(李強, 2018)。本研究也將觀察農村留守青少年在網路公共平臺(微信朋友圈、QQ空間等)上如何展現自我的內在感受與外在形象，並將個人性格特徵、年齡、性別、父母教育水準、個人對於社群媒體的態度等納入考察因素，分析現象背後的種種可能原因。

### 第三節 數位落差

在資訊社會中，資訊也是一種財富。正如物質上的富有者與貧窮者一樣，擁有資訊量的差距也產生了資訊富有者與資訊貧窮者。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也稱數字鴻溝、數位隔離，這一概念最早由Morrisett提出，他認為「數位落差是資訊富人和資訊窮人之間存在的一種差距」。不過，這裏所謂的數位落差，提出背景是1980年代蘋果電腦的普及，主要關注不同社會群體在個人電腦佔有率上的差距(Hoffman & Novak, 2000)。1995年，美國國家遠程通信和資訊管理局(NTIA)發表的《被互聯網遺忘的角落：一項有關美國城鄉資訊窮人的調查報告》使得數位落差引起公眾關注。該報告針對當時美國國內不同群體使用互聯網時的表現，揭示了當時美國社會中的數位落差問題已經上升為重要的經濟和公民權利問題。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 2001)將數位落差定義為「不同社會經濟水準的個人、家庭、企業及地區在接觸ICT和利用互聯網進行各種活動的機會差異」。強調數位落差不是技術產品接入上的差距，而是使用能力上的差距。國際電信聯

盟 (ITU) 將數位落差定義為「由於貧窮、教育設施中缺乏現代化技術以及由於文盲而形成的貧窮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城鄉之間以及年輕一代與年老一代之間在獲取資訊和通信技術方面的不平等」，並在 2002 年將世界電信業的發展主題定為「資訊通信技術：幫助人們跨越數字鴻溝，旨在通過訪問開放的資訊，使人們獲得大量參加社會經濟活動的機會」。

Norris (2001) 指出，數位落差包含三方面典型現象：全球鴻溝、社會鴻溝和民主鴻溝。這樣的闡釋不僅將網路技術、經濟等因素涵蓋進數位落差的概念，還將網路應用方面的社會、文化與心理等因素所導致的差別也考慮在內 (王武, 2011)。Hargittai 認為，數位落差將進一步擴大全球的貧富差距。互聯網擴散了霸權知識與文化，機會加深沒有實現聯結的國家的依附性，也會為實現網路接入的國家提供更有利的資源 (曹榮湘, 2003)。相反，一些學者則不太贊同數位落差的負面影響觀點，Atkinson 認為，網路為社會的經濟和民主化提供了發展機遇，對於國內與國外社會均是如此 (王武, 2011)。

2011 年 12 月 4 日，Crawford 在《紐約時報》撰文提出「新數位落差」的概念。儘管超過 79% 的美國人能夠通過各種管道接入互聯網，但不同的家庭背景導致不同的網路使用習慣，從而使上網者在資訊參與和獲取等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異。新數位落差主要表現為使用和技能兩方面的差距。在接入互聯網的物理條件得到解決後，「數位落差」開始向技能與使用差異的方向發展，學歷和年齡均稱為影響新數位落差的因素 (Van Dijk, 2012)。Kaiser (2010) 針對美國青少年在數字設備使用時間的調查表明，低收入、低學歷家庭的青少年在數字設備上花費的時間明顯高於來自高收入、高學歷家庭的青少年。還有學者提到，不同年齡與性別的人在媒體應用類型上也存在差別，如年輕人更傾向於使用社群媒體、聽音樂、看視頻等應用，女性更偏愛使用社群媒體、線上遊戲等 (Van Deursen & Van Dijk, 2013)。由此看來，社群媒體的不同偏好、使用方式與接觸內容的差距均可能導致使用者在資訊接收方面的差異。

當青少年進入了資訊精彩紛呈的互聯網世界，接觸到大量未曾瞭解過的內容，其帶來的影響是多面的。美國低收入青年的老師觀察到，數位媒體改變了學生的視野，使其不再受限於自身所處的環境。然而，暴露於數位環境也讓孩子們知道「他們很窮」，因為他們經常看到不屬於自己的優渥生活。這種狀況會使絕望的感覺更強烈，也可能激發一些年輕人有為者亦若是的抱負 (Gardner&Davis, 2015)。

按照研究對象區分，大陸關於城鄉數位落差的研究主要從城鄉數位落差、青少年數位落差、老人數位落差、地區間數位落差、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數位落差等方面進行，目前沒有關於農村留守青少年群體數位落差的相關研究。Lu Pan et al. (2013) 發現，農村留守兒童的父母幾乎對於計算機的使用一無所知，且對於計算機多持負面態度，因為計算機會帶來兒童網路遊戲成癮的問題。需要注意的是，城鄉之間的數位落差表現是多方面的，如使用者首次觸網的年齡、使用時間與頻率、網路在基礎教育中所佔比重、使用者從網路中受益的幾率等 (劉亭亭, 2014)。李丹 (2016) 對河南省鄭州市城鄉青年的上網情況進行調查對比，總結出城鄉青年「數位落差」產生主要受到經濟、教育、個人資訊意識、家庭環

境、資訊技術等五個因素的影響。她的研究也發現，在網路接入問題得到解決後，網路使用能力的差異是造成城市與鄉村青年產生「數位落差」的癥結所在，上網時間與上網意識是造成城鄉間數位落差的因素。城鄉青少年在獲取網路資訊的態度上也有所差別，例如，城鎮青少年線民更傾向於主動獲取資訊，而農村青少年線民則更崇尚娛樂、社交（朱鳳惠，2017）。

有學者將數位落差的四個表現簡稱為「數字 ABCD」。A（Access）是互聯網的接入與使用管道；B（Basic skills）是數位化世代所需要掌握的「資訊智能」，即資訊技術；C（Content）是互聯網上的資訊內容；D（Desire）則是個體上網的動機、愛好等的差異（高小衛，2006）。多數研究均表明，隨著互聯網及網路通信設備的普及，互聯網的介入管道、資訊技術等原因已不再是影響農村留守兒童產生數位落差的主要因素，而資訊內容的獲取與留守兒童個人的上網選擇才是產生數位落差的重要可能原因。

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現今的數位落差主要是由使用者的使用動機與軟體（APP）、資訊偏好等方面的不同而導致的獲取資訊內容的差異，物質條件的影響占比較小。本研究所關注的對象為農村留守青少年在使用社群媒體時，其軟體偏好與接收的資訊、網路技術的熟練程度等對其個人對外界的資訊瞭解程度有何影響。



## 第三章 研究方法

### 第一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對象

本研究將以質化研究的方式進行。一般而言，量化研究遵循實證主義路線，質化研究遵循人文主義路線。葉浩生（2008）認為，量化研究採取客觀、超然的態度，假定了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主客體關係，認為研究者能夠置身於研究過程外，保持價值中立，不帶任何感情色彩。相較之下，質化研究強調日常生活自然主義態度（秦金亮&李忠康，2003），研究者在自然情景中進行，研究者只作為觀察者和訪問者來獲取相關資料；質化研究還要具有主位研究的獨特視角（秦金亮，2002），即在主位研究中，將被研究者看作同研究者一樣的主體，而非客觀研究對象；此外，質化研究還重視研究關係，認為被研究者是與研究者相對的另一個主體。質化研究方法中的深度訪談法是針對特定的議題，對受訪者展開深入訪問，探究其真實想法以瞭解事物本質的一種研究方法。與一般的問卷調查法相比，深度訪談能夠探索更為細微與複雜的問題（萬文隆，2004）。

中國大陸的農村留守青少年多分佈於經濟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相較之下，位於東部的江蘇省經濟較為發達，人均 GDP、綜合競爭力、地區發展與民生指數（DLI）均居於中國各省第一，沒有國家級貧困縣，是全國綜合發展水準最高的省份。截至 2018 年末，江蘇省常住人口 8050.7 萬，是中國人口密度第一大省（劉偉娟，2019 年 3 月 8 日）。但由於歷史原因等，江蘇南部和北部經濟發展不平衡，蘇北作為人口流出的主要地區，其年勞務輸出量在 500 萬人以上。根據江蘇省民政廳最新統計數據顯示，截至 2018 年底，全省共有農村留守兒童 195401 人（人民網，2019 年 1 月 7 日）。作為蘇北地區中心城市之一的淮安市，其農村留守兒童總量占全省數量的 11%（葉列，2019 年 1 月 21 日）。縱觀現有文獻對農村留守兒童研究地點的選擇，本研究發現研究者的視角多集中於留守兒童數量較多、經濟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而對於經濟發達地區的農村留守兒童群體則相對忽視。

淮安位於中國江蘇省中北部，是蘇北重要的中心城市，下轄共 4 區 3 縣：清江浦區、淮陰區、淮安區、洪澤區、漣水縣、盱眙縣、金湖縣。本研究選擇淮安的理由主要有三點。第一，根據淮安市統計局 2019 年公佈的數據，截至 2018 年全市戶籍人口 561.33 萬人，其中城鎮人口 317.04 萬人，農村人口 244.29 萬人（周興旺，2019 年 10 月 24 日）。農村人口占比較大，城鄉發展的不平衡導致外出務工的人數也較多，留守兒童佔據一定的比例。第二，作為經濟發達地區的農村，手機、電腦等上網設備普及率較經濟落後地區更高，農村留守兒童的網路使用機會也更多。第三，出於調查地點的交通方便與溝通的順暢的考量，選擇在淮安進行本次田野調查。

研究對象的選擇上，通過淮安市教育部門的批准後，在淮安市所屬縣區的鄉鎮中學採用立意取樣的方式選取 20 名農村留守青少年（12-15 周歲），考慮到男生比女生的傾訴欲更低，故本研究想多了解男生的社群媒體使用與表現，選擇男生 12 名、女生 8 名。採用半結構訪談的方式，先擬定好問卷瞭解其個人資訊，

問卷答題內容作為參考，再通過半結構訪談，以引導的方式詢問農村留守青少年對於使用社群媒體的真實感受與想法，以進一步研究社群媒體使用對他們的影響。也透過與其任課教師、家中長輩的交流，側面瞭解每位受訪者的家庭與校園環境、教育風氣等情況。深度訪談能夠幫助研究者瞭解農村初中留守兒童使用社群媒體的具體情況，如媒介類型偏好、資訊搜索內容、好友組成及使用方式等，並瞭解他們與父母、朋友等聯絡的經驗，獲得他們對於自身身份認同的相關描述。

表一 研究對象基本資料

編號	代號	性別	出生年月	是否為獨生子女	父母婚姻狀況	留守時長	是否住校	常用社群軟體
1	A	女	2005.11	否	離婚	3—5年	是	QQ、快手
2	B	男	2006.12	是	離婚	半年	是	QQ、快手
3	C	女	2006.9	否	結婚	5年以上	是	QQ、微信
4	D	男	2007.11	否	離婚	半年—1年	是	QQ、快手
5	E	男	2007.5	否	離婚	半年	是	QQ、微信、快手
6	F	男	2007.4	否	離婚	半年—1年	是	QQ、微信、抖音、快手
7	G	女	2007.2	否	離婚	5年以上	是	QQ、微信、抖音、快手
8	H	男	2006.2	否	結婚	半年	是	QQ、抖音
9	I	女	2006.3	否	結婚	1年	是	QQ、微信、抖音
10	J	男	2005.11	否	結婚	5年以上	是	QQ、微信、抖音、快手



11	K	男	2005.12	否	結婚	5 年以上	是	QQ、微信、抖音、快手
12	L	女	2006.1	否	結婚	半年	是	QQ、微信、快手
13	M	女	2006.9	否	結婚	半年—1 年	是	QQ、微信、快手
14	N	男	2006.11	否	結婚	5 年以上	是	QQ、微信、快手
15	O	女	2007.4	否	離婚	5 年以上	是	QQ
16	P	男	2006.1	否	結婚	3 年—5 年	是	QQ、抖音
17	Q	男	2006.2	否	結婚	3—5 年	是	QQ、微信
18	R	男	2007.3	否	離婚	5 年以上	是	QQ、微信、抖音、快手
19	S	男	2007.2	否	結婚	3—5 年	是	QQ
20	T	女	2006.12	否	離婚	3—5 年	是	QQ、微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訪談大綱以研究問題為設計依據，主要包括五個部分。其中，第一部分是關於農村留守青少年的個人基本資料，主要包括人口變項及人格特質、生活滿意度等，有助於對受訪者的基本情況進行了解；第二部分是詢問受訪者關於社群媒體使用情況的問題，如社群媒體的類型偏好、好友、使用動機、使用頻率與時間、與他人的互動等；第三部分是受訪者的社會資本調查，主要包括現實社會資本積累、網路社會資本積累、現實霸凌情況、網路霸凌情況等，以分析社群媒體對於受訪者社會資本的影響；第四部分是受訪者的身份認同，主要是對自我的認同與對「農村」、「留守青少年」等身份認同程度，以及社群媒體對受訪者身份認同的作用；第五部分是對受訪者使用社群媒體數位落差的調查，以期了解受訪者是否通過網路拓展了知識面、樹立了不同的人生目標等。

訪談前，研究者將向受訪者說明研究目的並取得受訪者本人及家長的同意並

簽署同意書，且採用匿名的形式呈現訪談結果，以保護未成年人隱私，降低受訪者可能遇到的風險。在受訪者填完量化問題後，研究者將根據其回答進一步追問。本研究將先隨機選擇 5 位符合條件的受訪者進行前測，根據訪談結果進行問卷的調整。以下表格為針對農村留守青少年社群媒體使用的訪談問卷題項及對應指標說明：

表二 訪談問卷題項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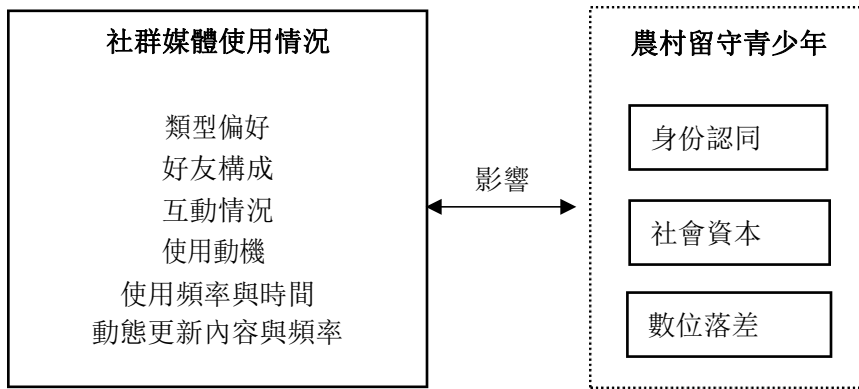
一級指標	二級指標	問卷對應題項	三級指標	問卷對應題號
農村留守青少年 社群媒體使用	個人基本資料	A1	人口變相	A1 (1-15)
			人格特質、滿意度	A1 (16-21)
	使用情況	B1	類型偏好、好友構成、動機、使用頻率與時間、互動情況等	B1 (1-24)
	社會資本	C1	社會資本積累	C1 (1-10)
			霸凌情況（現實與網絡）	C1 (11-23)
	身份認同	D1		D1 (1-4)
數位落差	E1		E1 (1-19)	

## 第二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農村留守青少年的社群媒體使用為主要研究內容，以類型偏好、好友組成、互動情況、使用動機、使用頻率與時間、動態更新內容與頻率等六個面向作為社群媒體使用的考察面向。

社群媒體使用會在各方面對使用者產生影響，本研究以農村留守兒童的自我認同與身份認同、社會資本、數位落差等三個面向來衡量社群媒體的影響。其中，身份認同主要是指農村留守青少年對自己的社會角色有何態度，通過自尊、滿意度、對「農村人」、「留守」等身份的態度進行衡量；社會資本就是線上與線下人際交往，包括農村留守青少年與父母親屬及同學、朋友、老師以及網路上認識的陌生人的交往情形；眼界開拓是指，在具備了獲取資訊的設備後，農村留守青少年是否會通過社群媒體上資訊的搜索而獲得了更多的有效知識，彌補了城鄉的數位落差。因此，擬定本研究的研究架構如下：

圖二 研究架構



## 第四章 社群媒體與農村留守青少年

本研究在淮安市深度訪談 20 名國中年齡段的農村留守青少年，其中男生 12 名，女生八名。他們多數在淮安出生、長大，從國小伍、陸年級開始接觸網絡與社群媒體，並在不斷摸索中有了自己獨特的使用經驗。因國中階段的學業壓力較大，學校對於學生智能手機使用的管理也很嚴格，這些農村留守青少年平日裏並沒有機會長時間登陸社群軟件，只有在節假日才能上網。以下分為兩個主題，「個人情況」和「社群媒體使用情況」進行討論分析，透過結合他們的社群媒體使用線上表現與線下對話情況，藉此瞭解農村留守青少年的社群媒體使用經驗。

### 第一節 農村留守青少年的個人情況

#### 壹、家庭情況

##### 一、非獨生子女

1982 年開始，中國大陸將「計劃生育」<sup>4</sup>作為基本國策，即按照人口政策有計劃地生育。在計劃生育執行嚴格的城市，大多數孩子都是獨生子女。本次訪談接觸到的農村留守青少年均不是獨生子女，每個人家中至少有一個兄弟姊妹。

農村留守青少年和自己的兄弟姐妹年齡相差不大，多為幾歲之差。他們和兄弟姐妹的相處如何？多數受訪者表示雖然會有小打小鬧，但可以和諧相處；部分受訪者表示和自己的兄弟姐妹缺乏交流，關係出現隔閡。

我和我兩個姐姐天天「打」、鬧，都是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受訪者 I）。

我和我姐姐玩不到一起去，雖然我們都打遊戲，但是平時放假都是我和我兄弟玩，她和她朋友玩（受訪者 P）。

我和我弟弟一個年級的，但是不怎麼親，就上學放學一起騎自行車，在家也不會說心裡話（受訪者 M）。

我姐上大學之前跟我關係特別好，現在上了大學都不怎麼跟我們聯繫了，奶娘特別傷心……可能是大學忙吧，但是聽說大學不是應該比高中輕鬆嗎？（受訪者 G）。

##### 二、缺席的父母

他們的父母結婚時年齡較小且學歷普遍不高，多為國中、高中畢業，未接受過義務教育和國小畢業的佔少數，沒有大學畢業生。在 20 個受訪者中，父母離婚的有九人。對於父母的分開，這些孩子似乎早已習慣。

<sup>4</sup>計劃生育：1982 年 9 月，被中國大陸制定為基本國策。主要內容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優生，以有計劃地控制人口。到 21 世紀初，由於第一批獨生子女達到適婚年齡，許多地區的計劃生育政策有所放鬆。

我爸媽早就離婚了，我媽改嫁之後又生了一個妹妹。我和爺爺奶奶一起過，我爸一年就回來兩到三次吧，過年過節的時候會回來（受訪者 A）。

我也不記得他們什麼時候離婚的……反正我很小，我現在和奶奶、弟弟一起住，我姐姐和媽媽一起。我爸不怎麼回來，今年過年帶他新交往的女朋友回來的，待的時間挺長。我喜歡去我媽那兒玩，平時放寒暑假都會去我媽那住一段時間（受訪者 G）。

壹歲便開始留守生活的 C 幾乎沒有和父母長期共同生活的經歷，妹妹出生後姊妹倆和祖父母一起生活。我爸媽過年才回來，每次待半個月這樣（受訪者 C）。

在父母仍結婚的 11 個受訪者中，九人的父母均在外地，目前和父母一方生活在一起的受訪者只有兩人，且都是父親外出務工，母親留在家裡照看孩子。

我爸在南京工作，每次過年回來兩三天，我和媽媽、奶奶、弟弟、妹妹生活在一起（受訪者 L）。

我媽每天早上上班之前會把飯做好，放在鍋裡保溫，我和弟弟中午放學回家吃（受訪者 M）。

半數受訪者的父母在本省其他城市務工，其餘受訪者的父母分佈在青海、廣東等遠距離城市。部分受訪者出生在父母打工的城市，生長到入學年齡時才回到淮安，開始和爺爺奶奶生活。他們對於曾經生活過的異鄉都有著不錯的印象，有的孩子還想以後去該城市發展。

我是在廣州出生，我爸媽離婚之後我跟我爸，一直到上初中才回淮安的（受訪者 D）。

我小時候一直在上海，5 歲時候爺爺去世了才回淮安的。我喜歡上海，以後也想去讀書。不過還是更喜歡淮安吧，因為生活了這麼長時間（受訪者 M）。

我在四川生下來的，和我爸媽一起在那邊住了有十年（受訪者 Q）。

在對父母滿意狀況的調查中，多數受訪者都覺得父母陪伴自己太少，並且覺得他們不夠理解自己。而在和父母的關係中，女性受訪者多和母親關係更親近，和父親的相處較少且聊天深度也不及母親。其中有對於父親「威嚴」形象的畏懼因素，也有交流少而造成的親子隔閡。

他們用錢代替陪伴，平時都見不到他們（受訪者 A）。

我希望他們能多關心關心我，不要每次只是問問我的學習（受訪者 D）。

他們沒有做得不好的地方，主要是陪伴我的時間太少，希望可以多回來陪

陪我（受訪者 O）。

比起希望去他們工作的地方上學，我還是更希望他們回來工作（受訪者 P）。

受訪者 M 覺得父母把精力都集中在她和弟弟身上，對他們自己的事卻不太上心。我記得最清楚的一次是，爸爸是端午節後一天過生日，所有人都記得，只有他自己忘了。而我生日的時候，爸爸却一直記在心里，早早地準備好禮物（受訪者 M）。

### 三、不均等的愛

在孩子多的家庭，一些家長會對孩子們區別對待，給予他們不均等的關愛和照料。本研究發現，個別家庭中的女孩感到自己不被重視，性別、年齡等因素使得她們被家人不同程度地「忽略」，而這種差別對待多來自祖父母輩和自己的父親。

我爸爸不喜歡我，他更喜歡我妹妹。每次帶我們出去玩的時候，他只拉著妹妹的手，不拉我。有一次過馬路的時候他只顧著拉妹妹往前走，我差點被車撞到（受訪者 C）。

我爸重男輕女，他只關心我弟，打電話也只和我弟說話。我媽和奶奶就很好，對我們都一樣……有奶奶對我好就夠了（受訪者 G）。

我們家只有奶奶重男輕女，她不讓我出去和男生一起玩，可能是怕我早戀吧（受訪者 I）。

## 貳、校園生活

### 一、師生之間

對於家距學校較遠、父母不能在身邊照看的孩子，為了安全和方便，家長多選擇讓他們晚上住在學校，中午和休息日可以回家。這些國中生大部分的時間都在校園度過，相處最多的長輩就是老師。

我們現在的班主任很年輕，剛轉到學校的時候對我們很好。後來因為我們班級成績不好，她受到領導批評，慢慢就失去熱情了，對我們態度現在也變冷淡了（受訪者 B）。

對任課老師的喜好影響著學生對該老師所教科目的學習興趣和熱情，認真負責的老師最受學生歡迎。

我們班的班主任很負責任，他是教物理的，我很喜歡他，他的課我也最喜歡上，我們班成績一直是年級第一（受訪者 F）。

我們英語老師總是佈置很多作業，太煩了（受訪者 T）。

最討厭歷史老師，每次都搶課、拖課，還會拿三角板打我們手心（受訪者 H）。

雖然存在老師因學生表現不佳、成績下滑而打手心的現象，但家長對此並無不滿，學生也表示理解。

家裡人知道了肯定會說是因為我們表現不好才被老師懲罰的，老師也是為我們好吧（受訪者 N）。

## 二、同儕關係

### （一）朋友

學生時代的友誼最為單純也最長久，對於農村留守青少年來說也不例外。在訪談中，「同學的陪伴與幫助」是讓所有受訪者都感到快樂的一項。他們的朋友都是同班或同年級的同學，在平時的朝夕相處中產生了深厚的感情。

我和我們班幾個男生玩的比較好，回家了也會一起打遊戲什麼的（受訪者 J）。

我有幾個好姐妹，我們喜歡一起行動，週末有空會一起去逛街、買奶茶、拍照（受訪者 C）。

### （二）矛盾

有歡笑也有矛盾，在訪談中，有 8 位受訪者提到自己會因「人際關係處理不好」而焦慮，多為女性。少數受訪者反映自己曾被同學「破壞、拿走或偷走個人物品」。幾位女性受訪者經歷過排擠、謾罵為主的霸凌，她們中有的人因此對人際交友產生懷疑，有的人將自己封閉起來，不再輕易付出真心。

因為我喜歡打籃球，我們班就有女生排擠我，說我只和男生玩。不過我確實更喜歡和男生玩，男生更簡單，不像女生有那麼多的心思。以前有女生把我的小秘密到處跟別人說，所以我現在對別人都是「半信半疑」吧，不會隨便告訴別人什麼事了（受訪者 A）。

我在班裡是班長嘛，做事肯定就有人滿意有人不滿意，也不知道哪裡得罪了我們班幾個女生，她們就罵我（受訪者 I）。

有個女生，我本來一直把她當好朋友，沒想到她竟然跟別人說我吃藥自殺什麼的，就是造謠，讓我非常生氣，那段時間過得很不好，感覺快崩潰了（受訪者 M）。

此外，還有受訪者提到，曾經高年級（國中三年級）的女生讓她們買東西，以

及教她們抽煙的事情存在。隨著校園管理的加強，這種高年級霸凌低年級學生的現象幾乎已不存在。

### （三）戀愛

在青春懵懂的初中階段，一些農村青少年也在校園結識了自己心儀的同學，他們欣賞對方的理由也很單純，如「跑步快」、「經常一起玩」、「長得不錯」等。受訪者 A 曾和一個一起打籃球的男生短暫相處過一段時間，「他當著很多人的面說喜歡我，大家都起哄，我就答應他，但是談了一個星期我就說分手了，畢竟現暫不是談戀愛的時候，家裡人和老師也不給談」（受訪者 A）。

「我們班沒什麼人談戀愛，老師管得嚴，大家好像沒什麼興趣」（受訪者 C）。

「不談戀愛的�原因主要是，沒有看得上的人吧，哈哈，我們學校沒什麼帥哥」（受訪者 I）。

國中一、二年級的學生因年齡尚小、畏懼家長和老師的批評而較少談戀愛，國中三年級的個別學生存在著早戀的行為。「我女朋友是我之前的同桌，暑假我跟她表白了，然後就在一起了」（受訪者 J）。談戀愛是否有學業問題的顧慮？「沒有，我和她都敢上一所高中，一起努力吧」（受訪者 J）。

### 三、學業壓力

多數受訪者的學習成績都不拔尖，成績處於班級中等及中等偏下的居多，少數處於班級中等偏上。每一個受訪者都有「學習和考試焦慮」，半數受訪者感到自己現在「不自由」。當被問及為什麼學習不好時，「沒有學習興趣」是提到次數最多的解釋。

不喜歡學習，還是因為沒有學習興趣吧，我在班裡都不怎麼學（受訪者 B）。

可能是因為從小就沒啟蒙好吧，我一直就不喜歡學習（受訪者 F）。

我最不喜歡英語，小學時候挺好的，上初中開始多了很多語法內容，就覺得很複雜，也不想和老師交流（受訪者 L）。

國中階段的青少年面臨著升學的壓力，對於高中要去哪所學校上，多數學生想去一所教學質量一般的縣級高中，因為覺得自己考不上更好的學校，只有受訪者 L 明確表示自己要考衛生學校。

我想上衛校，當護士（受訪者 L）。

還有部分學生表示不知道未來去哪裡讀高中，目前還沒有明確的目標。



## 叁、校外生活

### 一、休閒方式

節假日不上學時，農村留守青少年的休閒多以網路為主，有些孩子也會和關係好的同學結伴出去玩。男生會去朋友家裡一起組隊打網路遊戲，女生則喜歡和閨蜜去鎮上逛街、拍照，個別受訪者會看課外書。

我們喜歡去小吃街那邊，有很多好玩的，還可以買奶茶（受訪者 L）。

我喜歡看書，平時有空就會看。最近在看《別在吃苦的年紀選擇安逸》，作者叫「沉白」。當時覺得作者名字很好聽就買了，內容也很勵志（受訪者 M）。

### 二、偶像崇拜

青春期的女生都有喜歡的明星，女性受訪者喜歡的偶像多為年輕帥氣的男性歌手、演員等，吸引她們的因素主要有「帥」、「正能量」、「有實力」等。

我喜歡薛之謙和張一山，因為他們一個唱歌很好聽，一個演技很厲害。我覺得明星的生活很光鮮，以後也想當歌手（受訪者 A）。

我喜歡 TFBOYS 裡的王俊凱，因為他很帥（受訪者 C）。

我喜歡王一博，長得帥，還很正能量，讓我們（粉絲）要好好學習之類的（受訪者 G）。

我的偶像是鄧超元，他籃球打得好，還演了《夏夜知君暖》，那部劇也很好看（受訪者 T）。

不同於女性受訪者對男明星的喜愛，男性受訪者多喜歡打網路遊戲，他們也因此對於遊戲打得好的主播有著崇拜。

我平時喜歡在快手看「王者榮耀九天狐」的視頻，他打遊戲很厲害（受訪者 D）。

### 肆、人生理想

「迷茫」是多數受訪者提到「未來」時的第一反應，他們覺得自己年齡還小，沒有考慮那麼多。

我也不知道自己以後要去哪、幹什麼，畢竟現在還小（受訪者 C）。

沒想過那麼多，但應該是要上大學的（受訪者 K）。

與前者不同，有些受訪者則有了自己對於未來的初步設想，他們萌生這些目標的理由也很多樣。

我喜歡打遊戲，未來想做職業遊戲玩家，去上海發展（受訪者 B）。

我想做電競，因為我打遊戲厲害，以後也可以打遊戲（受訪者 D）。

以後想去全國最好的医科大学读书。因为姨妈家的哥哥暑假出了车祸，就差那么一点哥哥就要离开我们了，现在还在医院里没好呢（受訪者 M）。

我想當廚師，因為（做菜）看看就會了，挺簡單的，平時在家我也會自己做菜（受訪者 J）。

他們都說我唱歌好聽，我想當歌手（受訪者 A）。

無論是多數想以打遊戲為職業的男生，還是因為親人的意外而想學醫的女生，抑或是想當廚師、當護士、當歌手的孩子們，他們對於自己的未來都充滿希望，相信通過努力學習可以實現目標。

國中農村留青少年的生活以家和學校為兩個重心，平日里接觸的陌生人很少。多數孩子認為自己的性格屬於「既不內向也不外向」，能夠和身邊人和諧相處；少數孩子認為自己性格屬於「外向」，會主動和老師攀談，訪談中可以看出，他們的交流傾訴意願也比個別性格「內向」的孩子強。

## 第二節 社群媒體中的農村留守青少年

隨著網路和電子設備的普及，農村青少年的日常生活中也接觸到了筆電、智慧電話，所有受訪者都註冊了至少一個社交軟件賬號，節假日中平均登陸時間為 2—3 小時，社群媒體在他們的社交聯絡、資訊搜索等活動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 壹、使用習慣

大多數受訪者最初接觸的社群媒體都是 QQ，出於傳達教學任務、及時發佈學校通知的需求，國小伍、陸年級開始，老師便要求在校學生申請 QQ 號並組建班級群聊。

小學五年級的時候吧，老師說要給我們佈置作業，就申請了 QQ 號（受訪者 B）。

我們老師平時會在群裡發一些學校的通知，疫情嚴重的時候不能上學，老師也都在群裡跟我們說話（受訪者 D）。

#### 一、軟體偏好

在受訪的 20 名農村留守青少年中，註冊 QQ 的有 20 人，註冊微信的有 17 人，註冊快手的有 12 人，註冊抖音的有 8 人。其中，只喜歡 QQ 的有 2 人，只喜歡微信的有 1 人，其他受訪者都有至少 2 個自己偏好的社群軟體。另外，在不同的社群媒體平台上，受訪者發佈的是不同的內容，並不會將相同的內容重複發佈在不同的社群媒體賬號中，但會將快手、抖音等短視頻 APP 上刷到的視頻保存、發佈在 QQ 空間中。

我只用 QQ，下載過微信覺得不好用，又卸載了（受訪者 O）。

我用微信更多，聊天的界面比 QQ 簡潔，QQ 一般沒人找我的話我是上不了的（受訪者 K）。

與 QQ 的廣受歡迎不同，微信在農村留守青少年中的接受和喜好度較低，主要發揮著購物時的支付功能。微信我都是買東西的時候用，要付錢嘛，平時我爸媽也會在微信上給我發紅包（受訪者 C）。

QQ 和微信是以社交聯絡為主要功能的社群軟體，隨著短視頻的推廣，快手、抖音等視頻社群軟體也在農村青少年中流行起來，而他們對這兩種視頻 APP 也有各自的喜好。

我喜歡上快手，不喜歡抖音，我身邊同學都喜歡用快手。因為抖音是那種全屏幕播放，沒有快手刷著方便（受訪者 A）。

我平時只刷抖音，抖音推薦的視頻比快手有意思（受訪者 H）。

快手是以三線以下城市和農村地區人群為主，覆蓋年齡群較抖音更廣泛，快手上的網美多來自農村；抖音主要面向的閱聽眾是一、二線城市的年輕人，視頻內容也比快手更時尚、更高級，故抖音更受城市年輕人的喜愛。有些只刷抖音的受訪者認為快手內容偏「低俗」、「鄉土」，而抖音的內容更豐富有趣。

不過，有的受訪者並沒有跟風下載快手等社群軟體。

我沒有註冊快手，快手給我的感覺怪怪的，有點土氣和非主流。我們班差不多一半的人在玩快手，他們發在快手上的東西都是強裝成熟那種，很幼稚……我非常不理解（受訪者 I）。

## 二、使用目的

農村留守青少年將不同社群軟體的功能加以區別，QQ 主要和同學、朋友、老師聯絡，微信是和家人聯絡及支付的工具；快手和抖音是刷視頻的軟體，扮演著娛樂功能。二者的區別是，快手中的好友主要是同班、同校的人，抖音中的熟人好友較少，使用時只瀏覽、不互動；從性別看，男生關注的以遊戲、搞笑內容為主，女生關注的則以明星、娛樂、搞笑內容為主。

我的抖音是追劇用的，就是那種偶像劇的片段，平時上學沒時間看整集，就看一看片段了解劇情（受訪者 L）。

抖音上會有很多帥哥，誰不喜歡看呢？我也會搜搜偶像的視頻（受訪者 I）。

我都在抖音上看一些冷知識科普類的視頻，還有教別人做菜之類的（受訪者 P）。

喜歡刷快手視頻的受訪者關注的內容以網絡語錄、遊戲、網美為主。

我會在快手上看那種開箱視頻，感覺蠻有意思的，但我不會買那些東西（受訪者 G）。

我的快手關注了一些不出名的小明星（網美），他們會拍自導自演的短電影，我喜歡看（受訪者 A）。

A 所說的「短電影」是時長約 1 分鐘的短劇，有多種題材，如「霸道總裁愛上我」、「婆媳大戰」等，通過各種反轉的劇情吸引閱聽眾觀看。

### 三、動態更新

社群媒體在日常聯絡的功能外，還是自我展演的平台。通過在社群媒體上發佈個人照片、視頻、心情、音樂等內容，使用者也在塑造那個「網路上的自己」。多數受訪者更新社群媒體的目的都是為了「表達個人情感與想法」和「展示個人生活」。

本研究發現，男性和女性受訪者在社群媒體動態更新上有著截然不同的兩種表現，男性基本不更新社群媒體動態，偶爾發佈和遊戲相關的內容；女性的更新頻率更高、更新內容也更豐富，以風景照、生活照和個人心情感悟為主，多數女性受訪者都表示自己的動態內容是「自己拍的照片」和「自己的語錄」，少數選擇不更新動態。還有部分受訪者會在自己偏愛的社群媒體上更新，如受訪者 A 不更新 QQ 空間，只更新快手。QQ 沒什麼意思，發多了還暴露隱私。快手上我會發自己拍的好看的照片，配上好聽的音樂（受訪者 A）。

其次，社群媒體更新情況也和使用者的性格及外貌自信程度有一定關係，性格越開朗的人越喜歡分享日常生活，對外貌越自信的人更越動態的頻率更高。有女性受訪者因為發了自己的照片後無人點讚互動而不再發佈照片。

我以前在 QQ 空間發了照片之後都沒人點讚，覺得尷尬就刪了，還是（因為）我長得不好看吧（受訪者 G）。

再次，他們的社群媒體出現了內容跨平台的現象，主要表現為將抖音刷到的視頻發佈在 QQ 空間、將快手刷到的語錄和圖片發佈在 QQ 空間。受訪者 H 會將抖音上的搞笑視頻發佈在 QQ 空間裡，「我抖音裡沒有加好友，看到好笑的視頻就發空間分享一下，不然下次可能刷不到了」（受訪者 H）；受訪者 I 在 QQ 空間發佈過抖

音上刷到的男明星視頻，「帥哥誰不愛呢？」（受訪者 I）。

最後，註冊社群媒體的時間長短也影響著使用者社群媒體的動態更新意願，使用時間長的受訪者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社群媒體倦怠。

以前剛用 QQ 的時候什麼都發，比如什麼「今天真開心」、「好煩」之類的，後來覺得沒意思，就不怎麼發 QQ 空間了（受訪者 G）。

前兩年我很喜歡發自己的照片，發了大家都給我點讚，誇我「帥」，就是滿足自己的虛榮心吧，發多了就不想發了，沒什麼意義，還是現實生活比較重要（受訪者 J）。

當受訪者發佈動態愈多，愈會感到「沒意思」。他們原本對於社群媒體的新鮮感隨著使用時間的變長而逐漸消磨，最終選擇專注與線下的真實生活。

綜上所述，農村留守青少年下載和登陸最多的社群軟體是 QQ、快手、抖音，微信被他們視為和家人聯絡的軟體。他們使用 QQ、微信等通訊類社群媒體的目的主要是社交和自我展演，使用快手、抖音等短視頻類社群媒體的目的主要是看自己喜好的視頻和自我展演。值得注意的是，男生自我展演和瀏覽他人動態的意願普遍低於女生，展演內容也以遊戲為主，女生的展演內容以個人生活為主。另外，對外貌越自信的人越願意更新社群媒體動態，發佈動態越多的人越容易出現社群媒體倦怠的現象。

## 貳、社群媒體與社會資本

農村留守青少年現實生活中的社會資本是家人、同學、朋友、老師等熟人，他們的 QQ、微信、快手等社群媒體好友也以生活中認識的人為主，通過社群媒體上的「可能認識的人」，他們結識了一些同校不同班的朋友，但幾乎不會結識陌生網友，呈現出「強關係」型線上社會資本。少數男生會與遊戲中認識的網友交換 QQ 號，但關係並不如現實中的朋友親密。

### 一、好友構成

日常生活圍繞著家、校之間，農村留守青少年的社交圈較為單純，社群媒體好友構成以熟人圈層為基礎。他們的社群媒體好友由同學、校友、老師、家人組成，基本沒有網路結識的陌生人。不隨便添加陌生人的原因，一是出於個人隱私和安全的考量，二是覺得和陌生人聊天「很麻煩」。農村留守青少年的社群媒體權限也都設置為「僅好友可見」，非好友無法查看使用者的社群媒體內容。

老師都告訴過我們不要在網上隨便加不認識的人，危險（受訪者 A）。

之前有小混混在快手通過「附近的人」給我發私信，不停騷擾我，被我拉黑了，嚇死人的（受訪者 M）。

不加陌生人主要是覺得麻煩，因為加了還要互相介紹、慢慢熟悉，太煩了（受訪者 E）。

一些男性受訪者會在遊戲中結識陌生的網友，並相互添加 QQ。

玩遊戲認識一些男生，我們會加一下 QQ，建個群方便遊戲組隊，他們也會在群裡說說話，我偶爾說兩句，大部分時候還是看看，不發言（受訪者 B）。

不同社群媒體上的好友構成也有所區別，QQ 好友以同學、老師為主，微信好友以家人為主，快手好友以同班同校人為主。QQ 好友最多的受訪者有 200 個好友，最少的有 16 個好友；微信好友普遍人數較少；快手好友則以 80—300 人不等。

我 QQ 裡只有 16 個人，因為我只加關係好的朋友，老師都沒加（受訪者 O）。

QQ 不是會推「可能認識的人」嘛，我看共同好友多的就加了，有的時候也會有別的人來加我，都是一個學校的（受訪者 G）。

## 二、日常聯絡

不同的好友構成使得受訪者在使用不同社群媒體時與好友的交流方式也有差異。訪談發現，以同學和朋友為主要好友的 QQ，受訪者在使用時也是以打字聊天為主要方式，聊天中會使用表情包，聊天內容多為學業和日常，也會相約出去玩；以家人為主要好友的微信，受訪者在使用時多選擇語音和視頻，聊天內容也以學習情況為主；而快手和抖音則未在受訪者的生活中發揮聯絡功能。

QQ 我是有人發消息給我就回復，比如喊我出去玩啊、問作業啊（受訪 F）。

我和我們班幾個關係好的女生有個姐妹群，我們會在群裡聊聊天、吐槽之類的，不過不會講心裡話，因為我有一次說過自己的煩惱，但是沒人回我，就很尷尬，下次我也不會再跟她們說這些了（受訪者 G）。

在新學期開學重新分班後，G 和好朋友們不再在一個班級中上課，她們的姐妹群也被解散了。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可能她們覺得不在一個班就不想和我一起玩了，有時候見面也不打招呼了，真是尷尬（受訪者 G）。

農村留守青少年的父母不能陪伴在孩子身邊，只能通過手機和網路遠程關照孩子。在本研究的 20 位受訪者中，只有 2 位和父母是通過手機打電話聯絡，其餘 18 位都和父母通過微信聯絡。聯絡頻率平均為每週一次；在聯絡的主動程度上，有 10 位受訪者表示父母更主動，7 位受訪者表示自己更主動，3 位受訪者表示雙方都主動。多數受訪者都秉持著「報喜不報憂」的觀念，表示不會向父母傾訴自己的煩惱，因為怕父母擔憂。

我爸每次打語音都是問學習，我也不會跟他說心事，怕他擔心。前段時間

因為朋友的背叛，快撐不住了，也沒敢告訴他（受訪者 M）。

在和父母的聊天內容上，男性受訪者多表示自己更主動；女性受訪者則更為被動，且更願意向母親傾訴。

我會主動問問我爸身體怎麼樣，和他聊聊，多問候問候（受訪者 K）。

和我爸媽什麼都能聊，學校的事、家裡的事，視頻時候我都會主動跟他們說（受訪者 N）。

我爸不找我我也不會找他的，跟他沒什麼好聊的，就問問我的學習、考試情況，我跟我媽聊得多一些（受訪者 C）。

有心事我會和媽媽說，媽媽有事也會和我說，不過不開心的事一般就不告訴媽媽了（受訪者 L）。

由此看出，農村留守青少年渴望與父母的交流，父母聯絡的主動程度對於孩子的交流意願和交流內容有著一定的影響，面對主動關心自己的父母，孩子的交流意願更強，聊天內容也會涉及自己真實的心理活動，而不是僅限於學習情況。

### 三、點讚互動

受訪者們對於社群媒體中的點讚和互相評論在意程度因性別和社群媒體的不同而出現差異，從性別角度說，男性受訪者給好友點讚和評論的頻率較低，也並不在意好友是否為自己點讚；女性受訪者在給好友點讚的頻率較高，多數人對於別人是否點讚抱持著「無所謂」的態度，部分女性受訪者會期待並要求別人給自己點讚，而評論互動僅限於關係好的朋友之間。所有受訪者都表示，自己不會轉發好友的動態。

一般看到別人發什麼就會點讚，也沒有多想，順手就點了（受訪者 A）。

我也不怎麼看 QQ 空間，更不會去點讚評論了（受訪者 B）。

我會給自己覺得有趣的動態點讚，比如一些段子啊，看到會讓我笑的那種（受訪者 L）。

有的人發了動態就會讓我去點個讚，感覺挺無聊的，可能是想顯得自己人氣高吧（受訪者 I）。

我自己開心就好啦，無所謂別人點不點讚（受訪者 M）。

受訪者 C 曾因在好友美顏後發佈的照片下評論「照片太假了」而被該好友私聊指責，覺得她當眾拆穿是不給自己面子。

從社群媒體的差別使用來說，男性受訪者在快手上的點讚頻率較 QQ 高，女性受訪者在不同社群媒體平台的點讚頻率和互動意願則無太大差別。

快手上我刷到好看的人就會點讚，不管認不認識（受訪者 F）。

通過觀察受訪者們的社群媒體動態，本研究發現所有受訪者都會為自己發佈的動態點讚。自己為自己點讚，既有對自己發佈內容的肯定，也有習慣使然。

比如我覺得自己拍的照片蠻好看的，我就會給自己點個讚（受訪者 A）。

沒想太多啊，發完隨手就點了（受訪者 C）。

綜上所述，農村留守青少年在社群媒體中的社會資本仍以現實中的社會資本為主，不同的社群軟體中社會資本構成不同，QQ 以同學、老師為主；微信以家人為主；快手則以同班、同校的校友為主；抖音中幾乎沒有熟人好友。社群媒體使他們和同學、家人等的日常聯絡更方便，在和同學、朋友聯絡時，他們主要使用打字和表情包；在和家人聯絡時，他們主要使用語音和視訊通話。

在社群媒體的互動中，男生的互動意願多低於女生。女生在 QQ、快手等社群媒體中多和關係好的朋友互動，會為他們點讚、評論，並使得朋友間的關係更緊密；男生在 QQ 較少為別人點讚，在快手則會為好友和自己覺得好看的陌生人點讚。對於別人是否給自己點讚，所有男生都表示不在意，部分女生也表示不在意，只為「自己開心」；部分女生則較為在意，她們將點讚視為受到肯定和喜愛的象征，會因別人不為自己點讚而刪除動態，也有女生會要求別人給自己的動態點讚，以塑造自己「受歡迎」的形象、滿足「被肯定」的心理需求。

### 叁、社群媒體展演與身份認同

每個人在社群媒體上的形象與現實中的性別、外貌、社會角色一致程度是怎樣的？他們會可以隱瞞自己現實中的身份嗎？研究發現，在 20 名農村留守青少年中，男生和女生的社群媒體形象設置有著顯著不同。男生的社群媒體個人資料設置與現實基本一致，如所在地為「江蘇省淮安市」，性別為「男」；部分女生的社群媒體個人資料設置則是根據自己喜好進行，如頭像設置為網路上搜索的美女照片、性別設置為「男」等，個別女生表明不願意表露自己的「留守兒童」身份。

#### 一、資料設置

##### （一）頭像與暱稱

男性受訪者的社群媒體賬號頭像多為卡通、動漫男性照片，暱稱設置也沒有經過仔細斟酌，如一個符號、一個表情作為暱稱；所在地、出生年月等基本信息均與現實一致。使用微信的男性受訪者，微信名也都為自己的名字。

我頭像就是自己覺得好看的圖片，暱稱「\*」也是隨便取的（受訪者 B）。



我就是百度搜「好聽的 QQ 暱稱」，然後隨便挑了一個（受訪者 R）。

我名字裡面有「龍」這個字，所以我的 QQ 和快手暱稱都叫「龍哥」（受訪者 D）。

受訪者 F 的 QQ 暱稱叫「乾淨」，他取名的理由是「因為以前喜歡沾花惹草，現在不了，覺得沒意思」（受訪者 F）。F 所說的「沾花惹草」即談戀愛時的不專一行為，言辭間表現出一副戀愛經驗豐富的模樣。

受訪者 K 的 QQ 頭像是情侶頭像，在卡通圖片中，一個男生在輕撫一個女生的頭。「我和我女朋友一起選的，她的頭像就是那個被摸頭的女生」（受訪者 K）。

受訪者 P 的 QQ 資料設置中，學校為「哈佛大學」，他表示「不是我的學習目標啦，因為這個學校很厲害，我上哪個大學還是要到時候看成績哈哈」（受訪者 P）。

相較於多數男性受訪者設置個人資料時的隨意，女性受訪者對於社群媒體的個人資料設置則更用心。她們的頭像都是「非主流」<sup>5</sup>的網絡女生照片，暱稱也多屬文藝風格，如「七殤」、「扶蘇」等。喜歡設置相同風格的圖片，是同儕之間的審美的趨同導致的，為了和別人「一樣」。

我頭像都挑網上那些長得很好看的女生的照片，我也希望自己能長得像她們那樣漂亮（受訪者 A）。

我身邊女生都是這種風格的頭像，我也就這樣設置了。我暱稱是弟弟幫我起的，我弟弟學習很好，比較有文采（受訪者 I）。

我 QQ 頭像是在快手上找的，暱稱叫「月亮不營業」，取這個名字是因為，沒有月亮的天空就沒有星星了，月亮不營業也就沒有星星了。我喜歡星星，很希望每天都能看見星星（受訪者 M）。

受訪者 T 的快手暱稱是「小貝沒人愛了！」對於為什麼取這樣的暱稱，她的解釋是：「之前取的，沒心情改就一直用這個了」（受訪者 T）。

受訪者 O 的 QQ 賬號性別設置為「男」，因為「有很多人匿名加我，一看我是個女的，就問我談不談戀愛」（受訪者 O）。

## （二）個性簽名

「個性簽名」是使用者在社群媒體中自己編輯設置的話，通常在個人簡介頁面顯示。農村留守初中生的個性簽名分為幾種類型，第一種是排斥、不友好，略帶敵意的話語，如受訪者 A 的 QQ 個性簽名為「啥也不是」、快手個性簽名為「別來惹

<sup>5</sup>非主流：「非主流文化」是次文化的一種，指一切和「主流」相對的觀念、行為等。中國大陸的非主流體現為照片色調陰暗、抑鬱的語句、人物髮型、姿勢趨向同一風格，愛好者以年輕群體為主。

心我!!!」；受訪者 B 的 QQ 個性簽名為「別給我發消息，除了跟我打遊戲」。

第二種是悲觀、傷感的句子、歌詞等，通常與愛情相關。不過，設置這些話為個性簽名的使用者並不一定處在失戀、失落的狀態，甚至未曾有戀愛經歷。如受訪者 G 的 QQ 個性簽名為「所以愛會消失的對不對？」，受訪者 L 的 QQ 個性簽名為「如果你不愛我了，請你告訴我一聲」，受訪者 M 的 QQ 個性簽名為「不曾愛過，何來心動？」

這些傷感的句子多為女性受訪者使用，當被問及為何設置傷感的句子為個性簽名時，她們解釋為自己的喜好所致：「沒有失戀，就是覺得這句話不錯，就設置成個性簽名了」（受訪者 G）；「這是在快手上看到的語錄，喜歡就拿來用了」（受訪者 M）。

第三種是網路流行語，如調侃、吐槽的段子等，帶有幽默詼諧的意味。如受訪者 H 的 QQ 個性簽名為「我和暑假是真愛，作業只是個意外」，表現自己暑假做作業的狀態；受訪者 C 的個性簽名為「上學人，上學魂，上學才是人上人」，貼合最近流行的網路語「打工人」<sup>6</sup>，C 將「打工人」改編為「上學人」，「因為上學很累，我就改編了一下」（受訪者 C）。

第四種是表現自己愛好、心情等的偏口語化的句子。如受訪者 I 的 QQ 簽名「真好」；受訪者 E 喜歡看日本動漫《火影忍者》，她的 QQ 個性簽名是「成為火影」；受訪者 D 的 QQ 個性簽名是「我們都要成為更好的人」；受訪者 F 的 QQ 個性簽名是「開學見吧！」。

## 二、QQ 空間

QQ 空間是 QQ 使用者的線上展演空間，在 QQ 空間中，人們可以設置背景音樂、封面照片、隱私權限等，在最新版本的 QQ 中，共有、「說說」、「日誌」、「相冊」、「留言」等四個功能。其中，「說說」支持發表文字、圖片、視頻等內容，好友之間可以相互轉發；「日誌」可以發表字數較長的文章，好友之間可以相互轉發；「相冊」可以上傳照片、視頻；「留言」則是好友之間在對方空間進行言語問候交流的平台，使用者自己也可以給自己的空間寫留言。

對於 QQ 空間的外觀設置和內容呈現，女性受訪者整體上比男性受訪者更用心、展示的內容也更豐富。透過網路觀察，本研究發現女性受訪者的 QQ 空間背景多為經過自己挑選的精美圖片，發佈的動態也以日常生活和個人心情、人生感悟為主；男性受訪者的 QQ 空間背景多為系統自動設置的背景，發佈動態也與遊戲相關，如展示自己的遊戲成績截圖等，較少涉及個人生活等私人內容。QQ 空間內容空白的受訪者 S 解釋道：「有時候也會想說點什麼，但是不知道怎麼表達，就乾脆什麼都不發了」（受訪者 S）。像 S 這樣的男性受訪者還有很多，他們在社群媒體上的表現慾低，展示內容也很少。

有趣的是，本次受訪者中有 2 名男性受訪者的 QQ 空間是「情侶空間」，通過

<sup>6</sup>打工人：上班族的自稱。

和女朋友在網路上用同樣背景和虛擬裝飾的方式，使用者們向好友公開自己的戀情、分享情侶間的「恩愛」。

### （一）「說說」心情

農村留守青少年在 QQ 空間發佈的「說說」主要是個人心情、感悟、日常事件記錄等，「說說」相當於部落格，發揮著線上記事簿的作用。例如，受訪者 A 於 2020 年 1 月 15 日 19:24 發佈了一條說說，內容是「開心就好!!!」；受訪者 B 於 2020 年 8 月 24 日 6:37 發佈了一條說說「太陽出來了，該睡覺啦」；受訪者 T 在失眠時於 2020 年 9 月 6 日 23:07 發佈了一條說說「还有人吗？」，一位好友評論道：「晚上別玩手機」；受訪者 L 在 2017 年 11 月 7 日 發佈過一條「今後努力學習，以後再談」，表明自己要好好學習的決心。這些簡短、口語化的句子都記錄了受訪者當下的心情、狀態等。

在記錄日常外，受訪者在 QQ 空間中發佈較多的內容還有歌詞、網絡句子、詩詞摘抄等書面化的「說說」。例如，受訪者 B 於 2020 年 7 月 27 日 00:35 發佈一條說說，圖片是自己的自拍，配文為「我的文案你聽不懂，我的故事你沒經歷過，我的文案你看不懂，你拿什麼跟我感同身受」。

受訪者 G 於 2020 年 9 月 25 日 19:23 在 QQ 空間發佈了一張和朋友的 QQ 聊天截圖，聊天內容是朋友給她轉賬 52 元人民幣，G 寫道：「我也有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了」。「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是抖音上的一個熱點話題：「有人請你喝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嗎？」，給 G 轉賬買奶茶的是她的好朋友，「她這學期轉學走了，我們只有放假才能見面」（受訪者 G）。

受訪者 I 喜歡在 QQ 空間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如 2020 年 10 月 2 日她發佈道：「哦，製作爆米花的過程真美妙!!」配圖是 5 張自己製作爆米花的過程圖；2020 年 10 月 18 日，她發佈了「秋天的第一個柚子」，配圖是剝好的柚子圖片。這些動態充滿生活氣息，展現出受訪者 I 熱愛生活的一面。

受訪者 J 在 2020 年 10 月 17 日 22:15 發佈了兩張快手語錄截圖，語錄內容分別是「就怕這份溫柔與愛，抵不過別人給予的新鮮感」、「請別把我當傻瓜，有些事不是我不知道，只是我看在眼裏，埋在心裏」。

受訪者 K 喜歡把自己覺得不錯的句子發在 QQ 空間裡，這些句子多悲觀，看似充滿失戀的感傷，實則與自己真實的生活沒有關係。例如，K 在 2020 年 8 月 17 日 19:34 發佈一條說說「也許你並不是能和我走下去的人」，一位好友評論道：「分手快樂」，K 回復道：「沒有，你說啥呢」；2020 年 8 月 13 日 12:29 發佈道：「也許你並不是能和我走下去的人」。

受訪者 H 的「說說」內容較少，但與其他男性受訪者不同，他發佈的多為自己關於時事政治、書本知識等的思考。例如，；2020 年 8 月 15 日 19:25，H 發表了自己的《水滸傳》心得體會：「仔細看看水滸傳，你會發現一個問題，這裡面只有林沖是我們常規理解的『逼上梁山』。他是一個正直的人，單純的人，家庭和睦、

功夫了得，就這麼個人，因為老婆好看，被逼得走投無路只能上梁山……」；2020年10月17日16:06，H在「說說」中寫道：「距離美國總統大選還有十七日」。

受訪者 M 是一個樂於在 QQ 空間發佈「說說」的外向女孩，她的「說說」既有句子摘抄、個人感悟，也有自己心情不好時的宣洩。截至 2020 年 10 月 1 日，M 共發佈了 118 條「說說」，在受訪者中是發佈「說說」最多的人。以下選取部分「說說」內容作為本研究的例子。

「下雪了，雖然不知道你在幹什麼，但是我知道我在想你。」（2020 年 2 月 16 日 11:29）

「來日不一定方長，山水也未必重逢，尚在今日還在相聚的我們，就請努力靠近彼此，盡興活在當下吧！」（2020 年 8 月 22 日 21:18）

「都知道『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可它的下一句是『初心易得，始終難忘』。」（2020 年 8 月 13 日 14:13）

「你是我枯水年紀裏的一場雨，你來的酣暢淋漓，我卻淋得一病不起。」（2020 年 6 月 26 日 13:21）

「當我心情好的時候，你給我苦瓜都是甜的；當我心情不好的時候，你給我塊蜜都是苦的。」（2020 年 7 月 23 日 21:18）

「我的態度好不好，取決於你的態度。別到時候到我這裏說我變了，你他媽配讓我用好的態度對你嗎？管好自己的嘴，做我自己的事，別他媽沒事找事。」（2020 年 6 月 7 日 9:16）

「因為太獨立了，所以失去了被保護被疼愛的資格，變得又強又強勢，咄咄逼人。」（2020 年 5 月 10 日 12:19）

「從今日起退網一段時間，有事請留言，不過看不看得見我不敢說了，若有急事也另找他人，這次退了可能真的要很長很長的時間才能回來了，希望我回來的時候你們都在，依舊是我認識的你們。」（2020 年 4 月 4 日 19:34）

「總有一天我的謎底會被揭開。」<sup>7</sup>（2020 年 2 月 17 日 19:38）

「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sup>8</sup>（2020 年 3 月 31 日 12:02）

從上述文本可以看出，受訪者 M 所發佈的「說說」內容豐富多樣，既有詩詞、歌詞，也有自己對於友情、愛情、親情的體會和感悟，還有書本內容的摘錄。

<sup>7</sup> 孫燕姿歌曲《遇見》中的歌詞。

<sup>8</sup> 出自吳越王寫給夫人的一封信，寓意：春天都到了，你怎麼還沒有回來。

有些是自己想的，有些是書上看，我很少複製網路上的句子；有些傷感的話是上一屆的一個朋友初中畢業走了，我那段時間比較難過，因為跟他的關係很好（受訪者 M）。

在生氣時，M 也會用類似於「你他媽」的髒話表達內心的憤怒。

「我被朋友氣到……寫髒話的時候好像心情能得到緩解，發出來心裡面會感覺好受點」（受訪者 M）。

## （二）「拍拍」生活

QQ 空間中的圖片上傳功能支持使用者上傳手機中的照片、視頻等圖像內容，女性受訪者多會將自己拍的風景照、生活照、自拍、朋友的照片等上傳，男性受訪者則主要上傳遊戲畫面截圖，個別男性受訪者會上傳自己的照片。

本研究注意到，在女性受訪者的風景照中，天空、夕陽、花草是三個出現頻率最高的自然要素，「我是天空愛好者，藍天白雲很治愈」（受訪者 I）；「夕陽西下的時候太美了，每次我都忍不住拿起手機拍下來」（受訪者 L）。而女性受訪者的自拍多為手機擋臉、戴口罩或臉部馬賽克的不露臉照片，露臉照片則均為美顏且帶有卡通錶情的「可愛」風格。在少數男性受訪者發佈的自拍中，手機擋臉和未經美顏的原圖是兩種主要類型，他們不會發佈美顏照片，坦然呈現「真實」的自己。

為何發佈照片卻要將面部遮擋，不願露出全臉？對此做法，不同受訪者都有自己的考慮。部分受訪者是對於自己的容貌不自信，部分受訪者是對該張自拍中自己的面部表情不滿意或只想展現部分身體，還有部分受訪者覺得自拍擋臉可以表現出個性。

「因為我醜啊，所以不露臉」（受訪者 C）；「我覺得自己長得不好看，不想露臉」（受訪者 G）。當問這些女孩，讓她們產生「我不好看」這種自我認知的原因時，她們的回答有「我知道我不好看，網上那些女生的照片都是美女，我太土了」（受訪者 G）；「我沒有我兩個姐姐好看，我是我們家最醜的，我自己這樣覺得的」（受訪者 G）；「我臉上有雀斑，皮膚也黑，他們都叫我『黑皮』」（受訪者 T）。

對於照片中自己的面部表情不滿意而後期將臉部馬賽克的受訪者表示：「我覺得拍的時候表情沒控制好，但是這個照片的其他地方還蠻好看的，所以我把臉塗了」（受訪者 I）；「我只是想讓大家看一下我新剃的頭，哈哈」（受訪者 B）。

還有部分受訪者將遮擋面部作為一種彰顯個性的拍照方式，有些是出於跟風模仿的目的。「我覺得擋臉有種傷感的味道」（受訪者 L）；「網上那種擋臉的自拍很流行啊，拍一半臉或者手機遮住臉，我身邊人都都喜歡這樣拍」（受訪者 O）。

受訪者 M 發過一張自己手寫的文章照片，標題是《千萬不要惹 00 後的女孩子》<sup>9</sup>，內容如下：

<sup>9</sup>00 後：2000 年 1 月 1 日—2009 年 12 月 31 日期間出生的中國大陸公民。

千萬不要惹 00 後的女孩子，因為她們太可怕，可怕到變成你們口中的各種形象。十幾歲的她們被你說成「不是好女孩、不上進、不努力、不爭氣、叛逆」，所有不好的東西都在說她。你們總是說十幾歲怎麼了，你們好像忽略了只有十幾歲。要不是你們的冷漠忽視，無情的背叛，把她的真心放在腳下狠狠的蹂躪，十幾歲的她們本應該開開心的生活，為什麼會變得這麼喪啊。

她為照片配文：

「女孩兒們，不要再為了那些不珍惜你的人流淚了，現在誰讓你流一滴淚，就請你像扔垃圾一樣將他們丟掉，好馬不吃回頭草，你那麼漂亮，害怕沒有人追你嗎，全體女孩，加油！」

從文案內容分析，M 想表達自己對於遭人非議、被人背叛的憤怒，將青春期的困惑和壓抑用文字訴說出來，並呼籲女孩珍惜自己、自信自立。

### （三）「留下」情誼

QQ 空間中的「留言板」相當於網絡留言簿，QQ 好友之間可以去別人的空間留下自己想說的話。也許是農村青少年較少瀏覽別人 QQ 空間的原因，在本研究的受訪者中，QQ 空間留言板為空白的人佔多數，只有少數受訪者的留言板有好朋友和家人的留言。

受訪者 M 的「留言板」中有 3 條留言，均為好朋友所留，她們在彼此的 QQ 空間留下肯定和鼓勵，M 也都對留言作出回復，如「愛心」、「擁抱」等表情符號。

「我認識你不後悔，而是開心、高興，我們做一輩子的閨蜜不離不棄。」

「閨蜜我們要做一個有深度的姑娘，有脾氣的女流氓，有教養的淑女。」

「在我看來，你就是一個瘋瘋癲癲的小傻子，但我不嫌棄你。」

受訪者 N 的空間中有幾條姐姐的留言，如「姐姐來看妳啦」、「元旦快樂」、「要照顧好自己」、「天天開心」等，姐姐通過節日問候和日常關心表達著對弟弟的思念。

### （四）「情侶」認證

QQ 空間中的「情侶空間」是戀人會使用的一種空間類型，設置為「情侶空間」的 QQ 空間會顯示「情侶空間」和愛心符號，即使用者為戀愛中的狀態。本研究中有兩名男性受訪者使用了「情侶空間」，分別為受訪者 J 和受訪者 K，他們都是國中三年級學生。

受訪者 J 在 QQ 空間中發佈過三張女朋友帶著口罩的照片，文案是「好喜歡大

寶貝！」在評論中，該女生作出回應「嘻嘻」，其他好友也送出祝福，如「祝 99」<sup>10</sup>、「嫂子好」等。

受訪者 K 的 QQ 空間中只有一條動態，是 2020 年 9 月 18 日 23:08 發佈的一張自己和女朋友的半身合照，文案是「總有人撿起七零八落的你 然後安安穩穩的愛你」，並在評論區@（注：該符號有提示的作用）了一個女生，該女生回復道「麼噠」，有 27 位好友為此條「愛的宣言」點讚，包括 K 本人。K 的 QQ 空間背景圖片是一句話，文字內容為「你保護世界，我保護你」。

男性受訪者使用「情侶空間」的行為表現出對交往對象的喜愛和肯定，敢於公開發佈在社群媒體上「示愛」眾人，某種程度上體現了他們的勇氣和對自己戀情的驕傲。「她是我們學校的，不一個班，發出來是因為自己很喜歡她，而且身邊同學都知道，沒什麼藏著掖著的」（受訪者 J）。

#### （五）「分組」可見

使用者可以在 QQ 空間設置訪問權限，將「可見好友」和「不可見好友」分開，被設置為「不可見」的好友無法查看該用戶在 QQ 空間發佈的任何動態內容。處於個人喜惡和關係好壞的考慮，個別女性受訪者會在 QQ 中設置分組可見，而男性受訪者則不會設置。

受訪者 L 會將關係好的人設置為「可見」，將關係不太好的人設置為「不可見」。「我討厭的人就不想讓他們看我的空間，跟我玩得好的人可以看」（受訪者 L）。

對於不設置「分組可見」的原因，男性受訪者多表示，「又沒什麼見不得人的」（受訪者 D）；「男生的 QQ 空間裡面也沒啥發的，設置那個麻煩，也沒必要」（受訪者 D）。

### 三、快手

在 QQ 之外，快手是農村青少年下載率較高的短視頻 APP。使用者可以在快手上編輯自己的照片等圖像，並選擇自己喜歡的音樂作為視頻伴奏。在受訪者中，多數受訪者在快手上是「只看不發」的使用方式，他們將快手作為視頻娛樂平台，關注自己感興趣的用戶，但不發佈內容。與 QQ 的雙向加好友方式不同，快手可以單方面關注，許多受訪者會關注自己喜歡的網美。也許是熟人好友較少的原因，男性受訪者在快手上的點讚意願高於 QQ。

「快手我只看，從來不發，看到好看的就會點個讚，我一般都給好看的小姐姐點讚」（受訪者 N）。

「我上快手是看遊戲視頻的，看那些打遊戲厲害的主播直播打遊戲」（受訪者 H）。

<sup>10</sup>注：「99」為網絡用語，諧音「久久」，即長久的意思。

部分女性受訪者會在快手上發佈動態，多為自己的照片，照片風格和 QQ 空間中的照片一致，多為不露臉自拍、風景、和好姐妹的拉手照等，配樂則是情歌為主。受訪者 A 的 QQ 空間沒有動態，但快手平台發佈了一些視頻，以下選取部分內容作為本文樣本。

2019 年 10 月 25 日，A 發佈一張自己和另一個女生在玩具店的合照，臉部被打上了馬賽克，配樂是《願世間美好與你環環相扣》，共收到 77 個點讚。

2019 年 11 月 2 日，A 發佈 6 張生活照，有自己的背影照，也有糖果的照片。配文「世間萬物皆苦，你明目張膽的偏愛就是救贖。」配樂《只想說聲愛你》。共收到 79 個讚，12 條互動評論。

2020 年 7 月 24 日，A 發佈自己出去玩的不露臉照和風景照共 5 張，配文「你我不是一路人，你可別酸了。」配樂為一首不知名俄羅斯歌曲，共收到 44 個點讚。

2020 年 8 月 12 日，A 發佈 4 張自己在公共衛生間內的對鏡自拍，其中一張露臉照，其他為手機擋臉照。配文「接受了各種失望後發現一個人真好。」配樂《人間是個好地方》，共收到 55 個讚。

2020 年 8 月 30 日，A 發佈一張夜色中的照片，內容看不清，配文是「明天學校見。」配樂《菲律賓的夜》。共收到 30 個讚，6 條評論，如「明天見」等問候。

受訪者 A 的快手動態中，日常照佔多數。其中，個人照片多不露臉，多為手機擋臉照、背影照等；風景照多為夜幕中的物體，圖片清晰度較低；部分文案內容也帶有敵意，如「你可別酸了」等話語；也會發自己和朋友出去玩的照片，如拍攝自己和朋友們的腳部照片，藉此展現友誼。

A 曾因為自己愛好籃球、打遊戲等偏男性化的活動而被班級內女生排擠，也因被好朋友散播自己不願告人的秘密而對友情深感失望，她的快手也呈現出內心受傷的狀態，用帶有敵意的話語掩飾對一些人的失望與難過。「我之前對她們不要太好，結果她們這樣對我，我跟她們沒什麼好說的」（受訪者 A）。

在註冊快手的受訪者中，受訪者 T 在快手的動態內容是最多的，她的快手動態以語錄配網絡圖片為主，其次是生活照，配樂也多為情歌，以下從中選取部分內容。

「拼了命的喜歡到最後什麼都沒留住。」共收到 47 個讚（2020 年 2 月 5 日）。

「車和車相撞叫車禍，人和人相撞叫愛情。可現實是，車總是和車相讓，人總是和人錯過。」配樂《人生建議，單身挺好》，共收到 51 個讚（2020 年 2 月 7 日）。

2020 年 8 月 25 日 T 在快手發佈一條：「哎，今年的七夕我太慘了，我的腳腳都要廢了」，配圖三張，是自己出去玩拍的風景和受傷的手。共收到 21 個讚和 9



條評論，評論內容是快手好友在安慰她，如「好好的，愛惜自己」、「好好的」、「一定要堅強啊我相信你加油」等。

受訪者 T 喜歡把自己在網路上看到的句子發在快手上，「比如我看到某個圖片覺得好看、看到某個句子覺得寫得不錯，就會直接收藏，有的會發出來」（受訪者 T）。

#### 四、微信朋友圈

微信在農村青少年中的使用頻率較低，多數受訪者都不發佈朋友圈，少數受訪者會發佈朋友圈，但內容較少。不發朋友圈，有的孩子是因為微信好友中加了父母，有的是覺得沒有內容可發，也有的覺得沒意義。

（朋友圈）我不敢亂髮，被爸爸看見不太好。爸爸對我的期望有點高，不敢在他面前表明自己的心事（受訪者 M）。

發朋友圈的受訪者兩名受訪者則都有提到家人的內容。受訪者 G 的母親在和父親離婚後交往了新的男友，「今年情人節，我媽媽的男朋友送了她花，我拍下來發朋友圈，覺得媽媽好幸福」（受訪者 G）。受訪者 G 還有一個在大學讀美術專業的姐姐，她在朋友圈發了姐姐用畫筆寫自己的名字，文案是「論有個美術生姐姐的好處」。

受訪者 K 在朋友圈發過姐姐給自己買的新運動鞋，並配文「二姐給我買的鞋，真不錯！」照片中他興奮的神色和文案的口吻都透露出自己內心的喜悅。

經常使用微信的農村留守青少年的父母是否會發佈朋友圈？發佈內容為何？多數受訪者表示，自己的父母較少發佈朋友圈；部分受訪者表示父母會在朋友圈發佈工作相關內容，而不會發佈與孩子相關的內容「我媽是賣房子的，她朋友圈每天都會發房子的那些廣告，不會發我和我弟，不過她朋友圈的背景是我和我弟的合照」（受訪者 A）。

因聯繫少和覺得父親重男輕女，受訪者 G 和自己父親的關係不佳。「他每次會在朋友圈發一些自己出去玩的風景啊，還有他的車啊，有時候還會發他的自拍，真自戀」（受訪者 G）。

#### 五、展示慾與矛盾心理

農村留守青少年在社群媒體平台上呈現出想要展示自己但又遮擋面部的矛盾狀態，他們的社群媒體頭像、暱稱、個性簽名等也經常更換。在訪談期間，本研究還發現女性受訪者刪除已經發佈的社群媒體動態的頻率較高，男性受訪者則較少刪除已經發佈的動態內容。

##### （一）資料更改

社群媒體的頭像、暱稱、個性簽名等都可以隨時更改，在訪談期間，女性受訪者 A、G、M 的 QQ 和快手頭像每週都會更換，照片風格相似，多為不知名網絡女生照片。「看到好看的圖片就想當頭像，但是頭像每次只能選一張圖，那就只能經常換了」（受訪者 A）；「網上的美女太多，我喜歡她們的打扮風格」（受訪者 G）。

男性受訪者的社群媒體資料更改頻率遠低於女性受訪者，許多受訪者的頭像從剛註冊 QQ、快手等社群媒體賬號後都沒有更換過。「懶得換，不就是設置個圖片嗎，換來換去的」（受訪者 B）；「不知道換什麼，就一直用原來的，而且我也不怎麼上 QQ」（受訪者 D）。

女生和男生對於社群媒體個人資料的態度差異與個人的社群媒體形象認知有一定關係，女生多覺得社群媒體賬號是自己的理想化形象，頭像、暱稱、簽名等都是個人風格的展示途徑，她們的頭像多選用自己覺得好看的女性照片，某種程度上是對於「美」的追求方式。與女生不同，男生對自己的社群媒體形象重視程度較弱，他們的社群媒體形象多與現實形象一致，對此沒有花費過多的精力。

## （二）刪除清空

女性使用者除了修改社群媒體賬號的個人資料，還經常刪除已經發佈的動態內容。為什麼發佈了又刪掉？是什麼促使她們刪掉已經發佈的內容？

受訪者 A 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清空自己的快手動態，將所有動態刪除。「有的時候發完覺得自己很矯情，就會刪掉」（受訪者 A）。

「我心情不好的時候就喜歡刪東西，刪完心情就好了……刪動態就像是一個整理的過程，把煩惱清空」（受訪者 G）。G 曾經因為發了照片沒有人點讚又把照片刪掉，「沒人點讚不是挺尷尬的」（受訪者 G）。

男性受訪者 K 的 QQ 空間現存內容也較少，而他的解釋是社群媒體使用疲憊「以前愛發，現在覺得沒什麼意思，就都刪了」（受訪者 K）。

## 六、身份標籤

在社群媒體上，農村留守青少年表現出類似的展演風格，他們對於自己的「農村留守」身份持怎樣的態度？多數男生表示「不在意」自己的身份，部分女生表示「介意」別人將自己標籤化，羨慕非留守的同學和城市的同齡人；所有人都希望有機會去城市讀書、生活。

「有爸媽在身邊的人肯定和我們不一樣，我挺羨慕他們的」（受訪者 T）。

「城裡好啊，環境也好，幹什麼都方便，看我們這學校，又小又破」（受訪者 L）。

「我以後肯定想去城市啊，誰不想去，城市的孩子學習也比我們好」（受訪者

Q)。

綜上所述，本研究透過線上觀察農村留守青少年的資料設置、QQ 空間、快手、微信朋友圈等社群媒體展演內容，發現他們的社群媒體展演因性別而出現不同，而相同性別的人社群媒體展演風格則趨向類似。女生對自己社群媒體形象的重視程度高於男生，她們對於個人資料設置、不同平台的動態更新更用心，仿佛社群媒體形象是「另一個自己」；多數男生的社群媒體個人資料設置較為隨意，動態更新也較為貧乏。

透過展示自己的遊戲成績，男生們想要塑造的社群媒體形象多為「遊戲高手」；以「非主流」網絡美女照片為頭像的女生認為她們的長相是「美」的，部分女生透過發佈傷感的語句和情歌歌詞將自己塑造為「情路坎坷」、「傷感女孩」等形象，部分女生則通過分享日常生活中的美好片段展現出自己「陽光女孩」的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她們社群媒體形象的趨同既有網路的影響，也有從眾心理的驅使。網路上充斥著的「美女」影響了她們的審美，身邊同齡人的喜愛的照片風格使得她們彼此模仿，將社群媒體賬號頭像設置為「美女」。在網路上展示自己時，她們既有展示的慾望，也有對自己的外貌不符合「美」的標準的焦慮，這使得她們將臉部遮擋，或以美顏後的照片示人。當得到的肯定較少時，一些人會將動態刪除，並在現實中自信減弱。

在社群媒體上的各種形象很少直接表露他們現實中的「農村留守國中生」身份，除了個別人偶爾發佈與學業相關的動態外，多數人不會在在社群媒體上表明自己是學生。雖然不會提到自己的身份，但他們分享的鄉間田野、房屋、穿著校服的照片等動態還是展現了自己的生活環境，這在某種程度上表明農村留守青少年的單純直率，他們並不會刻意隱瞞自己的社會角色。網路讓他們看到不一樣的同齡人，他們對於城市的生活也多表示嚮往，認為城市的生活環境和教育資源比自己目前所處的環境更好。

#### 肆、社群媒體與數位落差

農村留守青少年接觸網路的年齡平均為 12 歲，多數受訪者的上網技術是靠「自學」，還有受訪者的上網是姐姐、哥哥等家人教的。他們的家中都有網路連接裝置和設備，平時上網多用他們自己的手機，也能操作各種入網設備。

##### 一、上網目的

微信、QQ等社群媒體中涵蓋了新聞推送、遊戲、娛樂等多種功能，已成為綜合性應用軟體。本研究中，農村留守青少年的上網目的呈現出性別差異，男性受訪者的上網目的為「打遊戲」、「社交」，女性受訪者的上網目的為「社交」、「娛樂八卦」，有兩位女性受訪者會搜索「時事政治」。「我喜歡看新聞，也有考慮過以後要不要當記者」（受訪者 C）。由此看來，「社交」是所有受訪者的上網目的之一，而女性受訪者在「社交」上花費的時間和精力多於男性受訪者。

在談到社群媒體的影響時，半數受訪者認為「社群媒體佔用時間，影響日常生

活與學習」；少數受訪者認為「習慣使用社群媒體會不擅長現實中面對面的交流」，他們傾向於現實中的交流，「面對面說話能看到表情什麼的，很多事情隔著屏幕說不清楚」（受訪者 A）；國中年齡段的學生已經具備了一定的分辨力，有個別受訪者覺得社群媒體中存在著真假難辨的信息，「快手上有的那種賣東西視頻，都是騙人錢的」（受訪者 T）。

## 二、上網收穫

多數受訪者都覺得上網讓自己懂得了更多知識，他們通過網路搜索看到了未知的世界。

「我平時做作業遇到不會的題目會百度搜，有一些解題思路和答案」（受訪者 O）；「我會在網上看小說，主要是修仙、懸疑題材的，暑假看的有王十四的『養狐為妻』、忘記離愁的『恐怖教室』、匪夷的『法師無雙』、老八零的『13 路末班車』……聽名字恐怖，內容其實還好」（受訪者 H）。

網路和紙質書籍哪種對農村留守青少年了解信息的幫助最大？多數受訪者選擇「網路」，少數選擇「紙質類書籍」，網路的「搜索方便」和「信息量大」這兩個顯著優點讓農村青少年更傾向於網路。

「網上有圖片啊，看著容易懂，印象也更深，有的書上內容自己看比較費勁」（受訪者 B）；「上網搜的快，翻書太慢了」（受訪者 F）。

選擇紙質類書籍的受訪者則表示：

「我看手機和電腦看完記不住，要在書上做筆記才能記住，有的時候背東西還是要靠書」（受訪者 E）。

2020 年是特殊的一年，新型冠狀病毒的肆虐傳播使得人們只能待在家中，學校延遲開學，只能通過網路授課。農村青少年也在家上了幾個月的網課，不過多數人表示網課的學習效率不如坐在教室裡的上課效率高。「肯定是在學校上課更好啊，在家上課有的人就把直播開著，幹自己的事情，因為沒人管嘛」（受訪者 R）。

## 三、上網印象

上網以來印象最深刻的事是什麼？少數人的回答是「沒有」、「記不清了」；多數人回答「疫情」、「國家大事」等，「我覺得醫生都很偉大，還有那些志願者」（受訪者 S）；「網上那些新聞，讓我知道很多全國各地的事情」（受訪者 L）。

受訪者 C 說自己印象最深的事情是「和媽媽視頻」。「去年剛有自己的手機，申請了微信之後媽媽打視頻給我，我覺得這樣好像她就在我對面一樣，很方便，所以印象最深」（受訪者 C）。

## 四、家校支持

學校對農村青少年的管理嚴格，家長也配合學校工作，努力為自己的孩子創造學習機會和條件。為了和孩子保持日常聯絡，農村留守青少年的父母都為他們買了手機、筆電等設備，那麼家長對於孩子上網的態度是怎樣的？多數受訪者稱家人會限制自己的上網時間，少數受訪者表示家人不會管。

「現在還是學習重要吧，我們平時上學手機都不能帶到學校，也沒有玩手機的機會，我爸媽也放心」（受訪者 D）；「玩多了奶奶會說我，怕影響我學習」（受訪者 G）；「我們家爺爺奶奶也不管我們，我和我姐放假都玩遊戲」（受訪者 N）。

男生們愛玩遊戲，但因系統的身份識別，未滿 18 歲的未成年人上網時間不得超過 4 小時，所以他們通常不會在網路上無節制地打遊戲。「因為健康系統有限制，不能玩 4 小時以上，我一般也就玩 4 小時（每天）」（受訪者 J）。

綜上所述，農村留守青少年的上網接入已沒有經濟上的阻礙，上網目的和關注內容的不同使他們出現差距。「社交」是所有人的上網目的之一，男生主要是為了打網路遊戲，女生則是為了娛樂八卦、追劇等，一些成績較好的人會更關注時事政治，也善於利用網路查找學習資料。家長處於孩子學習的考量會限制他們節假日的上網時間，而遊戲健康系統的限制也將未成年人每日打遊戲的世界設置為 4 小時以內，以防出現沉迷網路遊戲的現象。

新冠疫情停課期間，學校通過網路讓不能去教室上課的孩子們在家就可以接受教育，但上課效果因孩子的學習自覺程度而出現差異，學習自覺的孩子更能配合老師的網路授課、課後及時通過網路繳交作業，老師會將批改結果在 QQ 上反饋給學生；學習不自覺的孩子在家的學習效率則較為低下，學習效果不如有老師當面督促的效果好。

## 第五章 結論

### 第一節 研究發現與總結

本研究以農村留守青少年與父母的分隔造成的種種弊端引起研究動機並發想訪談問題，聚焦於社群媒體世代的農村留守青少年如何使用社群媒體。深度訪談 20 位中國大陸江蘇省淮安市的農村留守國中生，以線下聊天結合線上社群媒體表現，描繪農村留守青少年的個人基本情況和他們對於社群媒體的使用習慣、線上社會資本、身份認同、數位落差等情況，記錄了農村留守青少年的社群媒體使用與展示樣貌。

關於農村留守青少年的家庭情況，本研究發現：年齡約為 12—15 周歲的國中農村留守青少年，他們都是非獨生子女，家中有 1—3 個兄弟姐妹，目前多由祖父母輩照料，少數由母親照料；父母學歷普遍偏低，多為國中畢業，少數為國小或高中畢業，沒有讀過大學的父母；父母離婚率較高，約佔整體訪談家庭比重的 50%，部分女生在家庭中感到沒有被長輩平等對待。所有受訪者的父親均外出務工，部分女生與父親的關係不如和母親的關係更親近，存在因溝通較少而產生的隔閡。多數受訪者認為父母在很多事情上不理解自己、陪伴自己的時間太少，部分受訪者表示父母已經為自己做了很多，所以對他們沒有不滿；所有受訪者都希望父母能多陪陪自己。

關於農村留守青少年的校園生活情況，本研究發現：農村留守青少年的關係圈以同學和老師為主，多數人能夠和同學和平相處，有 1—3 個關係較好的朋友，同學的陪伴和幫助使得他們感到快樂。不過，部分女性受訪者遭受過同儕霸凌，以排擠和謠言中傷為主要表現。早戀的現象在高年級受訪者中存在。他們對於老師多是畏懼的態度，遇到學習困惑和問題時不會主動請教任課老師和班主任。現階段，所有受訪者都感到學業壓力大，因被學校和家人管束而覺得不自由。

關於農村留守青少年的校外生活，本研究發現：節假日時，農村留守青少年多在家寫作業、上網、和同學結伴出去玩，男生會去同學家裡一起組隊打遊戲，女生則會和好閨蜜去鎮上逛街、拍照。網路使得他們有了知曉和崇拜偶像的機會，女生多喜歡年輕帥氣的男明星，而男生的偶像以遊戲主播、知名電競選手為主。對於未來自己的發展目標，多數人表示不清楚要去哪裡讀高中，部分人想當廚師、醫生、護士，許多愛好遊戲的男生想當電競選手，進入遊戲行業發展。

「社交」是所有受訪青少年上網的目的之一，本研究從使用習慣、社會資本、展演與身份認同、數位落差四個方面探討他們使用社群媒體的具體情形。在使用社群媒體時，農村留守青少年使用率最高的軟體是 QQ，其次是快手、抖音，微信使用頻率最低。

農村留守青少年的社群媒體社會資本既有線上橋接社會資本，也有線下粘結社會資本。其中，前者以同校同學、老師等為主，後者以家人、好朋友等為主，出於

個人隱私和安全的考慮，他們很少添加陌生人為好友。他們根據功能將不同的社群媒體有區別地加以利用，如 QQ、微信中的好友以同學、朋友、老師、家人為主，他們用 QQ 和同校朋友聯絡，微信僅限和家人聯絡及購物支付時使用；快手中的好友以同班和同校的人為主；抖音中，互相關注的熟人好友較少，只關注自己感興趣的賬號。在快手和抖音中，除了熟人好友，農村留守青少年關注的賬號以搞笑、明星、遊戲、微電影等為主。其中，男生主要關注遊戲、搞笑內容，女生主要關注搞笑、明星、偶像劇片段等內容。

在和父母通過微信聯絡時，他們多選擇語音、視頻通話，聊天頻率至少一週一次，聊天內容以學習、日常生活等為主，部分女生和父親聯繫偏被動，和母親的關係更好，男生和父母聯繫則多主動。社群媒體為他們和父母的聯絡提供了便利、節約了成本，但對於親子關係的促進效果則因人而異。

「點讚」、「評論」是社群媒體中使用最多的互動方式，多數農村留守青少年表示自己不在乎別人是否「點讚」，他們會和關係好的朋友評論互動。部分女生對於別人是否給自己點讚較為在意，並以點讚量衡量自己的顏值水準和受歡迎程度，個別女生會主動要求朋友給自己的動態點讚。男生在 QQ 空間中的點讚頻率較低，在快手上的點讚頻率較高；女生在 QQ 空間和快手中多給關係好的朋友點讚。在本次訪談中，未發現有網路霸凌現象。

在用社群媒體進行自我展演時，他們的社群媒體動態更新因性別的不同而出現差別，女生的分享展示慾望強於男生。男生的 QQ 空間以遊戲內容為主，他們很少發佈日常生活相關內容，他們在快手上也是「只看不發」的潛水狀態；女生的 QQ 空間和快手以個人照片和語錄為主，她們樂於在社群媒體上發佈自己的心情和感悟等動態。多數人不更新朋友圈，部分更新朋友圈的人會發佈和自己家人相關的動態。

在使用社群媒體時，女生比男生對於網路形象設置更用心、展示的內容也更豐富。在 QQ 空間中，女生發佈的內容以風景照、不露臉的照片、網絡傷感語錄和個人心情感悟等為主，男生在 QQ 空間中發佈的內容主要是自己的遊戲成績，個別男生與女朋友使用的是情侶版 QQ 空間，並大膽在 QQ 空間中「秀」出自己的愛情。在快手中，女生發佈的內容也以風景照、不露臉的照片、和朋友的合照、網絡圖片為主，配樂多為情歌，部分女生的社群媒體表露出自己不被理解、不被愛的落寞與壓抑，具有一種不符合年齡的成熟感；男生基本不發佈快手動態。

在社群媒體上觀察農村留守青少年展示的動態內容時，本研究發現，女生普遍有種矛盾的展示慾，具體表現為：將自己的照片臉部馬賽克遮擋、經常更換社群媒體賬號的頭像和暱稱、階段性刪除已經發佈的社群媒體動態內容。她們對於自己的外貌缺乏自信，崇尚大眼睛、高鼻樑、白皮膚的「網美」長相。從某種程度上說，她們的審美被網路主流審美裹挾，同齡人的審美呈現出趨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她們對於自己的外貌不滿意，並進一步影響她們的社群媒體表現。

在社群媒體展演與身份認同的關係上看，男生的社群媒體個人資料設置與現實基本一致，對於表明自己的真實身份較為坦誠；部分女生的社群媒體個人資料設置則是根據自己喜好進行，個別女生表明不願意被貼上「農村留守兒童」的標籤。他們在網路上可以是「遊戲高手」、「陽光女孩」，抑或是「多愁善感」的文藝青年，社群媒體為他們塑造虛擬形象和身份提供了自由的舞台。

社群媒體使用倦怠在農村留守青少年中也有發生，使用社群媒體的時間越長，受訪者越容易出現社群媒體倦怠，如減少登陸時間、降低動態更新頻率等。部分農村留守青少年承認，習慣了社群媒體的使用會影響他們在現實中的交流，且他們更傾向於面對面的交流。

使用社群媒體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農村留守青少年的數位落差，多數人承認網路比書本資料方便、幫助也更大，他們通過網路瞭解到更多知識，如瀏覽新聞、自主解決學習難題等。多數孩子上網的目的是社交，男生以社交和遊戲為主，女生以社交和娛樂八卦為主。對於孩子上網，家人會在設備等硬體上提供資金滿足，但出於孩子學習的考慮，多數家長會限制他們的上網時間。

##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建議

本研究以深度訪談中國大陸江蘇省淮安市農村留守青少年，探究其如何使用社群媒體。透過觀察他們在社群媒體上的表現及實地訪談，本研究從客觀角度獲得了農村留守青少年的社群媒體使用習慣、社會資本、展演內容等一手資料，填補了已有關於留守青少年社群媒體使用質化研究的空白。

因研究篇幅限制及疫情影響，研究資料僅涵蓋訪談內容，難以全面呈現中國大陸農村留守青少年的社群媒體使用全貌。由於江蘇省淮安市的經濟狀況較好，數位基礎建設和網路使用的普及度都較高，該地的農村建設已向城鎮化發展，留守青少年也能夠使用手機、電腦等設備上網，在江蘇省淮安市的少數樣本不具有農村留守青少年整體的代表性。另外，考量到研究對象的個人隱私，相關照片、網絡觀察資料未能公開呈現。

建議未來研究者可以到經濟狀況不同的地區進行訪問，或可發現其他農村留守青少年社群媒體使用情況及可能存在的問題。另外，通過週期更長、接觸更多的實地走訪，農村留守青少年的傾訴意願會更高，樂意於對自己的社群媒體表現進行呈現和解釋。相信隨著計算機技術的改進和更多 APP 的開發，農村留守青少年的社群媒體使用方式及偏好等也會有所轉變，希望未來研究通過不斷的跟蹤，呈現不同世代的農村留守青少年社群媒體使用經驗。

中國大陸社群媒體對於未成年人的賬號申請及使用模式並無特殊限制，考慮到訪



談中發現，存在著未成年使用者在網路上遭遇陌生人騷擾的情況，因此社群媒體可以通過身份信息驗證、監護人同意認證等方式為未成年人的社群媒體使用創造一個健康安全的環境。此外，疫情中未成年人居家上網課的效率高低視個人自覺程度而有差別，家長應端正孩子的居家學習態度，教育他們學習的重要性，培養他們的學習興趣，快樂學習、高效學習。

本研究看到了個體的多樣性，每一位青少年都有自己的獨特性、豐富性和可能性，他們並不只能用「好孩子」與「壞孩子」的片面標籤簡單歸類。學校老師應對農村留守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同儕關係、網路使用等方面進行及時的關注與引導，盡可能照顧到青春期孩子們的成長變化，讓他們自信陽光地學習與成長。



## 第六章 參考書目

### 中文部分

白南生, 陳晨, 龍文進 (2010)。〈父母外出務工對農村留守兒童學習成績的影響研究——基於四川、安徽四縣的調查〉, 《留守中國——中國農村留守人口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安東尼·吉登斯 (著), 趙旭東, 方文, 王銘銘 (譯) (1998)。《現代性與自我認同》。三聯書店。

李慧斌、楊雪冬 (2000)。《社會資本與社會發展》。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林南 (2005)。《社會資本: 關於社會結構與行動的理論》。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季為民、沈傑 (2019)。〈青少年藍皮書: 中國未成年人互聯網運用報告 (2019)〉。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周長城 (2005)。《經濟社會學》。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高小衛 (2006)。《中國城鄉數字鴻溝問題研究》。南京: 南京農業大學。

埃裏克·H. 埃裏克森. (1998) 《同一性: 青少年與危機》。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頁 10-13。

孫之明 (譯) (1998)。《同一性: 青少年與危機》。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原書: Erik H Erikson[1968]. 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 New York: Norton.)

葉敬忠, 潘璐 (2008)。《別樣童年——中國農村兒童》。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賈勇宏 (2013)。《人口流動中的教育難題——中國農村留守兒童教育問題研究》。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翟學偉 (2014)。《中國人的關係原理》。北京大學出版社, 304-309。

鄧方 譯 (2008)。《社會理論的基礎》。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原書 James S. Coleman [1990].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上官子木 (1993)。〈隔代撫養與「留守」兒童〉, 《父母必讀》, 11。

王宇榮, 項國雄 (2019)。〈留守兒童媒介形象的差異化建構——基於新聞、評論文本的分析〉, 《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 41(06):17-23。

王武 (2011)。〈數字鴻溝與貧富差距〉。山東大學。

王春, 黎海鷗, 蔣典 (2014)。〈農村留守兒童身體健康現狀以及干預措施探究〉, 《教育教學論壇》, 2。

王挺 (2014)。〈江蘇省農村留守兒童人格發展狀況及其影響因素研究〉。南京中醫藥大學。

王厚涵 (2018)。〈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網路遊戲成癮的探討〉, 《現代交際》, 13:130-131。

王道春 (2006)。〈農村「留守兒童」犯罪原因及預防對策芻議〉, 《北京青年政治學院學報》, 3:27-33。

王夢亭 (2019)。〈關懷教育視角下農村留守兒童校園欺凌研究〉。魯東大學。

王麗娟 (2009)。〈兒童心理理論發展的影響因素及教育建議〉, 《吉林省教育學院學報》, 25(09):42-43。

文峰 (2014)。〈僑鄉跨國家庭中的「洋」留守兒童問題探討〉, 《東南亞研究》, 04。

尹金鳳, 陳童 (2016)。《〈南方週末〉留守兒童媒介形象建構變遷與啟示》, 《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45(06):147-153。

艾雪 (2017)。〈身份認同：年輕女性農民工在社交媒體上的自我呈現〉。廈門大學。付

紅英 (2016)。〈留守兒童犯罪現狀、原因及對策研究〉。西南政法大學。

司馬懿茹 (2015)。〈教育公平視域下的農村留守兒童教育問題探析〉, 《西南石油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04: 66。

朱文哲 (2019)。〈身份藩籬：社交媒體使用與人際交往的中介效應——基於京津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調查〉, 《新聞與傳播評論》, 72(02):24-36。

朱科蓉, 李春景, 周淑琴 (2002)。〈農村留守子女學習狀況分析與建議〉, 《教育科學》, 4: 21-24。

朱偉, 陳國營 (2014)。〈留守兒童犯罪的原因及其對策探析〉, 《中國集體經濟》, 10:120-121。

朱鳳惠 (2017)。〈外來務工子弟與城市學生間的新數字鴻溝調查研究〉。南京師範大學。

朱寶潔 (2019)。〈新媒體自拍文化中的自我認同研究〉。湘潭大學。

任道玲 (2018)。〈留守兒童媒介形象呈現研究 (2004-2016)〉。華東師範大學。

向兵, 羅菊, 陶希, 朱長才, 鄭念祥, 黃菊芬 (2015)。〈漢川市農村留守兒童傷害認知干預效果評價〉, 《中國婦幼保健》, 6。

全國婦聯課題組 (2013)。〈全國農村留守兒童, 城鄉流動兒童狀況研究報告〉。中國婦運 06: 32-36。

李小龍 (2017)。〈農村留守兒童校園欺侮問題及教育對策研究〉。遼寧師範大學。

李丹 (2016)。〈河南城鄉青年之間的「數字鴻溝」現狀、原因與對策〉。鄭州大學。

李未雲 (2018)。〈流動青少年汙名知覺及其對身份認同整合的影響研究〉。重慶大學。

李芳方 (2019)。〈農民工使用社交媒體的困境與對策研究〉。湖南師範大學。

李思 (2019)。〈校園欺凌概念的法治界定——兼論校園欺凌、校園霸凌、校園暴力的關係〉, 《大連海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18(06):67-72。

李強 (2018)。〈社會資本與自我認同:青年社交媒體使用研究〉, 《新聞愛好者》, 06:32-36。

李會會 (2019)。〈社交類手遊對農村留守兒童歷史認知影響的實證研究〉。長春工業大學。

李霄 (2018)。〈“00 後”青少年的社交媒體使用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研究〉。暨南大學。

李慶豐 (2002)。〈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對「留守子女」發展的影響——來自湖南、河南、江西三地的調查報告〉, 《上海教育科研》, 5。

呂紹清 (2006)。〈中國農村留守兒童問題研究〉, 《中國婦運》, 06:19-25。

- 吳歡（2010）。〈農村留守兒童家庭教育的社會學思考〉。廣西師範學院。
- 佟菲（2013）。〈想像表演與自我呈現——「觀展」範式下互聯網使用與青少年自我認同建構〉。上海師範大學。
- 武蕾（2014）。〈基於蘇北農村留守兒童問題的調查與思考〉，《學園》，16。
- 林宏（2003）。〈福建省「留守孩」教育現狀的調查〉，《福建師範大學學報》，3。
- 卓慶（2018）。〈農村留守兒童孤獨感研究綜述〉，《教科文匯（中旬刊）》，02:158-160。
- 易娟, 楊強, 葉寶娟（2016）。〈壓力對青少年問題性網路使用的影響:基本心理需要和非適應性認知的鏈式仲介作用〉，《中國臨床心理學雜誌》，4:644-647。
- 金燦燦, 屈智勇, 王曉華（2010）。〈留守與流動兒童的網路成癮現狀及其心理健康與人際關係〉，《中國特殊教育》，7:59-64。
- 周宗奎, 孫曉軍, 劉亞, 周東明（2005）。〈農村留守兒童心理發展與教育問題〉，《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
- 周麗萍（2019）。〈留守初中生同伴關係與生活滿意度的關係及干預研究〉。河北師範大學。
- 於洋（2014）。〈使用手機對學前兒童的危害〉，《求知導刊》，27:66。
- 郝振（2008）。〈農村留守兒童的社會化狀況及其保護性因素研究〉，《華東師範大學》。
- 郝振, 崔麗娟（2007）。〈留守兒童界定標準探討〉，《中國青年研究》，10。
- 胡昆, 丁海燕, 孟紅（2010）。〈農村留守兒童心理健康狀況調查研究〉，《中國健康心理學雜誌》，8。
- 胡國雄, 肖亞紅（2011）。〈「農村留守兒童」家庭教育缺失問題的研究〉，《教學與管理：理論版》，8。
- 胡雅萍（2019）。〈留守兒童媒介使用狀況及媒介素養提升策略〉，《科教文匯（上旬刊）》，08:124-126+136。
- 段成榮, 楊舸（2008）。〈我國農村留守兒童狀況研究〉，《人口研究》，3。

施琮仁（2017）。〈臺灣青少年網路霸凌 現況、原因與影響〉，《中華傳播學刊》，32，203-240。

姚嘉如（2012）。〈國小高年級學童使用社群網站 Facebook 動機、行為與隱私設置研究〉，《北市教大社教學報》，11。

秦金亮, 李忠康（2003）。〈論質化研究興起的社會科學背景〉，《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03:19-25。

秦楠（2019）。〈同一感:網路時代下青少年身份認同的迷失與回歸〉。《基礎教育參考》，4: 3-6。

員磊（2015）。〈農村留守兒童問題研究〉。山東農業大學。

徐瑩（2016）。〈青少年網絡遊戲使用與社會資本關係的質性研究〉。暨南大學。

高文傑（2000）。〈大學生社會網實證研究及教育策略〉，《天津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5。

郭金山（2002）。〈同一性的自我追求——大學生自我同一性的研究〉。吉林大學。

郭津, 衣晶, 朱宏斌（2009）。〈中國農村留守兒童犯罪問題探析〉，《中國農學通報》，21:363-366。

郭鶴陽, 張建人, 凌輝（2018）。〈留守兒童網路成癮與親子關係品質〉，《科教導刊(下旬)》，03:146-147+164。

陳姍（2017）。〈個案社會工作介入農村低保家庭青少年自我認同感提升的研究〉。東北石油大學。

陳漢明（2013）。〈汕頭市龍湖區農村留守兒童身心健康狀況調查分析〉，《中醫臨床研究》，14。

陳麗, 劉艷（2012）。〈流動兒童親子溝通特點及其與心理健康的關係〉，《中國特殊教育》，1。

孫莉（2013）。〈中國大陸報刊媒體留守兒童報導的框架分析〉。上海外國語大學。

孫曉軍, 周宗奎, 汪穎（2010）。〈農村留守兒童的同伴關係和孤獨感研究〉，《心理科學》，2: 337-340。

孫歡歡（2016）。《留守兒童媒介形象研究——基於〈人民日報〉的話語分析》。華中師範大學。

能向群（2006）。〈SNS:網路人際傳播的現實化回歸〉，《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02:130-131。

曹述蓉（2006）。〈農村留守兒童學校適應的實證研究〉，《青年探索》，3。

曹博林（2011）。〈社交媒化概念、發展歷程、特徵與未來——兼談當下對社交媒體認識的模糊麼處化〉，《湖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3。

常春華（2007）。〈農村留守兒童情況調查與分析——以湖北省監利縣數據為例〉，《農村經濟與科技》，9。

閔衛華（2015）。〈農村「留守兒童」犯罪原因及預防對策芻議〉，《法制與社會》，02:216-217。

婁續元,夏建中（2013）。〈從個人到社會:社會資本理論研究取向的轉變〉，《新視野》，05:103-106。

許秀芬,劉玲（2018）。〈留守兒童校園暴力事件成因及對策〉，《遵義師範學院學報》，20(03):161-163。

許秀棻,楊青松,周雲,王燕,陳巍（2018）。〈貴州留守青少年校園暴力現狀及其與自尊的關係〉，《中國學校衛生》，39(12):1794-1799。

梁翊琳（2018）。〈初中生移動社交媒體依賴與人格的關係研究〉。河北大學。

張玉佩（2005）。〈從媒介影像觀照自己:觀展/表演典範之初探〉，《新聞學研究》，82:43-87。

張克雲,葉敬忠（2010）。〈留守兒童社會支持網路的特徵分析——基於四川省青神縣一個村莊的觀察〉，《中國青年研究》，2。

張若男,張麗錦,蓋笑松（2009）。〈農村留守兒童是否有心理健康問題?〉，《中國心理衛生雜誌》，23(06):426-430。

張明皓（2017）。〈留守兒童的日常焦慮與自我認同——基於結構二重性視角的考察〉，《北京社會科學》，03:75-83。

張春愛（2014）。〈農村留守兒童的心理問題及教育對策分析〉，《電子製作》，6。

- 張紅豔（2011）。〈農村學前留守兒童社會適應行為現狀調查與分析〉，《農業考古》，3。
- 張倩（2013）。〈論社交網路使用與社會資本獲得的關係〉。西南大學。
- 張淑華、李海瑩、劉芳（2012）。〈身份認同研究綜述〉。《心理研究》。5（1）：21-27。
- 張紹康（2013）。〈社群媒體自我揭露與網路自我之研究——以臉書為例〉。中國文化大學新聞及傳播學院新聞系碩士畢業論文。
- 張瑞娟（2016）。〈留守兒童家庭教育問題的社會工作介入研究〉。福建師範大學。
- 張嘉文（2013）。〈大學生網路人際交往與社會資本關係的實證研究〉。吉林大學。
- 張鶴龍（2004）。〈遠離父母，他們失去了什麼？〉，《半月談》，10。
- 張艷（2006）。〈農村“留守兒童”狀況研究——以宿遷市大興鎮為個案〉。揚州大學碩士論文。
- 堯翠蘭, 宋秋前（2017）。〈我國農村留守兒童問題研究綜述〉，《農村經濟與科技》，28（21）：206-209。
- 彭文波，高亞兵（2008）。〈基於教師評定的留守兒童學校適應特點〉，《浙江教育學院學報》，5。
- 彭敏（2017）。〈湖南省貧困地區農村 7-12 歲留守兒童體制現狀研究〉。湖南農業大學。
- 黃芳（2018）。〈農村留守初中生同伴欺負與焦慮、抑鬱情緒的關係：親子溝通品質的仲介作用〉。湖南師範大學。
- 黃新（2010）。〈農村留守兒童犯罪的調查思考——以湖南 L 縣為例〉。湘潭大學。
- 黃麗娜（2018）。〈初中生人格特質、人際關係與焦慮的關係研究〉，貴州師範大學。
- 葉浩生（2008）。〈量化研究與質化研究：對立及其超越〉，《自然辯證法研究》，09：7-11。
- 萬文隆（2004）。〈深度訪談在質性研究中的應用〉，《生活科技教育月刊》，37：4。



- 葛纓（2015）。〈城市留守兒童網路成癮者相關心理特徵及情緒加工研究〉。西南大學。
- 馮姍（2012）。〈北京市流動青少年自我學歷期望研究〉。首都經濟貿易大學。
- 楊小瓊（2006）。〈農村勞動力轉移對留守子女的影響研究——基於安徽的調查〉。中國人民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 楊堯斐（2018）。〈當前中學校園暴力頻發的原因及對策研究〉。信陽師範學院。
- 楊曉雨（2017）。〈社交媒體對農村留守初中生社會化影響的分析〉。山東大學。
- 楊優先（2016）。〈農村小學畢業生家庭親子溝通品質研究〉。南京師範大學。
- 楊鵬（2019）。〈對貧困地區農村留守兒童家庭教育的幾點思考〉，《中國校外教育》，25:3—5。
- 雷鵬（2012）。〈流動兒童的身份認同結構、類型及其影響因素〉。西南大學。
- 趙付林（2016）。〈農村留守兒童社會適應能力研究——以蘄春、黃陂為例〉。華中農業大學。
- 趙莉（2017）。〈關於留守兒童心理研究綜述〉，《遼寧教育》，(24):46-50。
- 趙越（2019）。〈表達與工具：微信朋友圈社會資本研究〉。山西大學。
- 趙蓮，凌輝，周立健（2013）。〈不同監護狀況留守兒童的孤獨感和友誼質量研究〉，《中國臨床心理學雜誌》，2: 306-308。
- 荀衛（1991）。〈大眾傳播對兒童的社會化和觀念現代化的影響〉，《新聞與傳播研究》，3。
- 管成雲（2017）。〈農村網吧裏的孩子們——基於湖北省藕鎮留守兒童互聯網使用與社會交往的民族志調查〉，《新聞學研究》，132:1-59。
- 榮太原（2010）。〈簡析青少年網路聊天中的自我認同特點〉，《現代商業》，02:280。
- 範先佐（2005）。〈農村「留守兒童」教育面臨的問題及對策〉，《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學報》，7。

- 範國（2018）。〈親子互動對農村留守兒童學業的影響研究〉。武漢理工大學。
- 滕雲,楊琴（2007）。〈網路弱關係與個人社會資本獲取〉,《重慶社會科學》,02:122-124。
- 魯漢傑（2016）。〈農村留守青少年自我認同困境的社會工作介入研究〉。西北農林科技大學。
- 劉潔輝（2007）。〈農村留守兒童犯罪原因及對策研究〉,《陝西行政學院》,2:104-107。
- 劉霞,範興華,申繼亮（2007）。〈初中留守兒童社會支持與問題行為的關係〉,《心理發展與教育》,3。
- 劉亭亭（2014）。〈中國農村青少年的互聯網使用〉。華南理工大學。
- 薑博,徐軍華（2019）。〈湖南省農村留守兒童手機使用狀況調查分析〉,《圖書館研究與工作》,09:73-78。
- 龍梅蘭（2018）。〈互聯網對貴州農村留守兒童社會化影響研究〉。貴州民族大學。
- 韓志紅,郭智慧（2016）。〈隔代撫養對農村兒童孤獨感和心理健康的影響〉,《華南預防醫學》,2:167-170。
- 韓金（2019）。〈微信平臺用戶的人格特質對社會資本積累的影響〉。北京郵電大學。
- 韓怡弘（2018）。〈北京外來務工女性的手機使用與親子關係研究〉。北京郵電大學。
- 韓瀟穎（2018）。〈留守兒童社交媒體使用與身份認同關係的網路民族志研究〉。遼寧大學。
- 魏慧超（2017）。〈大學生手機社交媒體依賴、網路自我表露與人格特質的關係〉。河北師範大學。
- 謝安琪（2019）。〈走近農村留守兒童的網路世界〉。浙江大學。
- 謝添（2016）。〈人格特質對大學生社交媒體使用習慣的影響〉,《東南傳播》,07:110-112。
- 羅國芬（2014）。〈農村留守兒童問題的「問題化」機制研究〉。華東師範大學。
- 羅婷,周冶金（2013）。〈網路化身對青少年身份認同構建的影響〉,《中國青年研究》,(01):84-87。

## 西文部分

Antony Mayfield (2008) .What is social media.I crossing ebook Publish,Spannerw orsk.

Ashwini Nadkarni,Stefan G.Hofmann (2012) .Why do people use Facebook?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52(3): 243-249

Bourdieu,P (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R.Nice Trans.)In L.C.Richardson(Ed).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New York:Greenwood Press.

Brown,ThomasFord. (1997)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Social Capital[O/L].  
<http://hal.lamar.edu/~BROWNTF/SOCCAP.HTML>.

Ronald S Burt. (1992) .Structural Hole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heek J M, Tropp L R, Chen L C, et al. (1994) .Identity orientations: Personal, social, and collective aspects of identit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04th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Los Angeles, California.

Collins W E,Newman B M,Mckenry E C (1995) .“Intrapsychic and interpersonal factors related to adolescent psychological well being in stepmother and stepfather families.”Family Psychology 14(5).

Coleman James S(1988).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Cooley,C.H.(1902).The Looking Glass Self.O’Brien,126-128.

Correa T, Hinsley A W, De Zuniga H G (2010) . Who interacts on the Web? : The intersection of user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media use.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6(2): 247- 253.

Donna L.Hoffman,Thomas P.Novak.(2000).The Evolution of the Digital Divide: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of Race to Internet Access and Usage over Time.

Ellison, N. B. and C. Steinfield, et al. (2007). "The Benefits of Facebook ‘Friends’: Social Capital and College Students’ Use of Online Social Network Site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2: 1143-1168.

Erikson, E. H. (1968). 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 New York: Norton.

Eden Litt.(2013).Understanding social network site users'privacy tool use.Computer in Human Behavior.29(4):1649-1656.<https://doi.org/10.1016/j.chb.2013.01.049>

F Stutzman, R Capra, J Thompson (2010) .Factors mediating disclosure in social network sites.Computer in Human Behavior.<https://doi.org/10.1016/j.chb.2010.10.017>

Frederic Stutzman, Jessica Vitak, Nicole B Ellison, Rebecca Gray, Cliff Lampe(2012).Privacy in interaction: Exploring disclosure and social capital in Facebook.

Gardner, H., & Davis, K. (2013). The app generation: How today's youth navigate identity, intimacy, and imagination in a digital world.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Goffman, E. (196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Harmondsworth, UK: Penguin.

Hanna Krasnova, Sarah Spiekermann, Ksenia Koroleva, Thomas Hildebrand(2010).Online Social Networks: Why We Disclose.*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https://doi.org/10.1057>

Jackson S, Ostra L, Bosma H 1998, "Adolescents' perceptions of communication with parents relative to specific aspects of relationships with parents and personal development. " *Journal of Adolescence* 7(20).

Jaime (Feng-Yuan) Hsu (2019): Filial technologies: transnational daughterhood and polymedia environments in transnational Taiwanese familie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DOI: 10.1080/1369118X.2019.1657161

Kang T (2012) Gendered media, changing intimacy: Internet-mediated trans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the family sphere.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4(2): 146–161. doi:10.1177/0163443711430755

Kang T (2018) New media, expectant motherhood, and transnational families: power and resistance in birth tourism from Taiwan to the United State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40(7): 1070–1085. doi:10.1177/0163443718782002

Lan, P.-C. (2006). *Global cinderellas: Migrant domestics and newly rich employers in Taiwan*. Raleigh,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Pan, L. , Tian, F. , Lyu, F. , Zhang, X. , & Wang, H. . (2013). An exploration on

long-distance communication between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in China. Conference on Computer 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

Madianou, M. and D. Miller (2012) Migration and new media: transnational families and polymedia. Abingdon: Routledge.

Madianou, M. (2012) 'Migration and the accentuated ambivalence of motherhood: the role of ICTs in Filipino transnational families', *Global Networks*, 12 (3), 277–95, doi: 10.1111/j.1471-0374.2012.00352.x.

Putnam, Robert D. (1995). Tuning in, Tuning out: The Strange Disappearance of Social Capital in America.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28.4.664-683.

Putnam, R. D.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Pippa Norris (2001) . *Digital Divide: Civic engagement, information poverty, and the Internet worldwide*. Cambridge Press.

Qiang Ye, Bin Fang, Wei He, and J.J. Po-An Hsieh, (2012) "Can Social Capital be Transferred Cross the Boundary of the Real and Virtual World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Twitter," *Journal of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13(2):145-156. <http://www.jecr.org/node/51>.

Robert S. Weiss. (1973) . Loneliness: The Experience Of Emotional and Social Isol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roup Psychotherapy*, 25(2): 239–240.

R Jenkins. (2014) Social Identity. [Psycnet.apa.org](http://Psycnet.apa.org)

Stuart Hall (1980) . "Encoding/decoding." Stuart Hall, Dorothy Hobson, Andrew Love, and Paul Willis (eds.), *Culture, Media, Language*, pp. 128–38. London: Hutchinson.

Van Dijk, J.A.G.M. (2012) The Evolution of the Digital Divide: The Digital Divide Turns to Inequality of Skills and Usage. *Digital Enlightenment Yearbook*. (767) : 57—78.

Van Deursen, A.J.A.M. & Van Dijk, J.A.G.M. (2013). The Digital Divide Shifts to Differences in Usage. *New Media & Society*, 16 (3) : 507-526.

Valkenburg, Peter (2009) . *Social Consequences of the Internet for Adolescents: A Decade of Research*.

Waterman A.S. (1985) .Identity in Adolescence:Processes and Contents.London:Jossey-Bass Social Inc,Publishers.

Weiss R S (1973) .Loneliness:The experience of emotional and social isola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roup Psycho therapy,4 (2) : 39-41.

Y T Uhls, NB Ellison and K Subrahmanyam(2017).Benefits and Costs of Social Media in Adolescence.Pediatrics .DOI: <https://doi.org/10.1542/peds.2016-1758E>

Young KS (2009) .Internet Addiction:The Emergence of a New Clinical Disorder.CyberPsychology&Behavior,1 (3) .<https://doi.org/10.1089/cpb.1998.1.237>

### 新聞報導類

(1989)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取自 <https://www.unicef.org/zh/%E5%84%BF%E7%AB%A5%E6%9D%83%E5%88%A9%E5%85%AC%E7%BA%A6>

(2014年5月26日)。〈中國最弱勢兒童〉，財新網。取自 <https://reap.fsi.stanford.edu/node/217696>

(2015年6月23日)。〈調查：超四成留守兒童每年見父母少於三次〉，《南方都市報（深圳）》。取自 [m.ipa361.com](http://m.ipa361.com)

(2018年3月5日)。〈剛剛，馬化騰宣佈：微信全球月活躍用戶超十億〉，《騰訊新聞》。取自 <https://new.qq.com/omn/20180305/20180305A07F8J.html>

(2019年4月15日)。〈2019 社交行銷報告：新一代用戶開始逃避社交媒體〉,SocialTalent。取自 [https://mp.weixin.qq.com/s/EufiP0kXdTuv\\_ReeFUKAvG](https://mp.weixin.qq.com/s/EufiP0kXdTuv_ReeFUKAvG)

王文娟 (2019年4月3日)。〈小學「親情聊吧」：留守兒童與父母視頻〉，《澎湃新聞》。取自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248140](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248140)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2016年2月14日)。〈國務院關於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取自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2/14/content\\_5041066.htm](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2/14/content_5041066.htm)

車麗 (2018年10月17日)。《2018〈中國留守兒童心靈狀況白皮書〉發佈，20%留守兒童一年與父母聯繫不超4次》，《央廣網》。取自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4575982148192566&wfr=spider&for=pc>

周興旺（2019 年 10 月 24 日）。〈滄桑巨變七十載，運河之都譜華章：新中國成立 70 年以來淮安經濟社會發展系列分析之綜合篇〉。淮安市統計局。取自 <http://tjj.huaian.gov.cn/tjfx/content/201910/1571909024367FAifnXJg.html>

胥大偉（2020 年 1 月 13 日）。〈2019 年度中國留守兒童心靈狀況白皮書發佈：超過三成遭受性暴力對待〉，《中國新聞週刊》。取自 <http://www.inewsweek.cn/society/2020-01-13/8307.shtml>

張熙廷、劉名洋、倪兆中、劉瑞明（2019 年 7 月 11 日）。〈浙江淳安 9 歲女童章子欣失聯，五大問題湧現〉，《新京報》。取自 <http://www.bjnews.com.cn/news/2019/07/11/602160.html>

張野（2015 年 7 月 5 日）。〈留守兒童父母苦惱：孩子覺得我們不要他們了〉，人民網。取自 <http://society.people.com.cn/n/2015/0705/c136657-27255862.html>

葉列（2019 年 1 月 21 日）。〈淮安市撐起留守兒童「保護傘」〉。淮安新聞網。取自 <http://wap.0517114.net/article-view-18388.html>

凱度（2019 年 1 月 14 日）。〈認識多元的社交媒體時代——2018 年中國社交媒體影響報告〉，取自 <http://www.199it.com/archives/820382.html>

楊帆（2019 年 2 月 20 日）。〈90 後用戶超半數，高齡 QQ 憑啥黏住年輕人〉，《科技日報》。取自

蔣錚（2013 年 7 月 11 日）。〈90 後少年沉迷暴力遊戲，10 天殺 7 人共搶 3900 元〉，《羊城晚報》。取自 [http://games.sina.com.cn/g/n/2013-07-11/1022717844\\_2.shtml](http://games.sina.com.cn/g/n/2013-07-11/1022717844_2.shtml)

廖德凱（2019 年 5 月 7 日）。〈關心留守兒童措施宜精細化〉，《中國教育報》。取自 [http://paper.jyb.cn/zgjyb/html/2019-05/07/content\\_517798.htm?div=-1](http://paper.jyb.cn/zgjyb/html/2019-05/07/content_517798.htm?div=-1)

劉旭（2019 年 8 月 15 日）。〈遊戲成癮的留守兒童：「不玩遊戲，還能做什麼？」〉，《工人日報》。取自 <https://3w.huanqiu.com/a/f11afe/7P9sLyQZnUY?p=3&agt=8>

劉偉娟（2019 年 3 月 8 日）。〈2018 年末江蘇常住人口 8050.7 萬 增長率為 0.27%〉，《現代快報》。取自 <http://js.people.cn/n2/2019/0308/c360302-32717308.html>

錢振霄（2019 年 7 月 11 日）。〈誰來守護留守兒童安全〉，《浙江新聞》。取自 [http://zjnews.zjol.com.cn/zjnews/201907/t20190711\\_10565030.shtml](http://zjnews.zjol.com.cn/zjnews/201907/t20190711_10565030.shtml)

羅燕珊（2018）。〈中國線民達 7.72 億！微信使用率達 87.3%〉，金羊網。取自  
[http://3c.ycwb.com/2018-07/13/content\\_30045541.htm](http://3c.ycwb.com/2018-07/13/content_30045541.htm)

[http://www.xinhuanet.com/info/2019-02/20/c\\_137835593.htm](http://www.xinhuanet.com/info/2019-02/20/c_137835593.htm)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Challenges to the Network: Internet for Development. Geneva. 1999

OECD (2001). Understanding the Digital Divide. 取自：

[https://www.oecd-ilibrary.org/science-and-technology/understanding-the-digital-divide\\_236405667766](https://www.oecd-ilibrary.org/science-and-technology/understanding-the-digital-divide_236405667766)





## 附錄

### 淮安市農村留守青少年社群媒體使用情況調查問卷

#### 一、個人基本資料 A1

1. 請問您的出生年月? \_\_\_\_
2. 生理性別: 男 女
3. 年級: 初一 初二 初三
4. 出生地: \_\_\_\_
5. 請問您至今為止居住最久的地方是? \_\_\_\_
6. 請問您是否為獨生子女? 是 否
7. 請問您是否住校? 是 否
8. 請問您父母的婚姻狀況是?  
結婚, 且同居在一起 結婚, 因工作分居兩地 結婚, 但分居  
離婚 未婚 父或母有一方過世 父母雙亡  
其他 (請說明) \_\_\_\_
9. 請問您父親的受教育程度為?  
小學 初中 高中/中專 大專 大學本科及以上  
沒上過正式學校 其他 (請說明) \_\_\_\_
10. 請問您母親的受教育程度為?  
小學 初中 高中/中專 大專 大學本科及以上  
沒上過正式學校 其他 (請說明) \_\_\_\_
11. 請問您父母外出務工情況?  
只有父親在外地 只有母親在外地 父母均在外地
12. 您的家長累計在外務工時間?  
半年以內 半年—1年 1年—3年 3年—5年 5年以上
13. 您的父母多久回來一次? 什麼時候會回來? 每次在家待多久?

14. 請問您目前由誰撫養與照顧？

父母一方 爺爺奶奶/外公外婆 其他\_\_\_\_\_

15. 請問您撫養人的受教育程度為？

文盲 小學 初中 高中/中專 大專 大學本科及以上

16. 您的性格偏向：內向 平和 外向

17. 請問您的學習成績如何？

很差 中下游 中游 中上游 優秀

18. 您課餘時間會做什麼（多選）？

看書讀報 看電視 上網 找朋友玩 學習  
其他（請說明）\_\_\_\_\_

19. 您現在最大的苦惱是什麼？

學習與考試引發的焦慮 家庭問題引起的苦惱  
對生活條件和環境不滿 人際關係處理不好  
自主行為受限 自我形象與自我感覺差 其他（請說明）\_\_\_\_\_

20. 您現在最大的快樂是什麼？

父母的關心呵護 家人的關係照顧 老師的關心、輔導  
同學的陪伴與幫助 有充足的零花錢 專心學習 無人管束的自由  
其他（請說明）\_\_\_\_\_

21. 您認為父母是否有做得不夠的地方，若有，是哪些？（可多選）

陪伴我的時間太少 學習方面對我的指導不夠  
很多事情不理解自己 沒有給充足的零花錢  
其他（請說明）\_\_\_\_\_

## 二、社交媒體使用情況

### （一）社交媒體使用基本情況 B1

1. 您是否有註冊社交媒體帳號？

是 否

2. 若有，請問您經常使用的社交媒體是？（可多選）

QQ 微信 新浪微博 抖音 快手 其他（請說明）

3. 您通常使用社交媒體做什麼？（可多選）

聊天 視頻 遊戲 資訊搜索 其他（請說明）

4. 您每天花多長時間在社交媒體上？

- 半小時以內  半小時-1 小時  1-2 小時  2-3 小時  三小時以上

5. 您的社交媒體好友都是哪些人？

- 同學  家人  現實中認識的朋友  老師  網上認識的陌生人

6. 您經常使用的社交軟體功能有哪些？（可多選）

- 聊天  相冊  音樂  動態  圈子/群組  新聞  直播  遊戲  
 其他（請說明）\_\_\_\_\_

7. 請問下列哪些是你使用社交軟體的動機或原因？（可多選）

- 維持與舊朋友之間的關係  
 認識新朋友  
 認識在學業上有幫助的新朋友  
 和朋友分享心情  
 展現自己的個性，獲得關注  
 不得不用，怕漏掉同齡人之間發生的話題或事情  
 查看自己感興趣的人的動態資訊  
 分享實事或發表個人觀點  
 逃避學校或家庭中的事情  
 打發時間  
 釋放壓力  
 娛樂  
 習慣  
 安排活動或形成  
 學習新事物  
 其他（請說明）\_\_\_\_\_

8. 在使用 QQ、微信、快手等社交媒體時，您覺得以下說法符合您的實際情況嗎？

		非常 不同意	不 同意	一般	較為 同意	非常 同意
(1)	發佈過我的內心想法與感受					
(2)	發佈過我對別人的態度與評價					
(3)	發佈過我生活中重要的事情與決定					
(4)	當有人更新動態時，我會去瀏覽					
(5)	我會去看別人的 QQ 空間、微信朋友圈等，並留言互動					
(6)	瀏覽他人的動態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7)	我喜歡通過發佈動態成為別人的焦點					
(8)	我不在乎他人的看法，發佈動態只是為了記錄自己的生活					
(9)	社交媒體讓我獲得了更多的關注					
(10)	我在網路上呈現的形象和我的現實形象沒有區別					
(11)	我會注意保護自己的個人隱私					
(12)	我在不同社交軟體上會發佈不同的內容					
(13)	我在網上發佈的個人照片是精心拍攝與挑選的					

9. 請問您動態更新的頻率是？

每天 每週 每月 幾乎不更新

10. 您在社交媒體上發佈資訊的目的是什麼？（可多選）

表達個人情感與想法 展示個人生活 獲得他人的關注  
其他（請說明）\_\_\_\_\_

11. 您覺得與現實相比，社交媒體的優點是？（可多選）

聯絡更方便 交友更多 能獲得關注 娛樂豐富生活  
能毫無顧忌地發言 能和爸媽的關係更好 其他（請說明）\_\_\_\_\_

12. 您覺得社交媒體最大的缺點是什麼？

佔用時間，影響日常生活與學習  
習慣使用社交媒體而不擅長現實中面對面的交流  
各種資訊真假難辨  
個人資訊和生活被曝光  
其他（請說明）\_\_\_\_\_

13. 您會在社群媒體上發佈動態嗎？主要是哪些內容？您在不同社群媒體上發佈的內容有差異嗎？

14. 您呈現這些資訊的目的為何？您不會呈現哪些內容？為什麼？

15. 您在意虛擬形象的維護嗎？您覺得社群媒體上的自己和現實中的自己形象一致嗎？是或否的原因為何？

16. 您的社群媒體個人資料是如何設置的？您希望在網路上營造出怎樣的個人形象？您覺得您與其他的留守兒童網路形象是否相似？

17. 您會發佈自己的照片嗎？是否會修圖？原因？
18. 您會加入網路社群嗎？具體有哪些？
19. 您會在社交軟件上展示或隱瞞自己的留守或農村孩子等身份嗎？您對此有何想法？
20. 您會發佈與父母/朋友/其他人相關的動態嗎？
21. 您會轉發好友的動態嗎？頻率？
22. 您有偶像嗎？描述您偶像的個人形象？他/為什麼吸引您？偶像對您的身心發展有何影響？
23. 您認為社群媒體給您帶來什麼回報（釋放壓力、獲得愉悅感、存在感等）？
24. 您覺得社交軟件對您如何看待個人身份有無影響？

## （二）社會資本 C1

1. 您通常一起討論重要事情及分享心事和瑣事的人有幾位？
2. 他們是哪些人？  
父母 同學、朋友 老師 其他親屬 陌生網友  
其他（請說明）\_\_\_\_\_
3. 您一天中大概會與多少人面對面接觸互動（包括點頭、打招呼、講話等，認識或不認識都算）？
4. 您一天中大概會與多少人在網絡上互動？這些人中有多少是現實中認識的人（父母/其他親屬/同學/朋友/老師……）？有多少是陌生人？互動頻率與時長？
5. 您與別人互動（包括面對面、電話與網絡）的原因是？  
課業需要 課業需要以外（請說明）\_\_\_\_\_
6. 您平時與父母的聯絡方式？  
社交軟體文字 社交軟體語音 社交軟體視頻 電話  
其他（請說明）\_\_\_\_\_
7. 請問您與父母的聯絡頻率  
每天 一周 一月 2-3個月 半年 基本不聯繫
8. 請問您與父母聯絡時哪一方更為主動？  
我 父親 母親 雙方都主動 雙方都不主動
9. 請問您與父母的聊天話題是關於哪些？  
學習情況 學校與生活中發生的事情 個人感情 傾訴煩惱  
其他（請說明）\_\_\_\_\_
10. 您與父母、同學、老師等的關係如何？社交軟件對於你們的聯絡方式有無改變？對你們的關係有無增益？

11. 請問您是否在學校遇到過下列事件，且次數達兩次及以上？（可多選）

- 被同學罵、嘲笑或捉弄（包括起你不能接受的外號）
- 被同學打、踢、踹等（鬧著玩不算）
- 被同學用器械（棍、棒、刀等）攻擊
- 有同學說你的壞話或編造不實的謠言
- 有同學把你不想公開的事情告訴別人
- 被同學威脅、勒索或侮辱（包括資訊及影像）
- 被同學排擠，如不讓你參加某個團體或活動、不讓其他同學和你玩
- 被同學拍攝自己受欺負時的照片或視頻
- 被同學拍攝和自己有關的私密照片或視頻
- 被同學破壞、拿走或偷走個人物品
- 被迫做違背自己主觀意願的事情（如考試作弊、把作業給別人抄等）
- 都沒有

12. 請問您曾經在網路上遇到過下列事件，且次數超過兩次嗎？（可多選）

- 被同學罵、嘲笑或捉弄（包括起你不能接受的外號）
- 有同學說你的壞話或編造不實的謠言
- 有同學把你不想公開的事情告訴別人
- 被同學排擠，如不讓你加入某個虛擬聊天群組等
- 被同學拍攝及散佈自己受欺負時的照片或視頻
- 被同學拍攝及散佈和自己有關的私密照片或視頻
- 被迫做違背自己主觀意願的事情（如以自己名義發佈資訊）
- 被同學蓄意更改社交帳號，使自己無法登入
- 都沒有

13. 請問您曾經在網路上做過下列事件，且次數超過兩次嗎？（可多選）

- 罵、嘲笑或捉弄同學（包括起他/她不能接受的外號）
- 說同學的壞話或編造不實的謠言
- 把同學不想公開的事情告訴別人
- 排擠同學，如不讓其加入某個虛擬聊天群組等
- 拍攝及散佈同學受欺負時的照片或視頻
- 拍攝及散佈同學的私密照片或視頻
- 強迫同學做違背自己主觀意願的事情（如以自己名義發佈資訊）
- 蓄意更改同學的社交帳號，使他/她無法登入
- 都沒有

14. 請問您與老師關係如何？您會與老師通過社交軟件聯絡嗎？

15. 請問您與同學關係如何？你們平時在社交軟件上是否有群組？聊天內容？

16. 您會結交陌生網友嗎？是否會告知自己的真實身份資訊？你們的聊天內容？

17. 現實中的人際關係出現問題時，您會選擇在社交軟件上傾訴或公開披露嗎？傾訴對象？

18. 您會為他人點讚與評論嗎？都是哪些人？您認為這對於促進你們現實中的關係有無益處？
19. 您在意別人的點讚與評論嗎？您覺得發佈動態會使您心情愉快嗎？您會為別人點讚與評論嗎？
20. 您是否會設置可見/不可見分組？哪些人被遮罩？哪些人可見？原因為何？
21. 您對虛擬聊天的態度為何？與現實中面對面的交流相比您更傾向於哪種聊天方式？
22. 您是否會覺得社交軟件無聊、有意減少社交媒體的使用時間？
23. 您覺得社交媒體對您的交友圈有擴大嗎？使用社交媒體對您與哪些人的關係有所促進？

### (三) 數字鴻溝 D1

1. 請問您初次上網的年齡\_\_\_\_
2. 請問您平時會不會上網？ 會 不會
3. 請問您平時上網的設備？（可多選）  
家中電腦 自己的手機 別人的手機 網吧 其他（請說明）
4. 您上網的目的是？（可多選）  
打遊戲 社交 搜索資訊 其他（請說明）
5. 請問您家中是否有網路接入（有線網路、WI-FI）？  
是 否
6. 請問您對下列網路活動的喜愛程度？

		非常不 喜歡	不 喜歡	無所 謂喜 歡不 喜歡	較為 喜歡	非常 喜歡
(1)	瀏覽新聞					
(2)	搜索資訊					
(3)	與人聊天					
(4)	瀏覽社交軟體好友的動態					
(5)	玩遊戲					
(6)	學習（包括查找資料、請教他人等）					
(7)	購物					

7. 您認為哪類媒體對您最有幫助？  
紙質類（書籍、報紙、雜誌等） 電視 網路（手機、平板、電腦等）

8. 請問您能熟練操作社交軟體的各項功能嗎？

能 不能

9. 請問您會隨便加陌生人為好友嗎？

會 不會

10. 請問您會訂閱微信、QQ 公眾號嗎？訂閱的都是哪些？

會 不會

11. 請問您覺得社交軟體擴展了您的知識面嗎？

是 否

12. 請問您流覽最多的資訊是？（可多選）

娛樂八卦 時事政治 遊戲資訊 其他（請說明）\_\_\_\_\_

13. 您的上網技術是誰教的？能熟練使用搜索引擎流覽某個網站嗎？您會主動搜索某些資訊嗎？

14. 您家人對於您上網的態度為何？他們對於計算機技術瞭解嗎？

15. 您覺得網路對您的學習有幫助嗎？您會借此自學一些課本外的知識嗎？

16. 您會去關注一些與自己不同群體/階層的人嗎？您對他們的態度是怎樣的？

17. 您會去關注一些網紅和主播嗎？您會羨慕他們的形象與生活嗎？您會在言行舉止上模仿他們嗎？

18. 請回憶一下社交網絡上最讓你印象深刻的事情與人物？為什麼？

19. 您以後想做什麼？您的人生規劃？

#### （四）身份認同 E1

1、您覺得以下說法符合您的實際情況嗎？

		非常 不同意	不 同意	一般	較為 同意	非常 同意
(1)	我覺得自己與非留守兒童沒 什麼差別					
(2)	我能與非留守兒童友好相處					
(3)	我覺得我的穿著打扮老土， 沒有城裡人時尚					
(4)	我覺得我和城裡人差距很大					
(5)	和別人交往時，我會去想自 己的農村留守身份					
(6)	我不太願意承認自己的留守 身份					
(7)	我想成為城裡人					



(8)	我覺得自己是一個有價值的人					
(9)	我感到自己有很多好的品質					
(10)	我對自己持肯定態度					
(11)	總的來說，我對自己感到滿意					
(12)	我時常認為自己一無是處					
(13)	我覺得自己前途光明					
(14)	當和其他留守兒童待在一起時，我會有安全感					
(15)	我不太願意參加學校裡的集體活動					
(16)	社交媒體讓我的自信減弱					
(17)	使用社交媒體後，我越來越積極樂觀					
(18)	我喜歡在學校的生活					
(19)	我對目前的家庭環境不滿意					

- 2、您是否注意過社交媒體上與“農村留守兒童”相關的資訊？從哪裡得知？您看到後會聯想到自己嗎？您覺得那些資訊報道與實際符合嗎？還有什麼關於農村留守青少年的事情，是您希望能獲得更多報導的？
3. 您在微博等社交平臺上都關注哪些資訊與人物（如：網紅、明星）？這對您的思想和行為有哪些影響？
4. 您對自己的人生規劃是怎樣的？想去城市發展嗎？這些想法是如何產生的？會與家人、朋友、網友等討論嗎？